

雍

正

劍

俠

員

雍正劍俠圖

(卷四)

第九章 請南俠客御園中遣性 約北崑崙擂台上逞雄

却說鎮東俠被大寨主金頭獅子孟恩 擺隊相送 送至棗林莊湖邊 將船靠岸 鎮東俠候振遠 童林童海川 于恆于寶元陀海金牛 弟兄三人 帶着五個徒弟 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黃燦 不容搭跳 由船上 跳在湖岸 鎮東俠回頭向着寨主抱拳 說道 有勞寨主相送 不謝了 孟恩站在船頭 也衝着鎮東俠一抱拳 說道 嘍囉兵回山 嘍囉兵將船掉頭 向南回歸太湖山中獅子寨 此次寨王回山 山可就不能佔啦 只因鎮東俠劍斬三寨主 大寨主孟恩 就算栽了跟頭啦 大寨主意欲回山 散眾 回歸鐵善寺 稟明恩師 徐圖報仇 無奈嘍囉兵不願意散夥 嘍囉兵也說得好 寨主你老回鐵善寺 我們這一千人 投在何處 大寨主一聽 萬般無奈 只得寫了一封書信 命水上保劉成 一文錢不沉底劉順 查點水旱嘍囉兵 共多少數目 由後面存蓄庫內 將所存的銀兩 儘數取出 每人賞銀二十兩 將船隻扮作商船 命劉成劉順 帶着嘍囉兵 拿着書信 夠奔揚州清水漂 烈焰寨 將書信投遞寨主羅烈羅焰光 他是我的帥兄 定然把你們收下 劉成劉順 一山令辦理 大寨主孟恩 收拾細軟 帶領鵬飛萬里 何豹何耀山 金毛海馬袁得亮 回歸雲南 鐵善寺 搬動是非 到後文書 鐵善寺設擺十條絕後計 約鎮東俠童林 赴九月重陽天下英雄會 欲報此仇 不表大寨主散山回廟 單表侯振遠既知道北俠率領藍氏三矮 已至飛龍鏢局 遣人下書 約請開搖 很不能飛到杭州才好 怎奈已命落地燕子張雄 帶領山西兩位老客兒 原班的夥計 得把鏢車起了道 鎮東俠方才放心 這才帶着大眾由打棗林莊起身 趕奔杭州 在路上趕程而行 非止一日 這一日已到杭州 穿城而過 出錢塘門 順着蘇堤夠奔天竺街 來到中天竺街 鎮東俠舉目觀看 見北面飛龍鏢局 門首仍然是懸燈結彩 兩旁插着

大旗 上下大旗 俱畫着年邁蒼蒼的老叟 背後揹着一口寶劍 在兩旁一邊一行小字 上首寫的是獨佔北方笑驚頭 下面寫的是南極崑崙子 這一面寫着斗大秋字 門口兒坐着鏢局子夥計 一個個虎視眈眈 鎮東俠一看 就不見大旗上畫法禪的圖像 暗中代表 頭次杭州搗 法禪被打之後 潘龍已然用軟轎派人護送回歸八卦山去了 鎮東俠不知 皆因看見兩個大旗 侯庭心中暗含着不悅 心中暗想 有麝自來香 何必迎風揚 遂往前行走 一面走一面想 爾既稱北俠 何必這樣的揚旗喝號的示威 正然思想之際 已至金龍鏢局子門首 只見門前冷冷落落 不過也就是四五个鏢局子的夥計 在這裏坐着閒談 一見鎮東俠到此 大家趕緊站起來 口中說道 老俠客衆位都回來啦 裏面衆位爺台 正念叨你老人家啦 鎮東俠向衆人一點頭 邁步往裏走 夠奔上房 來至門首 啓簾籠往屋中觀看 就見衆人圍着貝勒爺高談闊論 貝勒爺所談的是鎮東俠率弟子前去要鏢 不見回歸 北俠兩次書信相約 定日開搗 這是貝勒爺的主意 並不提鎮東俠沒在鏢局 言他老人家抱恙在身 定日開搗 皆因王三虎至太湖探聽要鏢之事 又未見他回來 貝勒爺因此不放心 此時正在商議 就這們個工夫 鎮東俠啓簾籠 邁步進來 貝勒爺一見鎮東俠趕緊站起 抱拳問道 老俠客 要鏢之事如何 鎮東俠帶笑開言 說道 爺 多承你掛念 遂站在棹案之前 就把要鏢之事 從頭至尾 細說了一遍 貝勒爺舉目觀看 在旁邊站着一個大個兒 此人必是老俠客方才所說的那個于恒 將要問 就見童林把大個兒引至貝勒爺的面前 用手指着貝勒爺 向于恒說道 師弟 還不過去磕頭 這是咱們倆個人的主人 又是咱們的飯東 要是得罪了他 可就不給咱們飯吃 你還不過去磕頭 于恒一聽 這位是飯東 他又生平怕餓 趕緊過去 衝着貝勒爺笑嘻嘻的說道 飯東 我看見你就喜歡 雙膝跪倒 噫々々磕了三個頭 然後站起身形 貝勒爺倒很愛惜他 見他 遂向童林問道 你們師兄弟如何相認 童林遂把師弟相認的事情 從前

爺聽着點頭 說道海

川 這可應當給你道喜 你又得着一條膀臂 童林笑着說道 你聽着不喜嗎 說着話又與張鼎李源引見 猛英雄跪倒磕頭 惟到二俠侯杰面前 二俠想着他是童林的師弟 必當與他多親近親近 衝着于恒一抱拳 一幌腦袋 于恒看着二俠淨光瓦亮的禿腦袋 透着稀罕 不由得于恒 口中說道 這個禿子 你爲什麼衝我放光 二老俠客一聽 心說這到得 哥兒兩一照面兒就玩笑 說兄弟 我是侯杰 我是你的侯二哥 于恒一聽 噯呀了一聲 趕情你是猴兒哥 二俠聞聽 說這到不錯 我又不在于花果山 管我叫猴兒哥作什麼 遂向于恒說道 傻兄弟 你就管我叫二哥就得啦 于恒看了看侯杰 遂說道 我叫你二哥幹什麼 我就叫你侯禿子倒很好 童林在左邊嚇道 師弟 不準與二哥胡說 還不與我後站 童林實指望這一次就把兄弟說過來 往後決不能叫侯禿子 其實怎麼樣 還是沒說過來 從此以後 于恒一見着侯二爺 老叫侯禿子 于恒只得後退 鎮東俠大衆將才落坐吃茶 就在這們個工夫 外面鏢局子夥計進來回稟 說道 老俠客 外面有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這時鎮東俠侯振遠 才在太湖要鏢回歸 坐未安席 聽夥計報告 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不由的心中不悅 遂向夥計說道 既然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你到外面把下書人喚進來 夥計轉身出去 工夫不見甚大 就見簾籠一起 夥計由外面同進一人 非是別人 正是白亮蝎虎子 手中擎着書信 向着鎮東俠單腿點地 口中說道 老俠客在上 小子白亮奉我家俠客之諭 有書信上呈 雙手將書信住上一遞 鎮東俠說道 呈上來 鎮東俠一面說話 遂將書信接到手內 站起身形 將書信雙手遞與貝勒爺 遂說道 請爺過目 貝勒爺聞聽 遂向鎮東俠擺手說道 請老俠客過目 鎮東俠這才退至在本位落坐 用手將書信上面拆開 將信箋取出來 用目觀看 上面寫的是侯老俠客如見 敝人前去二函 諒已收到 怎奈黃鶴無音 三次具書上稟 特約老俠客於明日清晨 北高峯擂台專候 領教閣下手術 不知可能如願否 專此上聞 別言不叙 藉請道安 下款寫秋田頓首 侯振遠將書信看完 交與張鼎童林等大家觀看已

畢 鎮東俠復將書信接到手內 自己暗暗的心中不悅 暗想北俠秋田 明明文字相欺於我 某由
 太湖要鏢 將才進門 書信接踵而至 明明是欺我太甚 若不應秋田明日開播 豈不令他小看於
 於我 不若作書答覆 明日開播 遂向白亮說道 你家老俠客既然愛我 你在此少候 待我作書
 就勞你帶回 面呈老俠客 白亮說道 謹遵老俠客之諭 遂往後倒退 鎮東俠吩咐左右 看文房
 四寶伺候 鏢局子夥計將桌案挪過來 文房四寶預備停妥 自己磨墨舖紙 將要援筆 左邊走過
 一人 以袖拂紙 口中說道 兄長慢寫 鎮東俠舉目觀看 正是張鼎張子美 風流俠鐵扇仙 鎮
 東俠投筆於案 遂說道 張賢弟 因何阻我 張子美並不與鎮東俠答言 遂向白亮說道 你是下
 書人嗎 白亮聞聽 接着說道 正是小子白亮 奉我家老俠客之諭 前來下書 張鼎說道 你
 是前來下書 你暫且到外面等候 白亮聞聽 只得轉身起簾兒退到外面 張鼎遂邁步來至在簾
 內 隔着竹簾往外觀看 就見白亮站至在西廂房房簷下 張鼎轉身搬了一個兀凳 坐在鎮東俠的
 對面 抱拳含笑說道 兄長 休嫌小弟粗齒 饒小弟拂箒之罪 皆因小弟有微事 欲要上稟
 知兄長可能容納 鎮東俠含笑說道 賢弟有話請講 何必這樣客氣 張鼎接着說道 請問兄長
 你老寫回信打算意欲怎麼樣呢 鎮東俠說道 劣兄意欲寫書信 定明日清晨開播 張鼎聞言說道
 小弟是多口啊 若據小弟我想 北俠秋田 聲名威鎮天下 掌中一口寶劍 三十六手天罡劍
 威名人所盡知 小弟斗胆再說一句 明日至播台 言語不合 當場動手 你老人家準保得住必勝
 北俠嗎 鎮東聞俠聽此言 點頭含笑說道 勝敗常理 動手勝負 焉有一定哪 張鼎接着說道
 是啊 小弟還有一件事 要與兄長啟齒 鎮東俠說道 賢弟有話請講 劣兄願聞 張鼎說道 兄
 長 你老要問 據小弟我想 前次開播 不過你我弟兄幾個人 此次開播 還是我弟兄幾個人
 也讓他們小看 難道說你我弟兄也就沒有幾個朋友嗎 鎮東俠聞聽張鼎之言 遂說道 饒依賢
 弟之見怎麼樣呢 你還有什麼主意嗎 張鼎說道 要依小弟的愚見我打算再請上三位兩位的一來

可以在擂台與我弟兄助威。再者言語不合，此二位也可以抵抗北俠秋田秋佩雨。不知兄長意下怎麼樣。鎮東俠帶笑問道：張賢弟，欲約的二位，姓字名誰？為兄可認得嗎？那鼎聽候振遠問他：這二位英雄是誰？遂說道：兄長你老先別忙。小弟提的這二位朋友，你老還許認識。只皆因我有一個良友，此人家住江蘇常州府北門外路東鷄鳴巷內，此人姓苗名澤字潤雨，江湖人稱賽判兒飛行俠，掌中一口紅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天下皆知他的名姓，以天罡刀足可敵得過秋田的天罡劍。你老想怎樣？鎮東俠聞聽，遂仰面大笑，跟着說道：錯非張賢弟提他，我險些倒忘却了。張鼎說道：那們兄長，你老認得此人嗎？鎮東俠接着說道：若提起此人，話可就長啦。前十年此人曾訪我至巢父林，他意欲與我動手，皆因我二人說話道義相投，跪倒衝北磕頭，結拜金蘭之好。若不是賢弟今天提到，我還是想不起來。既然賢弟提起，此事不勞賢弟，就用你一張名片，我寫一封信，命我二弟侯杰，前往常州府。此人若在家，他必然應允。這倒不勞賢弟啦。還有那一位，張鼎聽鎮東俠將話說完，遂說道：這一位，也許認識，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長，此人復姓司馬，單字名空，江湖人稱崑崙道長南俠客，住持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鎮東俠聞聽，說道：我久聞此人大名，未能晤面。由賢弟你這里介紹，劣兄又多得一位良友，若要約請此人，必須劣兄親自前往。張鼎說道：那焉能使得。此時鏢局子之內，責任都是兄長一人擔負，豈可擅離。小弟情願前往，請兄長派一位代表便可。何必兄長親勞。鎮東俠說道：既然賢弟替為兄為力，我是感情不盡了。鎮東俠雖然口內不好說，心中有許多的為難，自己心中暗想的是張子美，介紹良友，協力相助，心中原是一分好意，自己的意思，又不好駁張鼎的面子，自己又不能說不請別人。宗旨是連累了朋友，擂台上還有什麼好事嗎？既然張鼎說出來，鎮東俠就依着張鼎辦理。這才回頭說道：那位賢弟替我代表，前往揚州。鎮東俠正在問話之際，旁邊坐着童林，有意答言：自己慎重了慎重。這才站起身形，向鎮東俠說道：兄長，此次下揚州，小弟可能代表前往。

鎮東俠看了看童林，遂說道：「我正要求賢弟替我代表，前往揚州，遠勞跋涉這一蹶。」童林接着答言：「小弟正應當去這一回。」弟兄二人把話將才說完，張鼎在一邊知道童林性情太猛，遂說道：「童賢弟，你若要前往，萬不可猛撞，凡事都有我担任。」童林點頭說道：「謹遵兄長之命。」張鼎說道：「既然如是，他們徒弟們誰願意跟去？」這句話未能說完，傍邊孔秀答言說道：「老師，把吾帶了去。」吧。我傾心願往。」張鼎剛要與他說話，傍邊二人答言：「弟子也願前往。」張鼎回頭一看，原來是侯俊侯玉。張鼎說道：「既然如是，很好，你們三個人跟去，也讓王三虎兒跟去，倘若仙長不在觀內，好讓王三虎兒來往通信。」張鼎說道：「也就帶他們四個人就行啦，咱們是明天起身。」鎮東俠說道：「那們這一封書信應當怎麼樣呢？」張鼎說道：「不要緊，你老寫一封書信，就說你老抱恙在身，定日開搨。」鎮東俠點頭，遂入座，援筆作書，提筆一揮而就，將書信寫完，遂即傳話，將下書人白亮叫進來，在一傍的夥計出去，工夫不大，啓籬籠，把白亮帶進來，至老俠客面前一立，鎮東俠遂將書信拿起來，問道：「白亮，這有回信一封在此，有勞你帶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俠客，他老人家一見書信便知。」白亮伸手把書信接過來，說道：「小子當面告辭，說話間，轉身形啓籬籠出去。」這才大家將事情議定，鎮東俠取了一張名片，交與張鼎帶好，張鼎頭天把盤費均然帶齊，頭天無事，第二天清晨，張鼎童林，帶領侯俊、侯玉、孔秀、王三虎兒，一同起身，由打杭州直奔揚州而來，在路之上，無非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揚州，雇船渡江，來至鈔關街，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舖戶買賣，人煙稠密，大衆由東往西走了約有半里之遙，童林與張鼎說道：「此處離玉頂九龍觀尚有多遠？」張鼎用手一指說道：「這就是玉頂九龍觀。」童林舉目觀看，就見坐北一座大廟，當中三座山門，兩旁的脚門，裏面有鑼鼓二樓，層々疊々的殿宇，廟內東西一邊一根棋杆，臨近觀看，當中有一塊匾，上面寫的是勅建玉頂九龍觀，童林觀看已畢，已然來至在東脚門，張鼎往前面走，童林與四小徒在後面跟隨，進了東脚門，前面是穿

堂的大殿 由打東脚仙進來 儘對着前面 花瓦子牆月亮門 月亮門裡面 就是大殿 三清殿 東西的配殿 他們大衆剛進了東角門 就見由月亮門內出來一個小道童兒 這個小道童兒一見張鼎認識 遂向張鼎打了一個稽首 說道 喝 張老俠客 可是少見哪 這是那陣香風把你老人家刮到這裏來 我師傅時常叨念你老人家呢 你老怎麼老沒上我們這裡來呢 張鼎聞聽帶笑開言 說道 小觀主 你別怪我 皆因我是實在忙 短望看你們帥徒 我問你 你師傅在廟裏沒有 小道童兒說道 張老俠客 還有你老不知道的嗎 我師父生平就愛下圍棋 你老不是原先天天與我師傅下碁嗎 有你老人家在我們廟裡住着 我師傅在廟內與你老下棋 倒不常出去 自從你老一走 我師傅天天到外面 不是酒店裡下棋 就是在村莊訪友談話 沒有一天在廟裏的時候 如今到有個地方常去 就是咱們西面三叉河 那裏不是蓋了一座御花園嗎 裏面的景緻很好 聽說裏面有一座清茶社 字號叫風暖閣 裏頭有幾位朋友 都在那裏喝清茶 他老人家時常在那裏下棋 今天你老來的不巧 我師傅剛走工夫不大 張鼎聞聽說道 哎呀 你看就是差一步沒有趕上 那們着你師傅什麼時候回來 道童接着說道 你老還不知道我師傅那個脾氣 反正遠不了 也許今天回來 也許明天回來 反正在外頭住下的時候少 你們幾位請進來喝茶吧 張鼎站在那裏一想 若是進廟裏一吃茶哪 我們人又多 反倒給人添了麻煩啦 不如在外邊找個店 連打尖帶住宿 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倒也方便 想至此處 遂向道童說道 那倒不必啦 我們還有一點別的事 如若你師傅要回來 說着話由兜囊之中取出兩張名片 一張是自己的名片 一張是候庭的名片 交與道童兒 說道 你把這名片交與你師傅 就提張鼎還向着兩個朋友 給他老人家請安 如若你師傅今天回來 請他老人家明天候我們一候 我還有要緊的話對他說呢 你千萬可別忘了 道童兒說道 你們幾位忙什麼 進廟裏吃盃茶 再走也不遲 張鼎說道 那到不必啦 說着話轉身向外走 衆人只得跟隨 道童兒舉着名片 送出東脚門來 這才回廟 張鼎回頭向童

林說道 童賢弟 我打算進廟裡吃茶 道童兒必然留宿 那倒不方便啦 不如咱們找個店房居住 倒也隨便 明天早晨咱們再來走一蹓 也就見着啦 童林答言說道 也好 也省得在廟裡打攪 哥兩說話正往西走 就聽南邊有人往裏讓 抬頭一看 原來是一個店房 坐南向北 大門帶門 洞兒 門口的上面有一塊匾 匾上寫的是福源客店 門口兒站着夥計 正在門口兒往裏讓客人 衝着衆人說道 客官 別往下走啦 住店吧 裏頭有的是房間 裏隨請吧幾位 童林聽見夥計往 裡面讓 回頭向張鼎說道 張大哥 怎麼樣 張鼎答道 這裏住也到方便 遂又問道 夥計 你們店裏有潔淨的房間嗎 夥計說道 爺台 裏邊請吧 三間上房 又乾淨 又豁亮 張鼎聞聽說 道 童賢弟 請吧 童林這才叫夥計頭前帶路 自己身後 跟着侯俊 俊玉 王三虎兒 孔秀 張鼎在前 走至在南爲上的上房門首 夥計早就把簾籠挑起 衆人邁步 來至上房屋內 童林 用目觀看 原來是兩明一暗 東邊是一個暗間 這兩間却是明着 迎面一張八仙 四週圍的兀凳 兒 在東面板壁上掛着一把檀子 張鼎回手把檀子摘下來 大家擰塵 夥計出去把臉水打進來 大家淨面 跟着把茶也就泡來啦 張孔秀將茶斟好 衆人落坐吃茶 夥計在旁邊伺候 童林對着 夥計說道 夥計你貴姓 夥計連忙答道 小子不敢担這個貴字 我姓王你呢 童林說道 王夥計 你在這個店裏當了幾年夥計啦 王夥計答道 我在這裏當夥計也有二三年啦 爺台你老問我有什麼事嗎 童林說道 倒沒有別的事 我往你打聽一個人 你可認識 夥計說道 看你老打聽誰 啦 有名的便知 無名就不曉 童林說道 我往你打聽玉頂九龍觀 有一位道長 你可知道 夥計說道 喝 你老這們一問 可把我問糊塗啦 怎麼呢 九龍觀內道長 有一百多位 你老提出 名姓 我可以認得 童林傲然含笑 自己暗想 我不提出名姓 他如何能知道呢 遂向夥計說道 提起此人 復姓司馬 單字名空 夥計遂笑着說道 你老問的是觀主 人稱崑崙道 長南俠客 他老人家還會武術哪 這位我認得 不但我認得 不差什麼人人都認得這位 仙長極

其和平 方才從店門首往西去 我還跟他老人家說話來着哪 童林說道 王夥計 你知道道長上那裏去啦 夥計道 你老要問 方才我問道長 今天你老人家上那裏去呀 道長跟我說 要約朋友上御花園 風暖閣下棋去 剛從門前過去工夫不大 童林將話聽完 回頭問道 張大哥 這御花園是一個什麼所在呀 張鼎笑着說道 童賢弟 你有所不知 皆因本地有一家大財主 也姓張 名字叫張松年 家資豪富 就是老夫妻無兒 皆因他的安人因病身故 衆親友打算與他娶添房 沒想到這位老員外 沒等續娶 他就死啦 皆因本處紳商知道他沒有同宗的老家 是一份絕後的家產 無人承繼 紳商調查他的家財已畢 呈稟揚州府 本府打算把他的家財充公 紳商恐怕其中有私這筆款項 大家打算修蓋一座公園 以擴充本處的地面 揚州府知道這筆款項不能侵吞 又有本處的紳商的要求 情無可却 常常批准 因此款無處報銷 由府派人監督修造 採地勢在三叉河的河灘 修蓋這座御花園 需款三十餘萬 裏面修蓋的停軒小榭 抱月小橋 遮月亭 避月軒 風暖閣 圍城之內的戲台 各種的太湖山石 裏面奇花異草 可稱得起四時不謝之花 八節長春之景 以供遊人遺興 以壯本府的觀瞻 惟有夏令之時 真有三百里五百里的財主 到揚州御花園中躲熱消遣 我原先與道長是手談的棋友 後來到義相投 結爲昆仲 我在觀裡閒住之時 常與道長在御花園之內下棋 我到時常在的在御花園閒逛 這還是頭幾年的事 這相地面到是實在是清雅 童林聞聽張鼎之言 心中暗想 我童林初到揚州 既有這清涼幽雅的所任 不可不瞻觀 遂向張鼎說道 兄长 小弟方才聽兄长之言 說的御花園有此美景 不覺小弟一時性起 一來初到揚州 小弟打算到御花園 以廣眼界 再者聽道童兒之言 道長常在御花園風暖閣着棋 萬一邂逅相遇哪 豈不省得明天拜訪 兄长以爲如何 張鼎開聽 說道也好 莫若咱們在店裏用完了早飯 再去不遲 這句話尙末說完 店裏王夥計在旁邊插言說道 衆位爺台 你老不必在我們店裏用飯 童林接着說道 你這話怎麼說哪 王夥計笑嘻嘻的答道 爺台有

所不知呀 你老住在我們店裡 吃頓飯那到可 若是要酒要菜呀 皆因天氣熱 我們店裏頭也不預備 也是到外面飯館子裏頭給你老要去 就是把菜拿提盒送到店裏來 頭一樣兒 菜的香味也就走啦 再者櫃上還要賺你一層錢 這個別名兒就叫剝一層皮 饒你多花了錢 你還吃不着好菜 你要吃飯 到御花園之內 遮月亭 避月軒 俱都是大飯店 你要是在那裡吃 菜蔬也新鮮 菜碼兒又大 價錢又便宜 你爲什麼不到那裡吃去呢 在我們這裏吃 饒多花錢 還吃不着好東西 我說的這個話 爺台你想對不對 童林是心直口快的人 聽夥計說這個話 心裏暗含着不願意 心中說 我要是開店 要是有一個樣兒的夥計 我早把他趕跑啦 他不向着櫃上 反倒向着客人 童林是正人君子 不願意有這宗事 他可是向着我們 我們到是不吃虧 他可不管店裡掌櫃的倒運不倒運 童林那裏想的到哪 大凡茶館酒肆飯館子的夥計 差不多都是這宗毛病 他就顧了把客人哄樂了 爲得是多賞點小櫃兒 他多分點酒錢 他可就不管掌櫃的受的了受不了 單提張鼎聽夥計說的這個言辭 遂向童林說 既是夥計這們說 咱們就上御花園吃去 一來咱們吃點新鮮菜蔬 再者咱們省下這幾個錢 多賞他們幾個不櫃子 也是一樣 童林聽張鼎之言 看了張鼎一眼 口中說 張大哥他到會順情說好話 我何必落個硬直討人嫌哪 遂說道 張大哥 你這個主意對我的心意 我也打算這們辦 張鼎看了童林一眼 心中想着說 童賢弟也練出點來啦 張鼎向童林說道 既然是這們樣 天也不早啦 咱們就走 童林問孔秀他們四個人 你們也就跟着走吧 於是大家站起身形 童林從兜囊中取出一定銀子來 交與店中的王夥計 說道 除去店錢 剩下留着你們喝酒 夥計接過銀子說道 爺台你忙什麼哪 何必這們早賞錢呢 童林說道 不是那們着 我怕我們回來晚了 你與我們聽着一點店門 夥計笑嘻嘻的說道 爺台你放心 你那時回來 店門是那時開 決不能誤事 說着話夥計把簾籠挑起來 張鼎在前 衆人在後 從屋中出來 來在店門首 王夥計在後面說道 各位爺台要是不認得道 我到衆位去 張

鼎說道 不用 我們認得 書中代言 張鼎是在揚州住着與崑崙道長時常逛御花園 道路是熱的 於是大家由店內起身 出鈔關街的街口 順着大道向正西而來 這個江南又與北方不同 時常的下雨 大路上有一點塵土也沒有 道的兩旁邊 栽種的垂楊柳樹 在大道的兩傍 俱是池塘 由三叉河引過來的河水 栽種的荷葉蓮花 滿池唐中碧綠荷葉 紅蓮含苞未放 童林一抬頭 仰面觀看 天上的烏雲亂走 日被雲遮 又有一點微微的西北風 童林的衣服被風一吹 但覺着混身涼爽 又兼着路旁的美景 風擺柳動 形若迎人帶醉 不覺得心蕩神逸 正是江南又一番的風景 衆人一面觀看路傍的佳景 不知不覺的行至在正西向北一拐 童林回頭與張鼎說道 張大哥 此處離御花園尚有多遠 張鼎聞聽 用手向北遙指 說道 童賢弟 你來看 那不是御花園嗎 童林舉目向正北觀看 就見前面黑暗暗 霧森森 樹木叢雜 衆人正往前走 童林見前面有三塊青石 搭了一座小橋 橋下青泉倒流 衆人行過了小橋 往北走了不遠 就見正北有一座花園 坐北向南 四外羣牆高聳 正當中的大門 門前疊成的坡岸 坡岸上頭種着的柳樹 在柳樹之下 放着有十幾乘二人肩輿 就見一座大門 帶門洞兒 大門門洞上 懸着一塊立額 上面寫着斗大金字 寫着是御花園三個大字 在門洞兒之內 一邊放着一條板橙 在板橙之上 一邊坐着一個人 都是穿着藍布大褂 俱是青鞋白襪 看年歲都是三十多歲 俱都很規矩 就見東邊坐着這個人 在橙兒上放着一個簸籬 裏面有許多的銅錢 這個人的手內 拿着一把紙條兒 上面有字 不知寫的是什麼 童林心中一想 這必是遊御花園的 進門買賣 童林恐怕有人看見透着怯 回頭與張鼎說道 兄長 咱們要遊御花園 大概得在此買票吧 張鼎微微的含笑 說道 賢弟 你真不知道啊 童林笑道 兄長 你這話不對 小弟是頭一次至南省 我那裏知道本地的風俗 張鼎聞聽點頭叫道 童賢弟 這座御花園 原是公共避熱的所在 以供衆人消遣 作什麼買票哪 所以在門首這兩個個人 並非是與遊玩的客人要錢哪 這兩個人所爲得是小本經營 賣

糖菓的 賣水菓的 作小買賣的 也要到裏頭作買賣去用六文銅錢 在此買一張票 到裏面可以
 能賣一天 賣多少錢人家也不管 也就無人盤問啦 不買這張票 可是不准進去賣 這筆錢 日
 子一多了 可也不少 若存多了 用這筆款開付花匠的工錢 修植花卉草木的用項 童林一聽
 這才明白 遂即大家進了大門 觀看兩傍的花瓦粉牆 當中間的甬路 迎着面五間過廳 童林在
 頭前走着 觀看過廳裏面 兩傍擺列着萬字櫃 在欄櫃的裡頭 靠着牆安放着衣服格子 攔櫃的
 頭前 設擺着板橙 兩傍坐着八個人 俱都很規矩的樣式 見他們衆人進來 這八個人一齊俱都
 站起來 頭裏這個說道 衆人 有什麼衣服留下 童林心中 大大的不悅 急忙回頭問道 張大
 哥 這八個人莫非在此斷道劫財 張鼎不由得嘆赤一笑 說道 童賢弟 你說的這個話 可真要
 樂死 世界上還有這個事嗎 你怎麼說人家斷道劫財哪 賢弟 你有所不知啊 只皆因這座御花
 園 修蓋好了 原不爲貧苦人在此散悶 所以爲得上中的人在此消遣 遇有游御花園的 穿多
 衣服 來到御花園 天氣熱無處存放 可以把衣服脫下來 交與此處兩旁櫃上皆可 然後逛御花
 園 顯着輕鬆靈便 將御花園逛完 天氣也就涼快啦 然後到櫃上取衣服 可有一樣兒 交衣服
 的時候 他給你一個牌子 取衣衣的時候 是按牌對號 一點舛錯也沒有 剛才人家問你 就是
 這麼回事 你怎麼胡說起來啦 童林將張鼎的話聽完 不由得臉上一紅 心裡說 可見我生平不
 懂得作闊玩耍 到了取樂的這一條道兒 我是個外行 心中正然想着 就見張鼎向着他們一擺手
 說道 沒有什麼可留的 這八個人向兩旁一閃 仍然落坐 童林他們大衆 由打過廳穿過來
 再往裡面觀看 迎着面兒擺的是太湖山石 東西兩傍用太湖山石俱都疊出門口來 在門口上一
 面作出一塊匾來 這個匾是磚的 東面刻出幽徑二字 西面匾上刻的是僻路二字 一下台
 階地下的小甬路 並不是磚的 是用五彩小石頭子 鋪出來的葉子蓮花 就見在過廳台階底
 下 放着四乘二人肩輿 他們將才步下台階石 就見搭肩輿的走過兩人 來至張鼎的面前

四 卷 圖 俠 劍 正 雍

說道 衆位爺台 要上那裏 我們把你送了去吧 張鼎也不言說 衝着他二人一擺手 這二人轉身退去 童林向前低聲問道 張兄長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張鼎在童林耳邊低聲說道 賢弟 你不知道這裡頭的規矩 假比這們說 咱們大家要到澹月軒飯店用飯 如不願意走 可以坐他的肩輿 他把咱們遂至在避月軒 他也不向咱們要抬腳錢 他在櫃上領一個牌子 頂到晚間 到櫃上去算賬 咱們吃了飯 飯店裡頭把咱們肩輿錢 就算在飯賬之內 又簡單 又省得麻煩 咱們要不願意坐肩輿前往 就向着他們一擺手 他們也就不問咱們啦 御花園裏面各買賣家這個主意 頂省事啦 童林將話聽完 心中暗想 我不是逛御花園哪 我是學乖哪 童林下台階 順着小甬路 走西邊太湖山石堆疊的門口 趕情不是一層山子石 裏面用太湖山石疊出來的曲折路徑 左右用山石堆出來的玩藝兒 也有像飛禽的 也有像走獸的 種種不一 上面配着栽種的奇花異草 一陣陣被風吹動 香氣襲人 拐灣抹角 轉出太湖山石 順着花石的甬路 向西而來 就在甬路的兩旁 俱都用磚砌出來的花兒 池子裡面栽種各種的奇花 花兒池子砌出來的形式 還不是一樣 也有砌出來扇子面的 也有古老錢的 也有三環套月的樣式的 等等不一 童林等正往前走 前面有一座月牙河 在河的當中 有一座木板的抱月小橋 童林來到橋上 用目往下觀看 裡面種着荷葉蓮花 在橋下還有一隻花船 配着碧綠的青波 幽雅可觀 大衆觀看着景緻 遂走過抱月的小橋 向正西觀看 一片的柳林 相隔不遠 柳條兒被風吹的隨風亂舞 看着甚是可愛 童林用玉向西一指 又向張鼎說道 兄長請看 正西這是甚處所在 張鼎聞聽 遂舉目瞧着童林暗笑 心裏說 他可倒好 見着一樣問一樣 這可應了四書上論語兩句 子入太廟 每事問 鼎鼎雖然嫌童林麻煩又不能不告訴他 因向童林說道 童賢弟 你要問 那裡就是遮月亭 避月軒 著名的飯店 童林說着話 拗項又往正北一看 好俊一片茂林修行 童林只顧貪看美景 可就把鋪都忘啦 順着小小甬路往北向竹林而來 臨至切近 趕情不是一片竹子 原來四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週圍種着竹子 當中一座罩棚 看那樣式 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間那們大的地勢 前後用磚砌出來的窗台 上面是黑漆場板 上頭窗戶支着 底下的窗戶摘下來放在窗台之下 週圍竹陰四合 裡面過堂風 透出來的涼爽 童林行至在後面 原來是花石的小甬路 直通到裏面 兩邊的竹子梢兒 擺在一處 用繩一拴 自來像門口 童林站在竹子外 正看罩棚當中 門口上有一塊匾 白匾青字 寫的是風暖閣 童林一看 原來是一座清茶社 這個地方不願教風暖閣 可稱得起冬暖夏涼 若到了冬景天兒 把窗戶俱都好上了 裱糊上窗戶縫 裏面升好了炭火盆 若趕上下雪的天兒 可以在裏面賞雪吟詩 如今夏令的時節 若要在這喝個清茶 可稱得起清涼幽雅 童林轉身向張鼎說道 兄長你看 此處就是風暖閣 一來小弟喉中燥渴 再者聽道僮所說 仙長常在此著棋 也許在此相遇 小弟打算在此吃杯茶 兄長以為如何 張鼎聞聽 說道也好 我還是真的有一點渴啦 那們着咱們就到裏頭喝杯茶 童林容張鼎將話說完 他這才邁步在頭裏走 來到風暖閣的門首 舉目往裏頭觀看 就見是穿堂門 裏面靠東邊一溜五間雅座 雅座門首掛着白布單帘 原來這茶社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間罩棚西面一槽黑漆的隔子 外面掛着斗紋紗的帳子 靠着前槽俱是上支下摘的窗戶 黑漆窗戶台 在裏面靠着窗戶台 一溜黑漆的條桌 上面設擺着俱是細磁的茶葉罐 靠着西南有一個小萬字櫃 後面一把椅子 上面坐着一位先生 在那裏寫賬 一看看三四個夥計 俱都是二十來歲 均穿着白褲褂 青鞋白襪 都是漆黑的髮辮 腰中繫着月白的圍裙 各人肩頭搭着一條代布 一個個精神百倍 在那裏張羅客人 童林一看 裏頭座位甚是潔淨 俱都是金漆八仙 金漆兀堯 所有吃茶的客人 又與北方茶社不同 俱是騷人韻士 大買賣家的客商 也有在那裏面坐着吃茶的 也有猜燈謎的 也有才子談天論賦的 也有客人家商議買賣的 不似北方茶社的喧嘩 雖則是高朋滿座 勝友如雲 却到顯着清雅 童林一看 裏面並沒有閒着的客位 只有迎着門口 有一張黑漆的圓桌 並沒有客位 童林站在門口往裏面觀

看跑堂的夥計一看，來了許多的客人，欲要吃茶。復又看了看坐位，是沒有閑着的。趕緊過來，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客人們要喝茶嗎？」童林說道：「不錯，我們大家正要吃茶。」伙計用手向裏面一指，說道：「你看今天衆位爺台來的微晚一點兒，沒有閑着的客位啦。」衆位爺台今天被屈吧，你看客位都滿坐啦。」童林一聽堂官之言，心中不悅，遂用手一指迎面這一張圓桌，向夥計說道：「你說沒有閑着的坐位，迎着面這一張圓桌，不是閑着哪嗎？」堂官聞聽此言，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客人，你老人家別生氣，小子有下情，只因這個客位，要是敢往上讓客位，再有這們兩桌子，也賣出去啦。」只因昨天有人把這個坐買下了，因此小子不敢賣。若要把這個坐位賣出去，倘若定坐位的客人來了，你老人家教我怎麼交代哪？」童林聞聽，遂向夥計說道：「你只管萬安，我們是頭一次逛御花園，今天行至在貴寶號，暫在這個坐位喝幾盃茶，人家定坐兒的若來了，若有別處騰下坐位，我們往別的坐位搬。」若要是定坐兒的主兒來了，別的客位騰不下來，我們站起來就走。決不能教你從中爲難。」堂官聞聽童林之言，不由得笑嘻嘻的說道：「爺台你是成全我，一來櫃上多賣幾個錢，再者你是照顧我，可是這們着，到那個時候你別讓我爲難就是啦。」衆位爺台請坐吧。這就顯着我慢待衆位爺台。」張鼎在一傍聽童林所說的話，心中暗想道：「別看兄弟老趕似的，如今練出點來啦，也可以能說這片話。」正在思想，就聽童林說道：「張大哥，你請坐吧。」張鼎說道：「賢弟，隨便坐。」於是大家落坐。張鼎童林一位挨着在正面落坐，上首是孔秀王三虎，下首是侯俊侯玉。夥計過來擦抹桌案已畢，轉身夠奔西面黑漆隔子，用手撩開斗紗，由裡面拿出一個黑漆的盤子，雙子托到桌案之前，放在桌子之上。童林一看，裏面原是八色乾果，無非是黑白瓜子、花生核桃等類。復又轉身夠奔西南這個萬字櫃，伸手由牆上把茶牌子拿下來，由打櫃上把筆拿過一支，將茶牌子放在童林的面前，將筆放在桌案之上。堂官順口說道：「請爺台你老點一個茶。」童林一看，茶牌子之上，俱是茶葉的名目：紅茶類、素茶類、花茶類、各種的名色。這個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童林却曉得 童林在杭州住這些日子 知道點茶的這個規矩 再者南方的茶社 與北方的茶館又不同 若要在北方上茶館喝茶 就拿京津的他曲比 喝茶的主兒 若要愛喝好茶葉 不差什麼必要在茶葉舖買一包好茶葉 若要到茶館子吃茶去 跑堂兒的必要問這一句 爺台 你老帶着茶葉沒有 若要自己帶着茶葉 你老必說有茶葉 跑堂兒的夥計 先把壺碗拿過來 你老自己下茶葉也可 跑堂與你老下茶葉也可 將茶葉下好了 跑堂把茶與你老泡好了 放在你老的面前 這個南方與北方又不同了 是上清茶社喝茶去的 沒有一位帶茶葉的 你老若到了茶社吃 只要你老一坐下 他就把茶牌子給你老拿過來 只要是茶牌子上寫着的茶葉名辭 茶社裏俱有 你老要是喝那一種的茶葉 你老就在茶葉的名目上點一個點兒 這個名字就教點茶 童林却知道這個掌起筆來 不看紅茶花茶 單有素茶類 一看上面寫的走雨前 雨後 毛峯 素蕊 銀針 白毫 獅 密雲 龍 種類繁多 惟有進供的龍牙 童林在杭州喝過這一種茶 此茶乃是杭州的土產 此茶若要泡得了 碧沉沉西湖水的顏色 清香適口 童林在杭州喝過幾次順手接筆就在這個茶葉的名目上 點了一個點兒 跑堂隨手將筆接過來 轉身仍將水茶牌掛在原處 童林坐在那裏 觀看他如何泡茶 童林起初到楊州 恐怕路怯 童林在那裡看着跑堂 就見跑堂的由西面黑漆的隔子裏 取出一把細瓷的白壺來 又拿出六個細瓷的小白碗 先把這六個小白碗擦得乾乾淨淨 用銅茶盤子托過來 放在童林這個棹案之上 然後又拿出一個小白碗 奔窗台那個黑漆案子上擺的那個茶葉罐 看好茶葉的名目 然後把盞茶葉罐的白錫將軍帽拿下來 由裏面抓出茶葉 放在小白碗內 原來這個跑堂兒 竟管賣坐兒 不管泡茶 就見他喊一聲泡一壺龍芽 就聽北面有人接着喊了 童林順着聲音一看 就在這個穿堂門的外頭西邊 有一坐草亭子 裏面有四把茶湯壺 一旁有三口大缸 大缸裡頭滿滿蕩蕩的水 有四個夥計 一個夥計管一把茶湯壺 拿扇子扇茶湯壺翻開 就見接聲音的那個夥計 跑下草亭 進了穿堂門

就見把那白瓷壺與那擱茶葉的小白盃接到手裏，仍然順北邊那個門出去，夠奔草亭之上。童林扭頭，到要一看他怎樣的泡茶，就見他把盃放在壺旁邊案子上，拿扇子把水搨開，先拿起水舀子來，左手拿着水舀子，右手扶着茶湯壺的把，將水舀子放在前面壺嘴兒底下，右手一用力，將水澗在水舀子裏面，然後仍然把壺放穩，右手將壺蓋打開，仍將水澗在壺內。童林是旁觀者清，知道這個意思，每逢用茶湯壺泡茶，往往看着壺內的水滾開，若要泡得了茶，茶葉不沉，這是怎麼個毛病哪？皆因是壺內的水開，壺嘴兒的水不開，若要是泡茶，必須先將壺嘴兒的水澗出來，仍然澗在壺內，再把他搨開，那才算開水。童林坐在這裡看的真切，就見他泡茶的這個法子，又與衆不同，原來他不把茶葉下在壺內，他就往壺內澗水，將壺內的水澗的八分滿，然後將茶葉再往壺裡頭一倒，隨手拿了一個茶篋子，旁邊有一個大木桶，用茶篋子篋往茶壺的口兒，將壺內的茶向大桶裏一倒，一反手將茶葉仍然篋在壺中，又用壺內水將茶泡好，這才拿過來，交給跑堂兒的。跑堂兒把壺外水擦淨，用白銅茶盤送在童林桌案之上。童林方才看他泡好茶水，又倒出去，看着心疼這壺茶，隨着將腳一頓，教道張大哥，你看見了沒有，挺好的一壺茶，糟盡啦。張鼎微笑說，教道童賢弟，看起來你是外行。童林說道，張大哥，我怎麼外行啊？張爺說道，常言有句話，酒吃頭杯，茶喝一盞，若要頭一回茶泡好，裏面有些土性氣味，再說這個泡茶，分春夏秋冬，若要是如今夏令，先放好了茶葉，用水一泡，茶葉也就熟啦，也就沒有香味啦，必須這樣泡法，方能好喝，土氣也沒有啦，茶葉的香氣也就出來啦。童林將話聽完，自己也就笑啦，說道張大哥，一個泡茶，也至於這們麻煩，說着話，夥計把茶放在棹案之上，泡了些時刻，孔秀一面往桌上擺茶盃，一面口中說道，唔呀，吾是真渴了，一面說着話將茶斟好，先獻給張鼎一盃，然後獻與童林，大家各自吃茶。童林將茶盃端起來，喝了一口，果然香噴噴的氣味，香甜適口。遂說道，張天哥，不怨你這們說，果然是這們泡茶好，遂吃着茶，用目觀看，見跑堂兒的站在傍

邊伺候 童林不知跑堂兒的用意 大凡在社裏當夥計 都是這個規矩 平常所來的吃茶的客位 只要連着來過幾次 他就能夠變着法子把客人姓字名誰 家鄉住處 都要打聽出來 愛在那張桌 這個坐位坐着 用什麼茶葉 喝多少水 都在他心裏存着 直頂到天天用個壺盃 都不能錯了 估量着續幾壺水 決不能讓人說出話來 大凡在茶社當夥計的 緊着教客人一呼喚 當夥計的就算落了包涵啦 若要來了一位新吃茶的客人 格外就得留心伺候 怕是吃茶的有脾氣 一個伺候不好 可在櫃上就落了瞞怨啦 因此時時刻刻 凡事都得留心 在清茶社當一份跑堂兒的夥計 也是很不容易 今日這個跑堂的 看見童林他們這幾個人 初次到風暖閣吃茶 恐怕這幾位客人 有脾氣 挑出毛病來 當着這些個喝茶的客人 臉上不好看 因此才着意的伺候 童林心中掛念崑崙道長司馬空 恨不能在此見着他才好 遂向夥計問道 夥計你貴姓 夥計遂即答道 客人你要問 我可不敢担這個貴字 我姓劉 排行在二 客人你老隨意呼喚 童林說道 我與你打聽一件事 你可知道 劉二答道 客人 你老什麼事情 只要我知道的 我便告訴你呢 不知道那可沒法子 客人 你打聽什麼事 童林說道 我問問你 你們這裏有出家的道人吃茶沒有 夥計笑着說道 你這可問着啦 我們這裏有好幾位道長在這裏吃茶 但是不知你老人家打聽是那一位 童林接着說道 你要問 我打聽的是玉頂九龍觀觀主 復姓司馬 單字名空 可在你們這裏吃茶 那位道長你可知曉 夥計開聽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 你老打聽那位道長啊 我是知道的 不但我知道 就是方才你老來的時候 我說這個座位有人定下啦 就是那位道長 昨天同着二位 一位和尚 一位俗家 就在這個圓桌上擺了一天的棋 臨走的時候 他們三位定好了 今天在這裡相見 要不然這個座位我怎麼不敢賣哪 就是這位道長定下啦 童林開聽此言 看着張鼎說道 張大哥 你老可曾聽見啦 咱們找沒找着 在此倒遇見啦 復又向夥計說道 這位道長今天准來嗎 夥計接着說道 既定下座位 焉有不來之理哪 大概也就快來啦 童林聽夥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計之言 點了點頭說道 實不相瞞 我們到此 就爲訪那位道長 若要來的時候 你告訴我們一聲兒 我們也就不必向別處尋找啦 我們座位也就不挪挪啦 我們在此一等 可以就等着啦 夥計聞聽童林之言 說道 你老人家只管放心 若要那位道長來了 我必稟告你老知道 小子請問幾位爺的貴姓高名 童林聞聽 用手往上首一指 說道 這位姓張 名鼎 字子美 復又向兩旁一指 說道 這是親弟兄哥兒兩 一個教侯玉 一個教侯俊 這個教孔秀 那個教王三虎兒 又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樑子 說道 我姓童名林 字海川 童林這句話尙未說完 就聽東邊第三雅座有人狂笑聲音 就聽哈哈 將要大笑 就彷彿有人把他嘴堵住一般 童林聞聽 扭頭向東面觀看 一看沒有別的動作 童林也就毫不介意 書中暗表 非是驚天動地的三個賊人 在暗地觀看童林 童林那理想的到有賊哪 因此自己並不在意 遂與張鼎說道 張大哥 這可巧啦 倘若今天在此遇見道長 明天可就省得費許多的週折 張鼎向童林說道 那們着也好 咱們就在此等候 若要見着 也就省事啦 童林一面說着話 一面順手吃着黑漆盤子裏的瓜子 弟兄們說說笑笑 不覺的工夫可就大啦 猛然間見吃茶的客人 一位位的俱都站起來開付茶錢 俱都紛紛的往外走 童林不知何事 遂即用目往外觀看 噯呀 原來外面下起雨來啦 雨可是不大 却是淙淙的細雨 這個雨 別名教斷魂雨 要按着唐詩說 清明佳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這兩句 但凡天陰的很沉 雨似下似不下 皆爲斷魂雨 雨雖然不大 所有吃茶的買賣客人 俱都大岔步兒冒雨而去 惟有童林看着這些個讀書的窮酸 雖然冒着雨 還拿着泥金扇遮着頭頂 上頭雨淋着他脚底下還邁方步 嘴裏還嘟々噥々 不住的念詩 童林在裏面看着可笑 這可稱得起寧溼衣不亂步 童林只顧往外面看着下雨 再回頭一看 一茶舖的客人 俱都紛紛走去 童林再往外一看 雨可就顯着大啦 只見那 風吹竹葉响 雨打樹梢搖 這個雨 緊一陣 慢一陣 時刻可就大啦 童林回頭叫道夥計 跑堂兒的劉二 向童林說道 什麼事爺台 童林向夥計說道

天到這個時分 大概道長他許來啦吧 跑堂兒的笑嘻嘻的說道 爺台 據我想雨下得這們大 今天決不能來啦 要來也就是明天 童林一面聽夥計之言 一面吃茶 不知不覺天的黑影兒也就下來啦 看着要掌燈 童林聽跑堂兒的夥計站在榜邊說道 衆位爺台你看 天可就眼看着要黑 要是這個時候走 還可以看得見道路上泥濘 若要再等一會走 可就看不見道兒啦 再晚可就更不好走啦 童林聞聽夥計之言 明知這就叫逐客之法 大凡茶館酒肆 沒有在外攆人的道理 知道跑堂兒的夥計會說話 只因夥計都累了一天啦 他們也該休息休息啦 要不這們說 就是怕得罪人 人家這們一說 客他也挑不上理來 其實 真該走啦 童林聽跑堂兒的夥計之言 復又向夥計說道 既是道長今天不能來 天也是不早啦 我們 是該回去啦 真要再等一會兒 天要是黑了 這道路泥濘 也是真難走 夥計笑嘻嘻的說道 爺台你老聖明 實在是這麼回事 童林聽跑堂兒的劉二 說的這個話有理 自己又是初到揚州 又是頭一次在風塵閣吃茶 恐怕給茶錢少了 讓夥計笑話 順手由兜肚之中 取出一塊銀子 約有二兩多重 遂向夥計說道 除去茶錢 剩下你留着喝酒吧 跑堂兒的一看 賞了二兩多銀子 心中說道 這位爺台別看像老趕 還是真開通 跟着一面接銀子 口中說道 謝々爺台 童林見劉二 把銀子接過去 跟着站起身形 手裏提着包袱 夠奔後面的穿堂門 張鼎以爲童林認得道 遂下了台階 順着小甬路 穿花越柳 曲曲折折 夠奔御花園的後門而來 童林一面走着 仰面觀天 真是天如黑染 陰雲濃厚 不知不覺的來到後門 童林一看 不像來的那條道路 遂回頭問道 張大哥 這條道不是咱們來的那條道吧 張鼎心說好 不認得道 遂向童林說道 這是後門 咱們來的時候 是由前門而入 這條道怎麼能夠與來的那條道一個樣哪 童林聞聽張鼎之言 口中說道 張大哥 這條道路可能回店嗎 張鼎聞聽 向童林說道 也可以 無非就是多繞兩步兒 童林聞聽可以能夠繞着回店 下台階 大岔步向前行走 趕情外面雨雖下的不大 道路可就不好走啦 裡面俱是石頭

子的小道路 怎麼會有泥 到了外面 雖然是沙土地 可就顯着泥濘不堪啦 童林還不理會 他這一件藍布大褂 可以當雨衣穿 一時半會兒 還淋不透 這兩隻酒鞋 好似油鞋的一般 一着了溼 還是宣透不進水去 童林只顧了自己不要緊 張鼎在後面跟着 可就受了罪哪 藍紉子大褂 被雨一淋就溼 可就黏了身上啦 腳下原是寸底的雲鞋 這一黏上泥 可就有二寸多厚 鞋可就覺着重啦 腳底下可就有一點不拿滑啦 只顧低着頭尋找好走的道兒啦 可就沒防備童林把道兒走錯啦 應當向東繞走御花園 向東南行 何就是鈔關街的大道 沒想到張鼎只顧低着頭尋找好走的道兒走 童林可就向東北岔下來了 走的約在一里之遙 面前一座樹林 當中一條小道兒 童林在前 衆人跟隨在後 進了樹林 打算穿林而過 將走在樹林的當中 猛然間一陣西北風樹上的雨點兒 被風吹的亂墜 孔秀被雨淋的喊叫 說道 唔呀 好大雨呀 好大雨呀 一面喊着 一面向東穿過樹林 跑下去了 童林看着他可笑 心中暗想道 你就是跑 雨就不淋啦 這東西多愚呀 反正是身上的衣服全淋溼啦 心中想着 遂往前走 衆人出離樹林 往東走了不遠 猛聽見孔秀那重喊道 不要往前走啦 這重避雨吧 童林聽孔秀喊叫 抬頭觀看 就見面前坐北向南有一座廟宇 四週圍紅牆 當中三座山門 兩旁邊東西的角門 就見孔秀站在當中的山門下 點手向衆人呼喚 說道 這重避一避雨吧 不要忙啦 衆人見孔秀在山門下避雨 大家只得來到山門之前 上了台階 童林站在台階之上 舉目觀看 山門上有一條橫匾 上面寫的是勅建飛龍觀 邁步來在山門洞兒之下 此時張鼎身上均都淋透啦 自己又不好報怨童林 一支手披着牆剝子 把鞋脫下來 在石頭上往下摔鞋底子沾的泥 將泥摔下去 把鞋穿好了 這才顯着腳底下利便些 舉目再看 這個雨可不像方才下的那們大啦 皆因看着雨小啦 因向童林說道 童賢弟 你看這個雨可是小一點啦 不如你我繞着回歸店房 童賢弟 你看怎麼樣 童林聞聽張鼎之言 想了一想 向張鼎說道 張大哥 天也黑啦 道路泥濘 不堪行走 依我說

看這個廟也不小。再者菴觀寺院，也是行人駐足之地。我打算與兄長相商，在此廟內借宿一宵。明日多給他們香資，也省得黑天半夜回歸店內。你老想這個事怎麼樣？張鼎一想，童林所說的也對。復向童林說道：「那們着也好。咱們大家上東邊角門那裏叫門去。於是大家出離了山門洞兒，夠奔東角門，來到角門的門首。一看這個雨已經住啦，就是天尚未晴。張鼎說道：「你們誰去叫門？咱們好投宿。」這句話尙未說叫，傍邊孔秀答道：「吾就叫門。」說着話把拳頭一攢，衝着門上騰々々打了三下。跟着說道：「裡面有帶氣兒的沒有？」出來一個。張鼎在旁聽孔秀說的不像人話，遂向前用手一推。孔秀的肩頭道：「你說的這是什麼話？」滿口胡說，還不與我躲開。待我叫門。孔秀見張鼎噲怪他，只得躲開。張鼎向前，遂用手掌拍門，說道：「裏面有人嗎？」連着叫了兩三聲，就聽裏面有道童說話的聲音。裏面說道：「這是那位叫門哪？」張鼎在門外接言說道：「我們是行路之人，皆因貪逛御花園，沿途遇雨，意欲在貴觀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觀主行其方便。」就聽裡面道童說道：「你老少微候一候，就聽裏面有振管之聲，呼啦一響，門分左右。張鼎舉目觀看，在地下放着一個手提的紗燈，燈光明亮，照耀在門外。張鼎借燈光一看，裏面站着一個道童，看着約有十八九歲，身穿藍布道袍，白襪雲鞋，頭上樺木道冠，銀簪別頂，長得面目清秀，站在門口。道童用目看了看大家。張鼎向道童說道：「這位少觀主多有方便？我們在此借宿一宵，可罷行啊？」道童聞言，向張鼎說道：「菴觀寺院，皆是行人下脚的所在，有何不可哪？可有一樣兒，容我稟明觀主，前來迎接，請問你老人家貴姓？」張鼎說道：「我姓張，單字名鼎。這位姓童，單字名林。這幾位都是我們的夥計。道童說道：「你們幾位，暫爲屈尊貴體，容我稟明觀主，前來迎接。」張鼎聞聽說道：「那們少觀主，多給我們美言吧。」道童接着說道：「那裏話來，說話間將身往後一退，呼啦一聲，仍然將角門關好。大概回稟，他家觀主去了。張鼎大家只得在角門外等候。工天不大，就聽角門之內，有脚步聲音，就聽裏面彷彿將燈籠放在地下的聲音，隨着門插棍兒一響，門分

左右 張鼎一看 仍然還是將才那個道童 張鼎向道童道 觀主可許容納我門嗎 道童含笑說道 施主 這話從何處而來哪 衆位駕臨 我家觀主應當親自迎接 奈因抱恙在身 命我請衆位東鶴軒待茶 張鼎遂率領衆人邁步進了角門 道童隨手就把角門關好 提着燈籠在頭前引路 張鼎等後面相隨 張鼎一看 迎着面穿堂的過殿 東西花瓦子墻 一邊一個月亮門 張鼎跟着道童進了月亮門 正當中大殿是三清殿 東西配殿各三間 東配殿裏面燈燭輝煌 道童走向門口 將紗燈放下 伸手掀開竹簾 往裏相讓 衆人隨着道童來到屋中 童林舉目觀看 三間是兩明一暗 靠着北邊是個單間 北裏間門口上掛着茶青色單帘 青走水青飄帶 迎着門口放着一張攔几案 前面放着一張八仙桌 一邊一把椅子 靠着北邊截段 放着一個茶几 一邊一個兀橙 又見迎面山墻上挂着挑山對聯 攔几上擺着各種的經卷南面放着一張雲牀 在牀上當中放着一個小飯桌 上面擺設爐餅三式 地下一概是方磚舖地 這配殿之內 透着一番的清雅 張鼎遂命大家落坐 將要開言 就聽道童說道 衆位在此少坐 待小道前去與衆位泡茶 張鼎說道少觀主 那倒不必啦 皆因我們在風暖閣吃茶 茶我們是吃足啦 我且問少觀主 你們這裏有什麼吃的 給我們預備一點 皆因我們沒吃晚飯 道童聞聽說 衆位要是沒吃飯 我們吃食可到有 可就是一樣兒 沒有葷菜 你老要吃酒 我們這裏到有 皆因是祭神的神酒 你老要喝倒有 只惟菜蔬就是紅白沙糖 還有幾樣兒鹹菜 你老若問吃食 就是我們本間裡蒸混糖饅首 還有小米稀粥 另外還有本廟自己作的豆腐 童林在傍邊答言 向道童說道 很好 我們是最愛吃素 你有酒可以注他一壺 道童聞聽說道 既然如此 施主你老等一等 我去去就來 張鼎在傍答道 那們你就受累吧 道童聞聽 轉身形提着燈籠出去 工刻不大 張鼎見院中燈光一閃 方才的那個小道童一隻手啓籬籠 一隻手提着燈籠 就見由打外面又一個道童 雙手托着一個黑漆的托盤 裏面放着各種食品 由打外面進來 將托盤放在靠着北面版壁茶几之上 道童將燈籠放至

在就地 說道 衆位施主 暫且請起來 我把桌案挪一挪 衆人聞聽 只得站起身形 把八仙棹向前一搬 將兩把椅子挪至在正當中擺好 隨手又放了四個几橙 轉身形由黑漆盤內拿出六分盃箸 桌案上又擺了兩個碟子 一碟紅沙糖 一碟白沙糖 一碟鹹菜 一碟油鹽半豆腐 正當中放着一盤子饅首 用手指着几上那個黑漆盤 向衆人說道 你老看 那裏有一鍋粥 盃盞俱在那裏順手將酒壺放在棹案之上 說道衆位施主 暫且入座吃酒 我到外面打掃大殿 如果是酒菜不夠 你只管呼喊我 我三人要跟衆位施主告假 張鼎說道 少親主 你請便吧 兩個道童提着燈籠轉身形出去 然後大家入座 正面是張鼎童林 上首是孔秀 王二虎兒 下首是侯俊 侯玉孔秀伸手先將酒壺提起來 口中說道吾是真餓了 先與衆人各斟了一盃 自己也滿上一盃 又將桌案蠟燭的蠟花剪了一剪 端起酒盃將才要飲 張鼎將左手一伸 把孔秀的手攔住 孔秀看着張鼎說道 唔呀 老師 怎麼不讓我吃酒啊 張鼎向孔秀笑嘻嘻的說道 你摸々你的脖子裂了縫兒啦沒有 孔秀回手將自己脖子一摸 說道 吾的脖子未有裂縫兒啊 張鼎說道 你不要忙 你只要一喝了盃酒 脖子可就裂了縫了 童林在傍一聽 聽着不明白張鼎說的是甚麼事 回頭向張鼎說道 張大哥你老方才與孔秀說的是甚麼叫脖子裂縫 小弟我聽不明白 張鼎聽童林之言 向孔秀低言說道 你到外面看看有人沒有 孔秀在傍聽張鼎之言 心中也是懷疑 只得站起身形 來至屋門口 隔着簾籠 往外面觀看 看了看 回身來到桌案之前 低聲向張鼎說道 外面無人 張鼎用手指着酒盃 向童林低聲說道 童賢弟你看着酒裡有甚麼毛病沒有 童林說道 酒是很清量 並看不出有甚麼毛病 張鼎聞聽童林之言 不由得微然含笑 說道 童賢弟 你有所不知 這江湖綠林道 蒙汗藥酒有三種何爲叫三種呢 就說是這上等的 頭一種蒙汗藥 若要下在酒裏面是清清亮亮的 並無有藥性氣 比好酒看着還清 那是最優等的蒙汗藥 還有一種比這一種就次啦 若要泡在酒內可也清亮 只微聞着有一點藥性氣 再要比這一種次的 可就是

江湖道上開黑店的他們用 只要行路客人住在他的店內 如吃酒的客人 只要一問他們有酒沒有 酒店裏夥計可就說啦 酒到是有 怕你老不用 可是剩下了酒底子啦 有點發混 大凡行路的客人 行路累了一天 好容易盼着到了店裏頭 既會喝酒 爲得是吃杯酒解一解勞乏 他可就不論酒混不混了 必然說酒混也可以 只要把酒要來 喝下去 當時道得口吐白沫 人事不知 這路蒙汗藥 藥力最小 不大的工夫 就能夠清醒過來 是謂之三種 童賢弟 你來看 惟有今日咱們酒內這蒙汗藥 比方才我說的那三種還要利害 這一種蒙汗藥是取藥中之精所配 這種蒙汗藥 下在酒裡頭 比好酒還清 一無藥性氣味 又不起酒沫 可有一樣 藥力最大 張鼎說到此處用手一指酒杯 向童林說道 就拿這個盛一兩酒的酒杯說 若要人吃下這麼一杯酒 當時翻身栽倒 口釀白沫 人事不醒 那麼這個酒人怎麼能看的出來哪 童賢弟你若不信 你可偏着臉觀看酒杯 這個酒 你借着燈光觀看 他在杯中旋轉 童林似信非信 歪着臉 向張鼎酒杯之中觀看 果然見這個酒在杯中亂轉 童林正過面來 帶笑向張鼎說道 張大哥 若叫小弟想 若要將酒斟在杯內 沒有個不在杯中旋轉之理 難道說 都有蒙汗藥不成嗎 張鼎聞聽童林之言 知道他不信 遂說道 童賢弟你說得也到有理 這個裏頭有個分別 若要是好酒 將酒斟在杯內 滿杯的酒 俱轉 若要是蒙汗藥酒 將酒斟在杯內 稍微的等一會 再看杯內的酒 當中的酒不動 四週圍的酒 仍然亂轉 不問可知 裏面一定是有蒙汗藥若不然 我怎麼會能看的出來呢 童林雖然聽張鼎之言 說得有理始終還是不信 順口說道 張大哥你老說的也對 小弟我 總想用甚麼法試驗試驗才好 張鼎向童林說道 這個不難 回頭向孔秀說道 你在外面等候 等不了多大的工夫 小道童兒 必然前來窺探 你把他拿住 可千萬別叫他嚷 我好拿他試驗酒裏頭有藥沒有 好讓你師傅看看我的眼力如何 說着話看着童林 張鼎這個心思知道童林不服 書中代言 若要論武術的工夫 童林的能耐 童林比張鼎不弱 皆因童林 那們大的能耐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只因他出世年淺 所遇的事情太少 只因他少學少練 少經少見 張鼎比較童林 自幼闖蕩江湖 綠林 以至在江湖上 大道邊 蹲包頭 放嚮箭 紅鬍子 抹藍靛臉 花布手巾纒頭 哈的一聲 留下他人的被套 白晝放火 黑夜殺人 裝神裝鬼 開黑店 所有在江湖綠林道的事 沒有張鼎 沒經驗過的 若不然 一時半會就能稱爲俠客 這也是張鼎多年的經營 受盡了勞苦 他才練達 出來這麼一個俠客 童林雖然武藝高強 就是缺少實地的經驗 若講起來 童林與張鼎二人比較 起來 童林可稱得起少經少見 論起江湖道的事 童林實在不如張鼎 別說是童林 就說是孔秀 要講究竊取偷盜 可稱得起 走遍天下各省 沒有他不知道的 今天他都沒看出來酒內的蒙汗藥 連孔秀今天都算是輸眼 何是况童林呢 今天張鼎說出來蒙汗藥的經驗 孔秀都覺着臉上有 點掛不住 今聽張鼎之言 命他到外面 把道童拿進來 要試驗蒙汗藥酒 他才氣昂昂在傍邊答 言說道 唔呀 老師 弟子情願到外面把道童拿進來 獻與老師的面前 說着話站起身形 來在 屋門口 順着簾子縫往外看 外面無人 跟着啓簾籠出去 邁步下了台階 用目望四外觀看 並 無動作 遂將身一矮 脚下用力一個箭步 竄到南面房山墻垛子之下一蹲 等候道童 工夫不大 就見小道童由打東邊房山轉過來 悄悄的夠奔東佩殿台階石上 扶着簾子向裏面觀看 小道 童兒算計用蒙汗藥酒 把他們全給蒙倒了 一看沒有 大家還在那兒坐着呢 道童兒不由的 一怔 就在這麼個工夫 孔秀由打南面房山之下 腰眼一使勁 墊步擰腰 往前一竄 竄在道童 的身後 用手一掐道童的脖頸穴 手指用力一扣他兩根脖筋 道童乾張着嘴 喊不出來 右手 一托他的屁股 適脚尖挑簾籠 孔秀隨着一邁步 進到屋中 托着道童 向張鼎面前說道 吾把 道童拿進來了 老師應當怎麼發落他 張鼎說道 拿他試驗蒙汗藥酒 給他一杯喝 孔秀聽張鼎 之言 桌案之上酒杯之中 有斟着現成的酒 孔秀順着端起一杯 趁着道童張着嘴 將杯中酒 向道童口中一倒 小道童知道酒裏有蒙汗藥 不肯的往下嚥 拿舌頭堵着嗓子眼 孔秀一看

心裏說：這小道童真混賬，你竟敢不喝。孔秀將酒杯放在桌案之上，用右手托着道童的腮頰骨，左右的一恍，小道童想不嘔不行，就聽咕魯魯的一聲，將酒嘔將下去。孔秀隨手把桌子上的酒壺拿起來，酒壺咀對着道童的嘴，往下一灌，只聽咕魯咕魯的幾聲，將一壺酒全都倒在小道童肚腹之內，再看道童，兩眼往下翻，口釀白沫，不省人事。孔秀把道童放在地下，道童躺在就地，絲毫不動。孔秀向張鼎說道：師傅這個道童睡覺了。張鼎看着道童，被蒙汗藥酒蒙過他去，遂向童林說道：童賢弟，你看這酒是蒙汗藥酒不是？童林聽張鼎之言，又看道童受了蒙汗藥酒，不由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遂說道：光天化日，這廟內竟敢用蒙汗藥酒害人，童林焉能將他放過？一面說話，一面把包袱打開，一面取出自己的子母鷄爪鴛鴦鉞。張鼎遂向孔秀等說道：你們也就亮兵刃，大概廟內一定不是好人，莫若將此廟剷除，免得貽害地方。衆人聽張鼎之言，均打開包袱，一齊亮兵刃。童林此時已然將包袱圍在腰間，手中擎雙鉞在前，張鼎帶着衆人在後，一同啓簾籠出離東配殿往北，就在大殿東房山的對面，坐東的花瓦子墻，一個月亮門，裡面是三間上房，當中掛着斑竹簾，屋中燈光明亮。童林心中暗想：這院必定是賊人的巢穴，遂脚底下一碾勁，墊步擰腰，竄進東跨院。童林雙手將雙鉞往左右一分，用了個大鵬展翅的架式，往屋中觀看，迎着門是一舖床榻，當中放着一個小飯桌，左右隔斷，見一傍放着一個茶几，一傍俱放着一個兀凳，就見床榻上坐着兩人，小飯桌上放着兩個長條的包袱，繫的是麻花扣，大概是綠林道的包袱。看上首坐着一人，身量不算甚高，中等身材又矮一點，身穿青綢小褲褂白襪酒鞋，打着裹腿，腰中繫着一根絨繩，往臉上觀看，黑漆漆的臉面，兩道濃眉，一雙闊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透着很威風，細看認識，正是盜寶二寇之一，關海金鵝吳智廣。下首坐着這個人，身量中等身材，細腰紫背，雙肩抱攏，身穿白綢子褲褂，脚下白襪青緞子皂鞋，也打着裹腿，往臉上觀看，青虛虛的臉膛，刀條子臉，兩道細眉，一雙三尖二目，尖鼻子尖，三角口，遠看此人俊美。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近看削薄 一看認識 正是小粉蝶韓寶 東面茶几旁邊兀凳上 坐着一個老道 這個老道長的
 面目凶橫 大身材 身穿古銅色的道袍 外罩棋子布的背心 腰中繫着核桃粗細一根黃絨繩 腰
 帶在兩傍飄洒 足下白襪雲鞋 手拿着拂塵 脅下懸着一口寶劍 往臉上看 這個老道 長的真
 兇 黑紫的臉面 兩道抹子眉 一雙圓睛 大鼻子頭 通紅的厚咀脣 一咀七顛八倒的黃板牙
 海下連鬢落腮半部黃鬚 就彷彿口內含着一把帚帚一般 細看 在腦門子上 一塊紫記 兩個元
 寶耳朵 童林可不認得這個老道 暗含着心中納悶 韓寶吳智廣因何來在此處 書中暗表 前者
 盜寶的二寇 約同吳得玉柳未成 火焚巢父林 欲害鎮東俠 被鎮東俠劍斬過牆小蜜蜂 吳得玉
 窗前一枝花柳未成 趕走韓寶吳智廣 二寇自由打水中脫逃 幸而好鎮東俠未追 這兩個滿身
 是水 由河內上來 遇身水淋漓 夠奔樹林 這兩個個人來到樹林 先看了看四外無人 韓寶吳
 智廣 這才把衣服脫下來 在樹林之內晒乾 他二人把夜行衣與兵刃包好 換上白晝之間的衣服
 二人席地而坐 吳智廣 咬着牙衝着韓寶說道 韓賢弟 你其實指望火焚巢父林 將鎮東俠童
 海川 與那個貝勒 俱都燒死 未想到天不隨人願 放火未成 反到吳得玉柳未成 雙雙喪命
 還算好 你我弟兄 順水內脫逃 如今你我弟兄 天地雖寬沒有立足之所 立身之地 如何是好
 韓寶說道 不是我與你商議好了嗎 咱們還是上揚州飛龍觀 盟兄喬玄齡 紫面分水鼈 那裏
 逃災避禍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咱們還是說話就是休要耽擱 吳智廣聽韓寶之言 無可如何 點
 頭應允 弟兄們這才起身趕奔揚州而來 弟兄們一路之上 無非是曉行夜宿 飢餐渴飲 這一日
 來到揚州 直奔飛龍觀而來 來到飛龍觀的角門 韓寶向前叫門 裏面道童聽外面有人叫門的聲
 音 開開門一看認識 原來是與觀主向北磕頭 金蘭之好 二位盟弟 小道童趕緊打稽首 說
 道 二位少莊主 今天怎麼這麼閒在 我師傅還很想念你們二位 你們二位由打那裏來 韓寶道
 你師傅在家裏沒有 小道童說道 現在東跨院閒坐吃茶 韓寶道 那末着你給我們二人通知

一聲 你就說我們二人前來與他請安 道童說道 你們二位又何必通稟呢 莫若一同進去相見 豈不省事 韓寶說道 既然是那末着 你就頭先引路 小道童說道 你們二位跟我來 韓寶吳智廣二人進廟 跟隨道童夠奔東跨院 進了東跨院的月亮門 裏面是上房三間 門口挂着斑竹簾 道童伸手啓簾籠 向屋中說道 師傅 你老看看誰來啦 裏面喬玄齡正自吃茶 聽道童叫他看看誰來啦 自己在堂屋中坐着 將吃了一口茶 就見簾板一起 由打外面 韓寶吳智廣邁步進屋 喬玄齡一看 不由得心中歡喜 因為什麼這麼歡喜呢 書中暗表 只因紫面分水鼉喬玄齡 他本是四川儉山小蓬萊後山發賣薰香蒙汗藥 九尾金蝎道長華亮手下黨羽 皆因他發賣薰香蒙汗藥 邦助前山的軍餉 前山乃是島主富昌富保臣 在小蓬萊招兵買馬 積草屯糧 手下有大帥軍師 有能爲的約在五百多位 皆因練兵缺餉 這才有軍師燕普燕雲峯劃策 命後山九尾金蝎道長華亮雨 配薰香蒙汗藥 拍花藥 在各省發賣 這筆款項 以助島主練兵 九尾金蝎道長 派他的牙爪在各省賣與江湖綠林道 因此派喬玄齡 帶薰香蒙汗藥至雲南 打算要把薰香蒙汗藥賣與雲南江湖綠林道賊人 趕到喬玄齡到了雲南 先得打聽打聽 誰在雲南有名 准他賣不准他賣 他一打聽 這才知道雲南八卦山九宮連環堡大莊主李昆李太極 行俠作義 爲人正直 恐怕他干係不准他賣貨 他打算先把李昆運動好了 然後再賣 這才備辦禮物至八卦山 拜訪李昆 並獻禮物多件 外有紋銀一千兩 他打算叫李昆受了他的禮物 好講避着他 不想李昆 爲人正直 不但不收他的禮物 反倒將他趕出來啦 這裡面四莊主 鐵臂羅漢法禪 五莊主孟勇 七莊主韓鐘韓殿遠 皆因看見這一千兩銀子 這三個圖小利 背着大莊主 把銀兩禮物全都留下 准其他在雲南省之內 發賣薰香蒙汗藥 可是不敢叫大莊主李昆知道 因此喬玄齡時常暗到八卦山結交 並且時常的送禮 若要喬玄齡一到八卦山 趕上四莊主他們弟兄哥三在八義廳談話辦事 可就是韓寶吳智廣賀豹 他們三個人招待他 日子一長了 喬玄齡手中又充裕 銀錢又方便

可就與韓寶吳智廣賀豹要求 四個人結拜 要衝北碭頭 結義老友 韓寶等三個人 見老道很是個朋友 因此這才應允 這四個人結爲生死之交 老道喬玄齡 他這個用意 就爲得是與韓寶等接近相交 就爲得是他們照應他 在雲南賣薰香蒙汗藥 也就無人再敢欺負他啦 趕到喬玄齡把薰香蒙汗藥 俱都賣完 應當把這筆款項 送到四川劍山小蓬萊 交與島主練兵 喬玄齡一看島主不能成事 他又見銀子太多 喬玄齡就見利忘義 沒安着好心 他來個拐款脫逃 他逃至在揚州 他看揚州地面很好 他就托人買的這座飛霞觀 他又從新又一修蓋 他在外面聲言 是外省的財主 施捨他的銀兩 他在廟內一住 永不出去 他所怕的是島主派人拿他 辦他拐款脫逃的罪名 他打算在廟內養福 從此棄却綠林道 這就應了這句話啦 人的財呀 來之不善 去之以易 這才暗地神差鬼使 盜寶的二寇 逃在他的廟內 今一看小道童啓籬籠 外面韓寶吳智廣進來 一來與自己是盟兄弟 再者自己在雲南之時 韓寶吳智廣很照應他 今必是到揚州看自己來的 他焉敢慢待呢 因此分外透着親近 韓寶吳智廣一見喬玄齡 二人向前行禮 口中說道 盟兄在上 小弟韓寶吳智廣有禮 喬玄齡趕緊過去伸手相摻 口中說道 二位賢弟 那陣仙風 把你們哥倆 刮到敝觀 二位賢弟請坐 老道趕緊叫道童泡茶 韓寶吳智廣落坐 喬玄齡在下首相陪 工夫不大 小道童把茶獻上來 又打水擦臉 又把擗子拿過來 與他二人擗塵 喬玄齡恭恭敬敬 這份應酬 工夫不大 二人梳洗已畢 喬玄齡又吩咐道童 與二人預備酒飯 工夫不大 道童兒把酒菜預備好了 這才擦抹桌案 預備好了盃箸 將酒菜擺在桌案之上 道童復又請示恩師 讓二位少莊主用酒 老道站起身來 這才拱手相讓 口中說道 二位賢弟 遠步至此 應當我與二位賢弟接風 這不算接風 你們二位先吃一盃酒 用一點點心 明日我再與二位賢弟接風 二位請坐吧 韓寶吳智廣一看喬玄齡這一份恭敬之意 心中暗說 常言有句話 看起來 交下朋友是防身寶 我們當初若不護避喬玄齡 今日盟兄焉能這樣的款待 韓寶含笑抱拳說道

盟兄 我們雖然來到你老的廟宇 你老不比別人 你老是我兄弟二人的盟兄 還是你老人家上坐 喬玄齡仰面大笑 說道 二位賢弟 你們遠來是客 就不必謙遜啦 再三相讓 只得韓寶吳智廣上坐 喬玄齡下首相陪 執壺把盞 弟兄們酒過三巡 菜過五味 喬玄齡這才把酒盃一推 向韓寶吳智廣說道 二位賢弟 你們二位來到敵觀 我也未敢動問 你們哥兩還是因公到此 可是還有別的事呢 韓寶此時 聽喬玄齡這一問 也就停盃不飲 遂問喬玄齡未曾開言 先長嘆了一聲 說道 盟兄 你老人家若問 小弟等此來 並非是望看盟兄 我們弟兄因事所迫 特來投奔 望兄長設法與我們兄弟劃策 喬玄齡聞聽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事 遂說道 二位盟兄 這話說得未免太遠了 咱們兄弟是生死之交 有什麼事是只管說 爲兄皆可担任 沒有什麼不能辦的事 小粉蝶韓寶 一看喬玄齡如此的親近 只得實說 就把童林下山 奉師命與一家武術 雙雄鎮掌打雷春雷振恒 帶弟子回八卦山 請師報仇 四師伯不管 韓寶又把賀豹同自己與吳智廣暗地下山 至京師尋找童林 二次比武 賀豹被打 自己與吳智廣 設法盜國家之寶翡翠鴛鴦 獨 童林被罪 聖上寬恩 童林奉命捕盜 所有之事 從頭至尾細細向喬玄齡說了一遍 復又把油坊鎮相遇 行刺未成 定計火燒巢穴林 柳未成吳得玉被殺 自己與吳智廣脫逃的情由 也說了一遍 韓寶又說道 大哥 我們弟兄兩個人 現在只落得有家難歸 有鄉難奔 萬般無奈 我弟兄二人由這才想這個法子 怎奈投兄長你老的廟內 逃災避禍 還要求想個法子 怎麼樣的報仇 將童林置於死地 喬玄齡將韓寶的話聽完 氣的雙眉倒豎 二目圓瞪 鋼牙亂錯 口中說道 二位賢弟 既來至在劣兄的飛龍觀 你們二人只管放心 安心在我這裏居住 我這廟內又沒有香火 還願的施任 決以無人知曉 我派人前去至巢穴林 打聽童林的踪跡 若知道他在於何處 爲兄必然設法 替你二人報仇雪恨 你們弟兄二人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 韓寶將喬玄齡之言聽完 遂說道 兄長你老這一份的美意 我們兄弟二人 也不敢與你老道謝 看起來還是咱們

弟兄 患難相扶 錯非兄長誰肯與我們弟兄爲力 兄長若能協助我們弟兄報仇雪恨 我們弟兄也就感彼不盡了 喬玄齡說道 弟兄手足何必客套呢 你們哥倆放心 我回頭派我廟內 採盤子的夥計王順 今天就叫他起身 至巢父林探聽童林的踪跡 然後再設法報仇 你們哥兩想 這個事情好不好 韓寶接着說道 既然如此 我們弟兄的事情 你老人家就替我們分神吧 韓寶他們將話說完 復又用酒 及至用完了早飯 喬玄齡這才打發採盤子的王順 帶着盤費起身 到巢父林打探童林的蹤跡 王順走後 喬玄齡款待吳智廣韓寶 先候王順下山東打探童林消息 非止一日 這一日喬玄齡正陪着吳智廣韓寶在東跨院閑談 就見採盤子的夥計王順 由打外面啓簾籠進來 小粉蝶韓寶見王順進來 遂對王順說道 王夥計你多辛苦打探得事情怎麼樣 王順向韓寶回答 說道 小子奉我家仙長差遣 趕奔山東東昌府巢父林 詢問鎮東俠的消息 與本地一打聽 這才知道鎮東俠率領徒弟 與姓童的 同往杭州天竺街金龍鏢局 前去鎮搗台去了 小子打聽明白 復又趕奔杭州 及至到了杭州 到在天竺街一打聽 趕情頭次開搗已竟完了 原來姓童的童林 把你老的八卦山四莊主法禪師 掌振吐血 韓寶聞聽 不由得咬牙切齒 把法禪師被打的情由 又細細的問了問 韓寶復又問 事後怎麼樣 王順就把事後未聽出兩造鏢局的動靜如何 小子不敢在路上逗留 這才趕緊回來 報告少莊主得知 少莊主你老好自己再作主意 韓寶將話聽完 遂說道 王夥計你多受累了 下去歇息歇息去吧 王順只得轉身退出去 韓寶轉身用目看着喬玄齡說道 你老人家聽見了沒有 我們弟兄與童林 真可稱後起 三江二地恨 五湖四海仇我們原打算 報兩次一掌之仇 盜國家之寶 翡翠鴛鴦鐲 不料想 此仇尙且未報 童林又掌打我四師伯 我們弟兄與童林是仇上加仇 怨上結怨 將話說完 咬牙切齒 怒行於色 喬玄齡兒韓寶切齒 在一旁勸解 遂說道 二位盟弟 何必這樣動怒 常言有句話 君子報仇 時來不晚 依我相勸 到不必發愁 自後慢慢的設法拿童林報仇就是了 韓寶聽喬玄齡之言 只得無

可如何 雖然是聽喬玄齡解勸 面上雖然不出憂愁的形色 心中總是悶々的不悅 喬玄齡暗地
 一看韓寶這幾天打不起精神來 明知道他心中悶倦 這一日清早 梳洗已畢 大家用完了早飯
 俱在跨院閑坐談話 喬玄齡向韓寶說道 賢弟 我看你這幾日 心中不爽 悶悶不樂 我打算與
 賢弟一同開開心 你可願意 韓寶聞聽 跟着說道 兄長小弟這幾日打不起精神來 你老怎麼樣
 與小弟開心呢 喬玄齡帶笑說道 二位賢弟 我打算約你們二位 到外間散逛散逛 賢弟你不知
 道 我們揚洲這個地方 要到夏令的時節 有一個很好的去處 就在我這飛龍觀 西南不遠 有
 一座御花園 乃是本處的紳商大家財主消遣的所在 裏面真有四時不解之花 長春之景 一到夏
 令的時節 就在那裏避暑解熱 二位賢弟 若要心中悶倦 咱們今天到那裏 遊玩遊玩 那裏有
 一座頂好的清香茶社 叫風暉閣 那一個茶社裏面清雅 咱們那裏吃個茶 也可以解悶 二位
 賢弟意下如何 韓寶這兩天 心中納悶 本來就無精打彩 今日聽喬玄齡之言 自己也掛念着外
 面散逛散逛 這才三人議定 將衣服穿好 喬玄齡帶着幾塊散碎的銀兩 由廟內起身 夠奔御花
 園 及至來到御花園裏 各處都看了看 果然景緻不錯 韓寶尋着自己候中燥渴 因此與喬玄齡
 商議 到風暉閣吃茶 韓寶與喬玄齡來到風暉閣茶社的時候 裏面客位 還有幾座閒着的呢 要
 靠着喬玄齡 就在外面用茶 韓寶吳智廣 皆因他二人盜國家翡翠鴛鴦鐲 有點心虛 這才與喬
 玄齡商議 在東面第三座吃着 到也清靜 因此他們三人 在雅座吃茶 真要靠着喬玄齡 在外
 面吃茶呀 童林他們來到風暉閣 這是非得遇上不可 還是韓寶心細的好 他們在第三雅座 正
 在吃着茶 就聽外面有人說話 韓寶就聽有人說道 我姓童單字名林 這一句話可把韓寶吓了一
 跳 聽完這一句話 他自己趕緊站起身形 來在門口 輕輕的把白布的單簾揭起一點兒 向外面
 觀看 韓寶不看則可 一看正趕上童林 向跑堂的提自己的名姓 韓寶一見童林 不由得氣冲牛
 斗 又聽童林 提旁邊張鼎的名字 韓寶這才點手向喬玄齡 作呼叫的樣式 喬齡

不知道什麼事啊 只得站起身形 來到門口 向韓寶說道 什麼事情 韓寶低聲說道 兄長我說什麼 怕遇上還是遇上啦 喬玄齡問道 什麼事遇上啦 韓寶隔着簾子用手往迎面那一張圓桌一指 向喬玄齡說道 兄弟你來看 就是那穿藍布大褂那一個 莊家人似的 他就是童林 我們的對頭冤家 喬玄齡聽韓寶之言 定睛細看 以爲童林是什麼樣的英雄 今日一看 原來是莊子的一個老趕 心中想就是這麼一個 他們哥兩個就怕的這般模樣 不由仰面哈哈大笑 喬玄齡剛樂到半截 未能樂完 韓寶過去一伸手 將喬玄齡的嘴與他堵住 要不然童林在外面聽東邊雅座人樂 就是哈哈的兩個字 往下的笑聲就沒有了呢 韓寶所以堵住喬玄齡的口 恐怕童林聽見 韓寶把手撤回來 用手一指喬玄齡說道 大哥你老笑的是什麼 喬玄齡見韓寶底聲說話 自己也底聲說道 韓賢弟 你與我說過童林好幾次 我以爲童林是站起頂塌天 坐下壓塌地的英雄 却原來是個老趕 你們弟兄 也致於怕的這樣 韓寶接言說道 兄長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你看着他像老趕 你老別看外表 童林武藝果然超羣 我弟兄在清和油房鎮李源得店內 我們也是這樣的小看他 致於動上手 我弟兄俱有兵刃在手 童林他徒手 我與我兄長吳智廣 尙且不是他的敵手 何況今日又加上生力的張鼎 誰都知道張鼎的外號叫風流俠鐵扇仙 真要你老一樂 讓他聽見 我與吳兄長吳智廣 豈能敵得上他二人 不但仇報不了 那可稱得起畫虎不成 反類犬了 再者令他防範 豈不成了打草驚蛇啦嗎 小弟可就是一件 猜不出童林來到揚州 有何事件 也許是知道我們弟兄往這方來 他跟蹤追跡趕下我們來 也未可知 咱是不得不防備 咱們今天還得留點神 喬玄齡一聽韓寶所說的言詞 也就不敢大意 遂說道 二位賢弟 據我想 他不準知道你們弟兄往這裏來 他要準知道 焉有不到雅座尋找的道理 咱們自己可別自起矛盾 賢弟你別着急 咱們吃咱們的茶 倘若咱們先在此吃茶 別出去 容他們走後 咱們再出去 也還不遲 韓寶接着說道 兄長之言有理 韓寶與喬玄齡商議已定 他們在雅座不住的

卷四 俠劍正雍

向外面觀看 奈因童林 爲等候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 童林老捨不得走 恨不能與司馬空見着才好 可巧又下起雨來啦 即至天快黑啦 童林與張鼎 開付完了茶錢 他們大眾才起身 童林轉身夠奔後門 張鼎衆人 也就跟隨着出了後門 韓寶容童林他們大家走後 又等了一會 這才叫跑堂的 跑堂聽雅座叫 這才來至在第三坐 啓簾進來說道客人 壺內再給你老續點水 衆位再喝兩盃茶再走 韓寶向夥計說道 我們茶也喝足了 說着話由兜囊之中 取出一塊銀兩 約在三錢來重 說道 夥計 除去你們的茶錢 剩下你喝盃酒吧 跑堂接過銀兩笑嘻嘻的說道 謝衆位爺台 說着話順手把軟簾挑起來 於是韓寶暗中與喬玄齡商議 童林他們既是由後門走了 咱們就由前門走 免得碰上 咱們繞兩步回廟 喬玄齡一聽 韓寶話說得有理 這才三人一同起身 由前面出御花園 繞道回飛龍觀 喬玄齡道路又熟 雖然下着雨 好在雨不大 及至他們來到廟門 喬玄齡來到角門門 裏面道童聽是老師的聲音 因此出來將角門開開 他們三個進來 道童仍然將角門關好 喬玄齡帶着韓寶吳智廣夠奔東跨院 來到上房啓簾籠進到屋中 小道童一看觀主回來了趕緊站起來 韓寶吳智廣與喬玄齡一同落坐 小道童伺候觀主 將身上淋濕的衣服 俱都換下來 跟着獻茶 此時天可就黑啦 遂將燈光掌上 韓寶向喬玄齡說道 兄長 小弟我忘了一件事 喬玄齡說道 賢弟你忘了什麼事啦 韓寶復又說道 只皆因小弟在風暖閣雅坐吃茶之時 我竟顧童林早走 我就忘了在後面跟蹤追跡 看看他們來到揚州有什麼事 咱們弟兄好作防備 兄長 你想我說的對不對 喬玄齡開聽韓寶之言 說道 你若不提 我還是真的忘了這個事情 這麼一來 咱們還是見不着他們 怎麼能知道他們到揚州作什麼事情來了 其實不要緊 等明日吃完了早飯 你們弟兄二人在廟等候於我 我到外面前去訪察他們的下落 果然訪着他們的下落 打聽明白他們的來意 等我回來 咱們再作計較 韓寶開聽說道 你老這主意也倒好 那麼着等明天你老就辛苦一蹣 我此時還是真有點餓啦 你老叫道童先預備點酒飯

吃完了飯 我們再作商議 喬玄齡聞聽點頭 遂剛要叫道童到厨下預備酒飯 就在這個工夫 就聽廟外有人叫門 磕的角門騰々々的亂響 又聽有人喊道 你們這廟裏頭有帶氣的出來一個 韓寶聞聽 趕緊站起來 用手往外指着 向喬玄齡說道 兄長你聽外面喊嚷 這個人我聽着很耳熟 好像與童林在一處的那個南方人的口音 韓寶正要接着往下說 又聽外面有人叫門的聲音 說道 裏面有人麼 喬着齡聞聽外面叫門 向韓寶帶笑說道 賢弟 你不必担驚 回頭我問道童出去看看 若不是童林他們便罷 若要是童林他們到此 這可應了那句話 他不來我不怪 他若來 定當叫他們受害 韓寶聞聽說道 兄長 怎麼叫他們受害哪 喬玄齡說道 不要緊哪 我問道童到外面看看 是童林不是童林 先問道童問好了他的名姓 若要不是童林 那就沒有別的了 如果真若是童林他們到此 我命道童 先將東配殿燈光掌上 把他們衆人讓在東配殿 我這裡面有的是上好的蒙汗藥 或是酒裏頭 飯裏頭 與他們將蒙汗藥下好 只要他們用下去 當時就得躺下 人事不知 賢弟 你們弟兄願意怎麼拿他報仇 怎麼拿他報仇 這並不費吹灰之力 你們弟兄此仇 伸手可報 韓賢弟 你想這個主意怎麼樣 韓寶聞聽 向喬玄齡說道 兄長此計甚好 那麼着你就吩咐道童 趕緊出去問問 喬玄齡遂回頭叫道童 出去先問名姓 回頭再往裏面讓 要不然怎麼道童見了張鼎他們先問名姓 二次出去 才說觀主抱恙在身 不能迎接 請衆位東配殿待茶呢 這就是喬玄齡所用的計策 可巧童林他們大家就沒用晚飯 叫道童預備素齋 並叫道童預備好 道童兒又喚他師弟 帮着把童林們酒飯備妥 復又回至東跨院 回復觀主 聽候分派 喬玄齡聽道童的稟報 准知道自己已蒙汗藥的力量 再說自己這一種蒙汗藥 比尋常的又不同 不差什麼久在綠林的 他也看不出來 自己算計着此計必成 怎麼也沒想到 單獨得遇見張鼎這位老俠客 精明強幹 凡事留心 可就看出他這酒裏有蒙汗藥來啦 喬玄齡他在東跨院聽道童報告酒妥 自己估量着位個時刻 酒吃下去 蒙汗藥的藥力也疑散開啦 先叫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道童到外面看看 果然用酒把他們蒙汗倒了 好請二位賢弟到前面 親手拿童林報仇 道童兒去的工夫大啦 不見回歸 韓寶在傍邊也等着工夫大啦 就教自己心虛 這才向喬玄齡問道 兄長道童至前面 怎麼這半天還不回來呢 莫非是有什麼差錯 喬玄齡仰面大笑 向韓寶說道 賢弟 你太心多 這有什麼差錯呢 並沒有別的事 爲兄此討准成 無非賢弟你不知道道童的毛病 大概不問可知 道童見他們俱受了蒙汗藥 倒在了地下 這兩個道童 不過是貪圖小利 搜查他們衆人腰間的銀兩 賢弟你只管放心 在此等候 不久道童兒必回來報信 請二位賢弟報仇 大概此時童林他們大衆 早就被那蒙汗藥治過去啦 韓寶一聽 暗中倒吸了一口涼氣 向喬玄齡說道 據小弟想不准吧 我總想童林張鼎二人精明強幹 不受咱們的計算 我想着還是咱們的道童兒 被蒙汗藥蒙汗過去啦 老道開聽 有點心中不悅 遂向韓寶說道 韓賢弟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呢 二位賢弟只管放心 就說蒙汗藥酒用不上 那也不要緊 爲兄掌中的寶劍 諒童林張鼎兩個小輩 不足爲論 喬玄齡這句話剛才說完 童林已竟手捧鴛鴦劍 來到東跨院 隔着簾籠借屋中燈光 正看韓寶吳智廣與喬玄齡他們又在屋中 妖道正自誇口 不由得童林氣冲牛斗 站在院子斗丹田一聲喊嚷 說道 咳 妖道 韓寶吳智廣三個小輩 還不出來受綁 等待何時 今有童林童海川在此 此時喬玄齡正自在房中誇口 猛然聽外面童林吶喊呼喚 遂急站起身形 回手將寶劍由腰間摘下來 用絨繩繫好劍匣 背至在背後 回手掣劍 口念無量佛 口頭叫道 二位賢弟 果然應韓賢弟方才之言 你們弟兄亮兵刃 預備動手 喬玄齡雖然是這麼說 韓寶吳智廣聽外面一喊 他們早將兵刃隨手取出來 用絨繩繫好 背在背後 然後將包袱圍在腰間 喬玄齡回頭見二人將兵刃收拾齊備 自己往前邁步 用寶劍將簾籠一挑 跟着一個箭步 竄到院內 將劍一舉 用了個金鷄獨立 左手向前一指 舉目向前觀看 就見面前站着 一人 雄糾糾 氣昂昂 身量在中等的身材 身穿藍布大褂 又肥又大 脚下白襪酒鞋 手中捧着一對子母鷄爪鴛鴦

鏡 借屋中燈光 見他並未用絹帕罩頭 紫微微的臉面 兩道濃眉 一雙虎目 鼻直口闊 大耳
 有輪 人字的脖子 太陽鼓着 眼睛瞪着 怒氣沖沖 喬玄齡明知前面站的是童林 自己往後一
 撤身 回頭剛要叫二位賢弟 沒叫出來 一看屋中燈光滅啦 沒見韓寶吳智廣竄出來 幫着自己
 動手 心中暗說 好交情啊 真要是他們弟兄由後窗戶脫逃 把我擲在廟內 與他們動手 那可
 是真不對 其實他還是真猜着啦 書中暗表 吳智廣見喬玄齡由屋中竄出去 與童林他們動手
 吳智廣也要跟着竄出去 協助喬玄齡 韓寶由背後一把將吳智廣揪住 說道 你作什麼去 吳智
 廣說道 協助盟兄前去動手 韓寶向吳智廣說道 你這個人真糊塗 吳智廣說道 我怎麼糊塗呢
 韓寶復又說道 你我在油坊鎮 與童林夜間動手 他並不用兵刃 你我手中都是利器 咱們二
 人尙且不是他的敵手 何狀今日還有風流俠鐵扇仙張鼎 咱們豈是他的敵手 吳智廣說道 那末
 依着你 應當怎麼樣呢 韓寶說道 咱們趁此由 窗戶脫逃 這就叫三十六着 走爲上策 吳智
 廣一聽韓寶之言 遂說道 你我脫逃 那末着喬玄齡怎麼樣呢 韓寶低聲說道 咱們就不管他啦
 書中代言 要按着交朋友 喬玄齡待他們二人不錯 捨死亡生 抗敵童林 吳智廣心存厚道
 要出去帮着喬玄齡動手 韓寶不但不幫着他出去動手 反把吳智廣揪住 不讓他帮着喬玄齡動手
 反教他由後窗戶脫逃 這就叫拿着老道送禮 若論交朋友 交吳智廣 不交韓寶 誰要是交了
 韓寶這個朋友 那算是倒了霉啦 不表韓寶吳智廣由打後窗戶竄出去脫逃 單表童林捧着雙鏡要
 與喬玄齡動手 忽然間屋中燈光一滅 童林就知道 二寇由後窗戶脫逃 回頭向月亮一看 見張
 鼎帶着侯俊侯玉王三虎孔秀 由外邊進來 童林向張鼎說道 兄長這屋內有盜竄的二寇韓寶吳智
 廣 他們由後窗戶脫逃 請兄長協力的帮千萬別教二寇逃走 將話說完 墊步擰腰 竄上房去
 張鼎聽童林之言 也就明白童林這個心意 拿住老道喬玄齡是無用 若拿住盜竄的二寇 自
 已可以進京請罪 國寶還朝 這就叫甯打金鐘一下 不打鏡鏡三千 拿喬玄齡不拿喬玄齡不

要緊 張鼎既然猜透童林的心意 回頭向衆人說道 你們休要叫妖脫逃 待我帮着童賢弟拿盜竄二寇 將話說完 跟着一縱身 也就竄到房上 此時童林早就看見啦 兩條黑影 由廟的西牆竄出去啦 童林遂即由跨院房上 一縱身竄在大殿的後坡 由大殿的後坡竄房越脊 越出西廟牆 可就看見前面兩個賊人 直奔正西逃走 童林脚下使使勁 由後面追下來了 後面張鼎也就向西牆跳下來了 隨後也緊跟着童林 向正西追趕二寇 前面韓寶吳智廣 向正西跑着聽後面有聲音 扭頭回頭一看 見童林張鼎在後面緊緊追趕 韓寶向吳智廣說道 兄長 馬前着點(馬前江湖吊坎 就是快點跑) 吳智廣聽韓寶叫他馬前着點 自然是腳底下使勁 一直夠奔正西 怎奈後面童林張鼎脚程甚快 這兩個人人在前面恨不能脇生雙翅 逃竄性命 一面跑着 一面回頭看後面二人堪堪追到 韓寶不由得着急 心中暗想 今日若要教童林追上 想逃性命 勢比登天還難 正自向正西逃走 大約着跑出有二里之遙 猛聽得前面 水聲響亮 韓寶一看 心中暗想 准知道童林不會水 張鼎若要會水 我二人俱都難逃 遂高聲向吳智廣說道 合字 龍溝裏扯乎(這是江湖吊坎 就是順水內脫逃) 吳智廣早就聽見韓寶說了 遂即來至河沿 止住脚步 回手現柳脇下的衣衿撕開 用刀將褲腿挑破 這爲什麼呢 就是怕跳在水中 求裳鼓起來 不好浮水 韓寶早就先止住了脚步 將兵刃背在背後 將自己衣裳 早就扯破了 回頭向童林張鼎高聲喊道 後面得兩個小輩聽真 休要追趕 如若要追趕 你家二位爺台 水中等候 河內較量 童林一看見前面是河 皆因前次在巢父林親自看見 二寇順河內脫逃 今他二人定當順水中逃走 自己不會水 遂回頭叫道 張大哥 你老的水性如何 張鼎聞聽童林之言 遂止步向童林說道 劣兄自幼 未曾習學過水姓 賢弟 我就是不會水 童林用手向西一指韓寶吳智廣說道 今日便宜你兩個小輩 放爾逃命去吧 童林將才把話說完 就見韓寶吳智廣二人跳在河中 浮水逃走 童林見二寇脫逃 回頭向張鼎說道 兄長 小弟自幼未能習學水性 怎麼你老人家 也不

會水呢。張鼎開聽童林之言，心中想道：童林這個人一面禮，許他不會水，不許人家不會水，自己想到這裏，遂向童林說道：童賢弟，誰教我不會水？那有什麼法子呢？咱們二人回廟，再作商議。童林聽張鼎之言，只得無可如何，遂向張鼎說道：咱們二人自得暫且回廟，看他們四個人，可曾將妖道擒住？倘若不是妖道的敵手，你我再協力相幫，休教妖道逃走，把他拿住，也可以消你我弟兄胸中的惡氣。張鼎點頭，弟兄二人，順着舊路而回，來到飛龍觀的西廟牆，弟兄二人仍然越牆而出，穿着夾道，夠奔東跨院，來到東跨院的門首一看，就見四個人，在院中站着，正在說話之際，童林一看心中明白，大概妖道早已逃走，童林高聲叫道：孔秀，把妖道，可曾拿住了？孔秀一見童林張鼎二人回來，遂即說道：二位老師若問，我們未能拿住妖道，他由打東廟牆逃走，我們未敢追去，在此等候二位老師。童林聞聽，向着他們四個人點了一點頭，進了東跨院，叫孔秀將火摺子恍着，一同進了上房，命孔秀將燈燭燃着，孔秀見桌案之上，放着蠟燭，隨手將燈燃着，火摺子押滅，帶在兜囊之中，然後孔秀等四個人，再兩旁垂手站立，童林與張鼎二人彼此落坐，童林向張鼎說道：兄長，二寇與妖道脫逃，這廟內的事，應當如何辦法呢？張鼎聽童林這一問，遂看了一看童林，說道：童賢弟，你打算省事的辦法，還是費事的辦法呢？童林接着說道：何爲叫省事？那個叫費事？張鼎說道：你若打算費事，你身上帶着貼身的文書，咱們帶着孔秀等搜拿小道童，明天天光一亮，你押着道童兒至揚州報案，州官帶人查抄飛龍觀，如願積份德，不必拿小道童，明天一到清晨，咱們由廟中起身回店，到店裏休息休息，咱們夠奔玉頂九龍觀，面朝南俠司馬空，咱們把飛龍觀的事情告訴他，他在本地人傑地靈，飛龍觀的事，就叫他辦啦。這個是省事的法子，賢弟，你想怎麼樣？童林將張鼎的這話已聽明白，說道：兄長，莫如小弟，就尊着你這省事的法子，張鼎容童林將話說完，復又說道：賢弟，我還有一件事與你相商，童林接着說道：兄長，有話請講，小弟願聞。張鼎說道：賢弟，這個地方道路你不熟啊。

方才二寇順水內脫逃 那段河就是三叉河 就是今天白晝 你我逛御花園裏面真山真水 月牙河內之水 是由打三叉河引進去的 方才二寇順水脫逃 偏巧你我弟兄又都不會水 二賊他方才漏網脫逃 我倒有個主意 明日請南俠至九龍觀 咱們也用不着王三虎 莫若咱們給點盤費錢 明日清晨叫他由浮橋繞至在河西 命他順着河沿尋蹤涉跡 採訪二寇的踪跡 他若訪着賊人 在那裡窩藏 咱們叫他至玉頂九龍觀 報告咱們弟兄 咱們就勢請南俠相助 捉拿盜寶的二寇 倘若是我們把南俠請出來 一詞夠奔杭州 再教王老三多辛苦幾步 讓他到杭州與你我報信 倘若擂台的事情完了呢 就勢請羣英雄協力相助 捉拿盜寶二寇 據我想那時二寇就難以脫逃 這個主意就兩不誤事 童林賢弟 你想這個主意好不好 童林一聽 張鼎說得有理 回頭叫道 王老三 王三虎在一旁答言 說道 童老師你老有什麼事情 童林用手指着張鼎說道 方才張老俠客的話 你聽明白了沒有 王三虎答道 我倒是全聽見了 童林復又說道 既然是你都聽明白了 這麼辦 我給你預備盤川錢 明天你一清早 由此起身 採訪盜寶的二寇 若要是你在九龍觀見不着我們 咱們是杭州再見 你就多辛苦蹄巴 說着話童林由兜囊之中 取出兩半錠銀子 交與王三虎 王三虎接過銀兩帶在腰間 張鼎回頭叫道 孔秀 咱們可都沒吃飯 你去到廚房看看 他那裏有蒸食 拿些來 咱們大家好歹吃點 你們大家放心 這蒸食裏頭 不能下毒物 如若蒸食裏頭下了蒙汗藥 蒸出來的時候 顏色是綠的 絕無舛錯 咱們大家好歹吃點 明天一清早好起身 孔秀聞聽 帶着王三虎 夠奔外面 到了西跨院 找着廚房 裏面現成的饅首 拾了兩盤子 孔秀不放心 又盛了一大盃涼水 兩個人一同拿起饅首 端着涼水 夠奔東跨院 王三虎啓簾子 二人進了屋中 將盤子放在桌案之上 大家這才拿起饅首 彼此都點心點心 惟有孔秀吃一口饅首 喝一口涼水 咀內還叨叨念念 我是隨吃隨喝 就是饅首裡頭有蒙汗藥 吾也 不怕 我跟着吃饅首 我就喝涼水 張鼎看着孔秀 暗含着可笑 心中說 當時不要緊 明天一

定非鬧肚子拉稀不可。大家都吃完了。坐在屋中閑談。等候天亮。等了工夫不大。東方發曉。衆人這才收拾包袱。包好了兵刃。一同起身。由廟內將東角門開開出了廟。將廟門倒帶上。尋路夠奔鈔關街。趕到來至西街口。太陽可就快出來了。衆人尋找店房。來到自己住的店房。就是店裏夥計在店門口站立。張鼎叫道：夥計。昨天沒有人來找我們嗎？夥計一見衆位客人回來了。遂笑道：好。大概昨天衆位趕上雨啦。我直等了半夜的門。衆位也沒回來。衆位請進來歇歇吧。昨天並沒有人來找你們幾位。張鼎說道：既沒有人來找。我們就不進去了。張鼎說着話帶同衆人往東走了不遠。已竟來到九龍觀。東角門之下。衆人上台階石。將要進角門。就見由裡面出來一個道童。張鼎一看。正是昨天看着的那個道童。張鼎將要去問他。就見道童向張鼎說道：老俠客。昨天我請你們幾位到裏面坐一會。你老一定要走。你老剛走不大工夫我師父就回來了。我把你老所說的話。已竟告訴我師父啦。我師父今天在東鶴軒恭候你們老人家了。要不然今天一清早也就來了。衆位請進來啦。現在我師父來了兩個朋友。俱在配殿擺棋。就爲候着你老啦。張鼎聽道童之言說道：很好。那麼着你就頭前帶路。道童在頭前引路。衆人跟隨在後。順着穿堂大殿東邊的花瓦牆月亮門。衆人走進來一看。當中是五間大殿。東西配殿。道童兒回頭向張鼎說道：你老稍爲候一候。我與你老通稟一聲。衆人只得站住。道童兒到東配殿。上台階。啓簾籠進去。童林就聽屋中有人樂着說道：昨夜燈花報喜。今天貴客臨軒。但不知那一陣香風把張賢弟颺到敝觀。聲音未住。就見由配殿簾籠一起。跟着道童出來一位仙長。童林看着心中暗想：此大莫非就是南俠昆崙道長。就見這位仙長。身量在中等身材。身穿藍布道袍。腰中繫着一根黃絨繩。燈籠穗在一傍邊飄擺。藍布的中衣。足下白襪雲鞋。脇下懸着一口寶劍。往臉上觀看。面若滿月。兩道蠶眉。上面壽毫多長。一雙虎目。鼻如懸胆。口似塗珠。牙排礮石。大耳有輪。頭頂上白髮高挽。上面扣定樺木道冠。竹簪別頂。領下一部銀髻。根根見肉。可稱得起髮似山頭雪。髯鬚九秋霜。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手中拿定樹棕的拂塵 滿面的笑容 就見張鼎 往前搶步 口中說道 道兄 小弟久未問候 你日來得幽莽 望兄恕過 說話間要行大禮 仙長連忙向前相摻 口中說道 張賢弟 昨日聽道童言講 劣兄未能招待 千萬可別怪我 說話間將張鼎摻起 張鼎遂即扭項向童林說道 童賢弟 我與你介紹一位朋友 這位仙長 就是覆姓司馬 單字名空 江湖人稱南俠客崑崙道長 皆因仙長水性精通 江湖上人稱海內尋針 說着話張鼎用手一指童林 向南俠客說道 道兄 我與你老人家介紹這一位猛怔的兄弟 此人姓童 單字名林 你們弟兄彼此見見 彼此都要關照 童林此時早就聽南俠客大名 正恨相見之晚 遂向前趕步 說道 道兄在上 小弟童林摻見了 仙長向前相摻 說道 閣下莫非是江西臥虎山 奉命下山 與一家武術 就是賢弟你嗎 童林趕緊答言 不才正是小弟的賤稱 仙長遂往後一看 後面還跟着三個人 仙長用手一指 說道 張賢弟這三位是誰 張鼎這才把孔秀侯俊侯玉叫過來 與仙長引見引見 仙長帶笑相攔 說道 衆位英雄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 請到裏面配殿談話 小道童跟着政廉籠 仙長這才往裏面相讓 童林在前 衆人在後 童林來到屋中舉目觀看 就見迎着面正當中一張條案 前面一張八仙桌 左右兩旁邊太師椅 屋中也是掛着名人字畫 挑山對聯 也擺着許多玩器 八仙桌子上放着棊盤 有二人 在那裏下纂 上面坐着這位 是一位出家的和尚 胖大魁梧 站起來大身材 穿着灰色僧衣大領闊袖 外罩灰色大坎肩 脚下胖襪僧鞋 往臉上看 頂平頂圓 紅潤的臉面 頭頂上已謝頂 正當中三塊疤痕 兩道蒼眉 壽毫遮目 二目如燈 鼻直口闊 青須須的新刮的鬍子查 大耳堪可垂肩 下首坐着一位 身量不高 比中等身材 還矮一點 身上穿米色綢子大褂 腰中繫着一根細絨 白棉綢子中衣 白襪厚底雲鞋 伸出手來 指甲有二寸多長 往臉上看 兩道細眉直插入鬢 深眼窩子 黃眼珠子 高鼻樑兒 三角棱角口 雪霜白兩撇掩口鬍鬚 頭上謝頂 白剪子股的小辮不長 紮着紅頭繩兒 元寶的耳朵 一僧一俗 正自着棋 道童在旁邊伺候 這

二位一見仙長陪着朋友進來，只得停手不戰。仙長帶笑說道：「禪師我與你介紹個朋友。」和尚只得站起身形。仙長用手一指張鼎向和尚說道：「這位姓張名鼎字子美，江湖人稱風流俠鐵扇仙。」又衝張鼎一指和尚，說道：「這位師傅上普下照，二位彼此多要親近。」張鼎只得向前抱拳行禮。和尚並手相還。又向張鼎說道：「這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至友。」說話用手一指這位俗家。這位老英雄姓陶名潤，字少仙，江湖人稱袖手東方朔。張鼎只得向前，彼此見禮。司馬空回頭叫道：「童賢弟，你老也過來。」我與你老介紹介紹。童林向前邁步。仙長將要用手指和尚，遂問童林道：「這位師傅，賢弟不認得嗎？」童林答言：「未曾見過。」司馬空扭項問道：「禪師，你老不認得這位嗎？」和尚口念阿彌陀佛，小僧未曾見過。司馬空閒聽，往後到退，不由得迎而大笑說道：「你們二位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又向童林說道：「你真不認得這位和尚嗎？」童林答道：「實在沒見過。」仙長用手一指和尚，向童林說道：「這位就是你老的師兄上普下照，江湖人稱長眉長老，鐵臂單師。」童林聞聽，趕緊向前搶步，雙膝跪倒，稱師兄在上。小弟童林大禮參拜。和尚往旁一閃，伸手相摻。口中說道：「師弟請起。」童林行禮之時，心中暗含納悶，自己想當初學藝下山之時，雖有師兄，不知現在何處居住，怎麼會今日就知道我啦。童林雖然是這樣想，他那裡知道，當初童林學藝下山之時，仙長尚道明，雖是那廣告童林，其實仙長知道和尚在那裏居住。早就遣人與普照送信，又與他收了一個師弟，姓字名誰家鄉住處，所傳的枝藝，怎麼讓他與一家武術，早就派人報告於他。若不然和尚怎麼能知道呢？就是司馬空知道，也是和尚告訴他的。那仙長尚道明，單不告訴童林，所為何故呢？其實裏面也有個原因。只因尚道明何道源，二位仙長不告訴童林他師兄的住處，只因命童林下山，別開天地，再造一家，另立一家武術，教他獨立一家呢？俗語有句話：「藤蘿繞樹生，樹倒藤蘿死。」這兩句話，就是此人自立。仙長所以命童林自立一家武術，所以知道和尚的住處，偏不告訴童林，為是叫他自已獨立的性質。童林那裏知道，其中有這些

個原委 童林這才與親師兄相逢見面 長眉長老鐵臂禪師普照 將童林摻起來 從新大家彼此見禮 司馬空在旁邊 念無量佛 今日親師兄弟相逢見面 真是可喜可賀 請大家入坐談話 這才衆人分賓主落坐 張鼎抬頭看見孔秀與他師父行禮 師生二人 正敘離別之情 陶潤陶老英雄 正問孔秀 訴說近日的景況 孔秀與老師備敘離別之情 張鼎在這邊 命侯俊侯玉過來與大家見禮 禮畢 旁邊站立 崑崙道長司馬空 向張鼎說道 張賢弟 昨日爲兄回廟 聽道童言講 賢弟等來到九龍觀 爲何不在廟內住宿 反倒外面住店 若要交朋友們知曉 一定怪劣況待友不恭了 再者廟內有道童扶持 也沒有什麼不妥的 張子美帶笑向仙長說道 道兄 你老人家可別提啦 我們昨日若要住在你老的廟內 什麼事情可就遇不見啦 司馬空聽張鼎之言 甚爲詫異 遂問道 張賢弟有何所 劣兄願聞 張鼎遂將在店內打算住店住宿 又把童林要逛御花園在風暖閣吃茶遇雨 語入飛龍觀 巧遇盜寶的二寇 驚走喬玄齡 韓寶吳智廣順三叉河脫逃 自己出的主意命王三虎尋蹤涉跡 尾隨密訪 今日回店 才至你老的貴觀拜訪 所遇的事 滔々不斷 向仙長說了一遍 司馬空聞聽 不由得臉上發赤 嘆了一口氣說道 張賢弟 論起來你我弟兄既有俠客之稱 豈能令賣薰香蒙汗藥的賊人 在此逗遛 怎奈他在本地無案 我這才姑且容寬 未想到他廟中 竟敢窩藏盜國家至寶的二寇 難爲賢弟 將他等趕走 回頭劣兄派道童 前往揚州州官衙 拿着我的名片 請州官派官兵查剿 並非是劣兄結交官府 賢弟你是知道的 這揚州的州官 乃是本廟的施主 命道童持片前往倒可以辦得倒 這個事到不要緊 我請問張賢弟 童海川因何捕盜 我倒要與賢弟問個明白 張鼎見司馬空問童林捕盜之事 遂將童林出世以來的始末 也與仙長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司馬空聽張鼎之言 方才明白 童林是奉令帶罪捕盜 遂又向張鼎問道 張賢弟童海川是揚州 是特爲捉盜 是還有別的事呢 張鼎聞言 帶笑開言說道 道兄若問 我們弟兄此來 並非爲捉盜之事而來 我們此來專爲得是鎮東俠侯振遠杭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州鎮播 小弟也在內 只皆因助播無人 未有特色的英雄 只因小弟多口 在鎮東俠面前 將兄長介紹杭州助播 成全鎮東俠之名 只因昨日到此 未曾仙緣 這才有飛龍觀這一舉 今日小弟見着兄長 務必兄長慨然應允 小弟方才放心 小弟原爲的是成全朋友起見 我想兄長也未有什么麼推却 司馬空聞聽 不明白其中的原故 遂向張鼎說道 張賢弟 這杭州立播 又是怎麼一件事呢 其實司馬空早就知道 這是明知故問 張鼎見司馬空問杭州因何立播 張鼎遂不慌不忙 就把黃燦與潘龍 爲爭魚業公司的起見 兩下屢次羣毆 因而呈稟在案 杭州府當堂批准 在北高峯立播百日 賭鬪勝負 就把頭次開播 童海川掌打法禪 兩造閉播 鎮東俠太湖要鏢 事情剛完 北俠秋田趕到杭州 要求開播 鎮東俠意欲抵抗 就把自己多口 介紹苗澤 與仙長司馬空 前後的情由 細細的說了一遍 復又說道 小弟之意見 打算請道兄 與苗澤二位到杭 苗潤雨掌中紅毛刀 三十六路天罡刀 可以抵抗北俠秋田三十六路天罡劍 並有關下鍾危烈五手 也可以抵抗北劍 正是他勁敵對手 不知道兄 可肯二次出山 協力相幫 仙長意下如何 小弟願聽你老的示下 司馬空將張鼎之言聽完 遂說道 張賢弟 論起來你到是一份熱心 內中可有一件 此劍之威名 也不是我長着他人的威風 滅着自己的銳氣 秋田秋佩雨 掌中一口轆轤劍 名振寰宇 威鎮華夏 就是劣兄 雖然有些許的名望 不過也就是大家抬愛 論起來鎮東俠掌中小聽風寶劍一口 一百單八招青龍劍 人所皆知 張賢弟三十六路點穴法 世界罕有其匹 童海川與一家武術 別有奇能 衆位之絕藝尙不能抵抗秋田 何況劣兄 論起來我的武術 乃個人之末技 實無可長 衆位不能抗敵 何況是我 論起我自己的身份 乃是一出家的道士 這擂台分明是殺人的戰場 出家本當戒的是殺盜淫妄酒 豈敢妄開殺戒 無奈江湖英雄 大家抬愛與我 稱我爲南俠 其實我不趁其稱 既然身負天職俠義之道 別說賢弟還親自而來 就是賢弟有二指寬的字東到此 爲兄也當謹遵 所以義不容辭 今日賢弟之要來 我可有個條件

要在衆位面前啓齒 張鼎聞言 說道 道兄有何要求 小弟願聞高論 司馬空帶笑說道 賢弟杭州立播 北劍秋田到此 無理的要求 據我想 這裏面有個參差 因爲什麼呢 只因北劍到此 鎮東俠就應當托相機之人 面見北劍 疏通潘黃兩家的錯誤 從中調停 免走武力相見 大概我想北劍既有俠客之稱 當遵道德公理 若要言歸於好 豈不兩造和平解決 爲兄我自己的意思 打算隨賢弟至杭州 劣兄作書 以調停的資格 請北劍過鏢局直接談話 北劍秋田若以俠義道爲重 遵爲兄之調停 你我弟兄 又多得一位道中的朋友 如若北俠 不以俠義爲道 以血氣之勇 武力的壓迫 不容爲兄入詞解和 一派的蠻橫 那可就無法 取和平的上策 然後衆位俠客再以武力解決此事 爲最後之策 不知賢弟你的意下如何 司馬空這句話尙未說完 童林在旁邊答言 仙長之高論 乃是童林之初心 但願和平 如若北俠無理不重俠義道 童林願從仙長之後 今既仙長慨然允諾 二次出山棄清靜之地 而投事非之場 我這裏替鎮東俠侯振遠 代爲致謝 仙長司馬空 聞聽童林之言 意氣慷慨 鼓掌大笑 隨口說道 童賢弟好直爽的人哪 真令貧道佩服了 司馬空扯項向普照禪師說道 師弟今貧道許可 明晨起身 前往杭州 師兄你可是回廟啊 還是有別的思想呢 鐵臂禪師普照 聞聽司馬空之言 心中暗想 仙長之言 話內有因 我是童林的親師兄 司馬空反叫我回廟 他是朋友相交 反到棄清靜 而投事非之場 我若前住 與世情上有一點不合 想到此處 遂向司馬空含笑說道 仙長既肯前往協助我師弟 與那鎮東俠 我豈能觀望不前 仙長若肯携帶於我 我情願相從仙長之後 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司馬空聞言 口中說道 禪師既然願往 這也是禮所當然的 仙長回頭又向陶潤說道 陶老英雄 我們此去 我老人家呢 陶潤聞聽司馬空之言 手捻着雪白的髯口鬚鬚 笑喜喜的說道 仙長論起武術 我可不如你們僧道二公 既然大家俱肯幫助朋友 如若你們二位不嫌人多 把我帶着到杭州 就說是若要我到了看台上一坐 常言有句話 掃帚戴帽子 也算是個人吧 我知道我的

能爲小。別人可看不出來。不准知道我的能爲小。若要能肯把我算上。我也情願前往。童林在旁邊答應說道。陶老英雄既肯前往。我們請他請不到。我這裏先謝謝。陶潤道。那裏話來。仙長咱既然先說着話。你老叫道童兒預備點酒。就在你老這廟裡面。與他們幾位接々風。咱們大家喝着酒也得說話。司馬空轉面叫道童兒收拾桌案。預備酒飯。道童轉身出去。就在這麼個工夫。童林抬頭一看。就見簾籠一起。由打外面進來兩個人。一面一個。垂手侍立。不看則可。童林一看。含着喝彩。心中暗道。好機伶的兩個童子。上首站着這一個。身量不算甚高。大約着也就是十八九歲。生就得身體窈窕。身穿白縐紬子褲褂。青緞子雲鞋白襪。外罩寶藍綢手大褂。往臉上看。方面重額。寶劍眉。豹子眼。準頭豐滿。肩似丹霞。頭梳雙丫髻。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面若冠玉。真不亞如處女。美貌之中。抱着一團英風。下首站着這一個。身材與上首那個一邊高。衣服也穿得一個樣。就是五官不一樣。下首站的這個。圓臉膛。臉上白中透潤。兩道細眉。直插入鬢。一雙圓睛。準頭豐隆。高菱角。口大且垂輪。頭上紮着衝天杵小辮。上面紮着紅頭繩。前髮齊眉。後髮蓋頸。看着誘着頑皮。顯出一番的精神。童林看着是真真的可愛。正看之際。就見這兩個孩兒。向着仙長行禮。口中說道。老師在上。弟子參拜向仙長行完禮。站在一傍。垂手侍立。就聽司馬空說道。你二人不在後面用工。到此何事。就聽下首站着這個孩兒。向仙長說道。師傅你老人家。前次不是與我們說過嗎。那一位在此。你老不是說。與我們弟兄見々嗎。仙長未及答言。童林在旁問道。道兄。這二位少公子。是你老的什麼人。司馬空聞聽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一個梳雙丫吉的。他是我的一個同宗一家的侄男。皆因他父母故去。無人照管。我將他收留在廟裏。傳習他的武藝。今年一十九歲。名叫司馬良。我與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作玉麒麟。復用手一指下首這個梳衝天杵的說道。這一個姓夏乳名叫九齡。他家就在我廟的對面。只皆因頭些個年。鬧瘟疫的時候。他父母雙雙喪命。剩下此子無依無靠。我憐惜他孤苦。對他收在廟裏。作

爲弟子 傳習他的武術 我與他起了一個外號 叫多臂童子 今年也十九歲 生日比司馬良小兩個月 這兩個孩子就是頑皮 不正徑用工 着實的可惡 童林聞聽向仙長說道 適方才道兄所言 這個孩子外號叫多臂童子 大概許會暗器 司馬空答言說道不錯 司馬良傳習他會打十二枝芽 陵毒藥鏢 夏九齡曾打三稜凹面透風毒藥神箭 童林聞聽面對司馬空一陣冷忱 帶笑說道 仙長你老人家身爲俠客 此二位少公子年幼 若要傳授毒藥暗器 無乃大過 童林生平口直心快 暗中激刺司馬空 既爲南俠客 不應傳授弟子毒藥暗器 這話說得透着悞 連張鼎衆人在旁邊聽着 也是一愕 惟有司馬空聽童林之言 臉上不由得發赤 湊咳了一聲說道 童賢弟 你這話責備的甚是 貧道 既有南俠之稱 不用說毒藥 就是暗器我也不當傳 若要是傳授此二孽子 打毒藥暗器 一來有傷陰陽 再者亦當促壽 怎奈其中有個原因 司馬空不荒不忙 把二人偷學毒藥暗器 從頭至尾 滔々不斷 細說了一遍 書中暗表 當初仙長傳習夏九齡司馬良二人武術之時 只因愛惜他二人聰明伶俐 傳習他二人各種拳腳 各樣的兵力 並竄高跳矮 小巧之能 只皆因司馬空幼年尚未成名俠客之時 各種的暗器 均都能打 並且還會打毒藥鏢 毒藥袖箭 及至成名爲南俠啦 這個暗器 可就不能再用了 只皆因俠客二字 乃是正大光明 就是打多好的毒藥暗器 也是暗地傷人 正人君子 絕不用暗器傷人 何況加之以毒藥 更顯着傷德 所以司馬空既稱爲俠客 犯法的不作 連犯惡的話都不應當說 所以成名俠客 是暗器 一概不能用了 司馬良夏九齡練武術的時候 這兩個人 要求司馬空傳授他們暗器 仙長不傳 他兩人苦苦的哀求 司馬空既愛惜他們兩人 這才傳給司馬良打四稜面勁鏢 傳與夏九齡打四稜勁袖箭 這種並非是暗器 是平常小孩子的玩藝 就是平常廟會中所賣的那種物件 也就是平常練着玩的 仙長也不在心 他們是愛練不練 只因司馬空在廟中閑暇無事 悶坐無聊 猛然間想起自己打毒藥暗器之時 自己早存下一份打毒藥暗器的毒藥 放的日子甚久 恐怕糟踏壞了 皆因這幾

種藥難以尋找 什麼毒藥呢 就是三種 頭一種 就是仙鶴頂上紅 第二種就是金星蛇的舌尖血 第三種就是魚尾針鋒上的毒 這三樣蛇藥怎麼這樣利害呢 平常小說裏 講比說 若衆人中 了毒藥暗器 必是半身麻木 動轉艱難 傷口發黑色 子不見午 十二個時辰准死 這個意思由於何處而起呢 皆因俱在這三種毒藥之內 就以仙鶴頂上紅說講他的藥性 這種毒藥並非是人吃下去肝腸寸斷 皆因他這種藥力 單有說詞 平常的人有看見過仙鶴吃蛇的 也有沒看見過的 在下是親眼得見 當初滿清時代 老七爺府內 養活着兩隻仙鶴 由外面買來的大小菜花蛇 先由磚築成磚剝 把買來的蛇全放在裏面 講比說仙鶴要吃這個菜花蛇吧 那個仙鶴就在磚剝的傍邊一站 仙鶴用嘴 往磚上一磨 只要磚剝內有蛇 他自己就爬出來了 仙鶴用爪一按 菜花蛇就把身子纏在仙鶴的兩條腿上 仙鶴一低頭 用嘴一剪 這個菜花蛇立刻成爲數斷 仙鶴一斷一斷的將菜花蛇吃完 若有人在旁邊看着 仙鶴頂上那個紅肉包 上面當時就起一個黑點 那個黑點就是菜花蛇身上的毒氣無論什麼毒蟲 只要仙鶴吃下去 立刻毒氣就歸在仙鶴頂上 人要把仙鶴活着將他頭頂上的肉包兒 用竹針刺破 流出血來 就叫仙鶴頂上紅 這種仙鶴頂上紅 人要吃下去 當時立死 他那一種毒氣 專定人週身的血道 人若週身上下血脈不流通 當時必死 要按着毒藥暗器有這一種毒藥 打在人的身上 週身麻木不仁 就在仙鶴頂上紅的力量 若不然受毒藥暗器的人就不能動轉呢 這說的是仙鶴頂上紅 再說說金星蛇的舌尖血 這一種蛇 北方沒有 出在廣東 這一種並不是多大 約在一尺多長 兩個腦袋 週身一身的金星 他的身子並不粗 也就有手指粗細 這一種蛇俗呼叫兩頭蛇 他住至在深山之內 他要走 是順着草尖上走 其快無比 講比行路之人若要遇見他 這個人就不容易活 他若見了人 他在起崩 吐那舌信子 專刺人得二目 人若被他刺上 子不見午 其人必死 若不然列國上有一斷 叔孫敖埋蛇拜相 皆因在湖廣地面 人若遇上此蛇 難以得脫活命 故爾這一種蛇 人設法活着

擒生 單有法子取他舌尖上的血 若要配在藥器之內 打在人的身上 子不見午 十二個時辰 清氣歸心 一定得死 所以配毒藥暗器 是離不開這一種血 再說鱧魚 若要到河內打魚的漁人 如遇着鱧魚 拿網把他打撈上來 俱都覺喪氣 因為什麼呢 此種魚有三個尾的 還有兩個尾的 這種魚尾 若碰在打魚的身上 只要一見血 傷口便發黑色 醫藥難治 非得將人爛死不可 再不然就得將魚網撞破 若要打魚的撈着這種魚 先把他的尾 給割下來 就是割下他尾來 他這個尾還不死 若要人遇上 還是受不了 將他趕緊埋在土內 方保無後患 此尾針若要破 畫符念咒的得去 用符咒一催受七七四十九日 可以飛劍殺人 名曰鱧魚劍 若配毒藥暗器 內中他必須有鱧魚鋒中毒 若不然毒藥鏢打在人的身上 傷口是黑的 就是這種藥氣 所以仙長 司馬空 當年得這幾味藥的時候 很不容易 自己捨不得把他扔了 猛然間自己想起來 自己又 買了三十六味羣藥 以這三味為君 羣茶為臣 按君臣佐使 自己一個人又忙不過來 這才看見 司馬良夏九齡二人在旁站立 司馬空叫道 司馬良夏九齡 為師意欲將這毒藥暗器的藥配好 只因我一人忙不過來 明日清早 司馬良你拿着戲子 秤三十六味羣藥分量 夏九齡明日清早帮着 為師配藥 司馬良夏九齡在旁答道 謹遵師命 夏九齡司馬良二人 陪着仙長用過了晚飯 這才 回西配殿安歇 司馬良坐在床榻之上 將要安睡 夏九齡坐在榻上 面向着師兄司馬良說道 今 日恩師 命你我兄弟二人明日清晨 幫着他老人家配藥 師兄他老人家的用意 你知道嗎 司馬 良說道 我不聰明 師弟 你說是老師有什麼用意呢 夏九齡說道 師兄你這個人怎麼不明白呢 明日清早 師父叫你我弟兄幫着他老人家配藥 並非是用咱們配藥 皆因他老人家 為的是試 探你我弟兄是真聰明 是假聰明 若要是真聰明 他老人家既稱為俠客 絕不能再傳你毒藥暗 器 他這是明為配藥 暗傳你我弟兄 咱們若要不要學 未免虧負了他老人家一片好心 師兄你老 想我說的這話對不對 司馬良聽師弟夏九齡說的這片話 甚為有理 遂叫道 師弟 那

未着明天一清早配藥的時候 你记住了怎麼配 我把那藥的分量記好 師傅若要問 咱們可也別說 師傅暗含着傳 咱們是暗含着受 夏九齡說道 師兄你老這說說的對 咱們就來個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語中 弟兄們將此事商議已定 頭天甚麼事也沒有 頂到第二天 用完了早飯 仙長司馬空 把夏九齡司馬良叫至面前 把買來的羣藥 叫司馬良從新拿戥子 按着分量 秤這個藥 把三味毒藥拿出來 叫夏九齡帮着配藥 仙長是無心 他二人是有意偷學 已至將藥配完了 仙長收拾完畢 將藥用紙包好 存放在東配殿北裏間銀櫃之內 用鎖把櫃鎖好了 仙長以為是沒有事啦 不料想夏九齡與司馬良暗地商議 弟兄手內又有錢 在外面托人買這三種藥 這三種藥就是仙鶴頂上紅 金星蛇舌尖血 鱧魚尾上的中鋒 很不容易買 三四個月的工夫 夏九齡才把這三味藥買齊了 又把三十六味羣藥 按着分量買來 因司馬良夏九齡二人 把毒藥配好 就不用原先鏢與那個袖箭啦 夏九齡定打的三稜凹透風袖箭 定打了三稜凹面透風鏢 在鏢尖子上 有一個小窟窿 把這毒藥捻成丸子 裝在鏢內 袖箭也是如此 這種暗器最利害啦 要是打上人 見了血 這種藥是見血就順着血管子 毒氣可就進去啦 可有一樣 打上人並不甚痛 就彷彿香火頭燒的一般 可有一樣 工夫等不了多大 半身麻木 動轉困難 若要不會治毒藥傷痕 子不見子 十二個時辰準死 不用說這種暗器還有毒藥 就是打在人的身上 若要起鏢的時候 皆因凹面透風 傷口若一受了風 就毒夠人事不知 遇巧了就能有性命之憂 這種暗器 夠多們利害 司馬良 夏九齡 他二人暗地用工 製造毒藥暗器 司馬空並不知曉 日子長了 惟有這兩個孩子 除早晚用工之外 沒有事的時候 也不曉得研究研究 時常在外面走走逛逛 司馬空時常的管束 怎奈這二人不聽 司馬空打算要重責他二人一頓 這一日仙長在東配殿 問小道童看見司馬良夏九齡他們二人沒有 道童回稟 方才還在廟中呢 大概此時到外面玩耍去了 司馬空聞聽 不由的動怒 口中說道 這兩個小冤家 不懂的用工 竟自貪玩 真正的可惡

司馬空心中暗想 莫如我到西配殿東裏間 看看他們的兵刃 若是兵刃長了鏽 就抓他們這個錯處 重責他們一頓 自己將主意拿定 手拿着拂塵 由東配殿出來 夠奔西配殿 司馬良夏九齡 他二人住在西配殿北裏間 仙長來到屋中一看 屋中收拾得甚爲干净 無法找他二人的錯處 就見牆上掛定亮銀練子錘 亮銀練子鏹擦得很亮 一點鐵鏽也沒有 就見牆上掛鏹囊 心中暗想 鏹要是長了鏽 抓這個錯也可打他 自己想好了這個主意 由打牆上把鏹囊摘下來 仙長一看 吓下一跳 心說不好 這兩個孩子 竟敢偷我的毒藥 暗裝毒藥鏹 自己想到這裏 隨手又將袖箭的囊取下來 一看也是毒藥袖箭 心中吃驚不小 仙長遂用手將袖箭囊捲在一處 拿着由打西配殿出來 來到東配殿之內 將兩個囊放在桌案之上 回身進北裏間 來到裏間屋中 取鑰匙 將銀櫃鎖開 又將櫃蓋打開 不看則可 一看嚇得呆々發愕 自己配得毒藥未動 心說不好 莫非這兩個孩子在外面結交匪人 或下三門的淫賊 配毒藥暗器 若要如此 此二人身爲下流 等他二人回來 我必要追問 司馬空自己將主意拿定 將櫃蓋蓋好 仍然鎖上 由裏間屋出來 坐在外間屋椅子上 叫道童 取戒尺伺候 道童兒不知何故 只得獻與桌案之上 司馬空問道 童說道 你到外面看看去 若要是司馬良夏九齡他二人回來 可千萬別說我要打他二人 也別說我把他二人的暗器拿到東配殿 就說我叫他們有事 復怒冲々の說道 你要是告訴他們 他二人若要跑了 我可是拿你是問 小道童聞聽 連連的稱是 道童兒退出東配殿 夠奔東角門 等候司馬良夏九齡 來在角門 等了工夫不大 就見夏九齡在前 司馬良在後 二人笑嘻嘻的進了角門 道童見他們二人進來 倒是一番好意 怕他二人挨打 道童趕緊迎上前來 口中說道 二位師兄 此時可千萬別進廟 你們二位趕緊躲一躲吧 師傅把你們的鏹囊袖箭囊拿到東配殿 告訴我不讓我說與你們人 若見着你們二人 就說師傅叫你們二人 師傅把戒尺俱都預備好了 你們二人若到東配殿 這一頓打 准輕不了 司馬良聞聽 嚇的翻目咋舌 夏九齡在傍邊

站着冷笑 司馬良向夏九齡說道 師弟 眼看着就要挨打 你怎麼還喜歡呢 莫若咱二人還是躲
 避々々 夏九齡聞聽 說道 師兄 你說的這話不對啦 咱們淨躲會子 那還辦的了嗎 語俗有
 句話 醜媳婦怕見公婆是不成的 躲會子當得完了嗎 只要師兄你大着點胆子 跟着我到東配殿
 面見恩師 你可別說話 我管保不能挨打 師傅問話 自有我對答 你要是一跟師傅說話 挨打
 我可不管 有什麼事都有我啦 司馬良聞聽 說道 師弟你有什麼主意 先告訴我行不行 夏九
 齡說道 說出來就不靈 啦 咱們還是這就走 說着請夏九齡在前面行走 司馬良無奈只得跟隨
 二人來到東配殿門首 啓簾籠來到屋中 司馬良一看 恩師坐在上首椅子上 桌案上放着鏢囊
 袖箭囊 並打人的戒尺 老師怒形於色 二人向前與老師行禮 說道 恩師在上 弟子參見 說
 完了話 二人向兩旁一站 仙長司馬空看着他二人瞪着雙睛說道 我且問你二人 何人傳授你二
 人配毒藥暗器 結交的是那路匪人 從實說來便罷 如若不然 爲師定當重責你二人 司馬良不
 敢答言 扭頭看着夏九齡 並不害怕 從從容容的 向着老師說道 師傅若問 弟子不敢明言說
 出來 恐怕師傅生氣 司馬空說道 你只要實說 我定當寬恕 夏九齡硬着面孔 向仙長說道
 師傅若問弟子也不敢在外面結交 你老問配毒藥的情由 也沒有別人相傳 乃是恩師所教 司馬空
 聞聽說道 你滿口的胡說 夏九齡 爲師何時傳授於你 配毒藥的暗器 夏九齡聞聽說道 師傅
 休要動怒 容弟子慢稟 仙長道 爾要講 夏九齡說道師傅你老人家若問 你老人家自幼年之時
 會打毒藥暗器 會配毒藥 頂到成名俠客 所有的暗器 俱都不動 也不能將毒藥暗器傳
 人 你又恐怕後人不曾 將毒藥暗器的方子失傳 這才想起配毒藥 命我師兄司馬良秤各味藥的
 分量 命弟子幫着你老配毒藥 似乎配毒藥暗器這一種藥 若要製造之時 必須秘密背人 恐怕
 人習學了去 你老既叫我們師兄弟幫着你老配藥 你老明着是配藥 暗含着你老是相傳 我師
 兄弟二人不學 豈不虧負恩師的一片好意 可見得我二人太無智識 因此弟子與我師兄司馬良

商議明白 他們記住羣藥的分量 我怎他樣製造之法記住 這才托人買藥 配製已成 還不是師傅所教嗎 司馬空聞聽搖頭說道 不能 這是你二人說謊 完全遮飾之詞 若果是你們記住我的藥料 我命司馬良將三十六味羣藥的分量名目 他背誦的下來 你把怎樣配製之法說明 我便饒恕你二人 如若你二人說不上來 我把你這兩個小冤家 竟敢在我面前說謊 非得把汝二人雙腿打折不可 夏九齡說道 弟子願遵師命 扭項回頭向司馬良說道 師兄你把三十六味羣藥名字分量 細細的說與好師 司馬良聽夏九齡之言 即將三十六味藥的名目分量 照那天幫着老師配藥的時候所稱的一一說清一點不錯 夏九齡也把如何炮製 怎樣配法 滔々不斷 也說了一遍 司馬空聽兩個徒弟所說 一點也不錯 遂嘆氣說道 咳 只因我一念之錯 不應當叫你們幫我配藥 未想到你們小猴子 偷着學去 也罷 既然你二人將毒藥暗學去 我也就無刀挽回了 可有一樣 大凡正大光明的人 皆不以暗器傷人 既爲暗器 已屬不仁之極 人的心腸何其毒狠 何況又加之以毒 自古至今 這使用暗器的人 皆未得善果 後漢黃忠 生平以百步穿楊箭 爲自己之長技 終死於穿楊箭之下 所以是用暗器傷人 都難促壽 何況是你二人 小小的年紀 既然是你二人已習學了去啦 我也無法 可是平常的時候 不准你們使用 拿着他防身 若到至急至危 方准用此暗器 保護自己性命 無故若要輕使枉用 我是斷斷不准的 你二人可要牢牢記住 司馬良夏九齡二人 向恩師說道 情願謹遵師命 仙長司馬空復又問道 治毒藥傷痕的解藥 你們可曾學會 夏九齡在旁邊接着答言 說道 師傅你老人家不是還沒配了嗎 仙長聞聽心說 這倒好 我要是一配藥 他們一定是學去 遂向夏九齡司馬良二人說道 毒藥暗器的方子 你們已竟學了去 何況是解藥的方子呢 仙長說着話 遂够奔裡間屋去了 工刻不大 由裡間屋出來 手中拿着一個藥單子 向夏九齡說道 這就是配解藥的單子在此 仙長遂又把遇見什麼傷 用什麼藥治 仙長又告訴他們二人一遍 司馬良夏九齡牢々的記住 若不然到後文書 雖

然二人會打暗器。怎麼輕易不用呢？就是今日仙長的囑咐。那位說：「這個劍俠圖，一個毒藥暗器，說了這麼半天，閱者諸公，有所不知，要按着這個筆法，名曰隔年下種的筆法，趕到書要說到中套，山東金鳳凰莊，鐵臂崑崙石鐸石老俠客，身中鋸齒峨眉毒藥弩箭，怎麼南俠單獨能治毒藥傷呢？所以今日先提說，到後文可就不顯着突如其來，閒言少叙，書歸正傳。」仙長今日被童林這一句話，說的心中不安，既爲俠客，豈能傳授毒藥暗器？再說他二人又年輕，焉能傳授此藝？只因童林這一問，仙長方將傳授毒藥暗器始末，向童林說了一遍。童林這才心中佩服。童林看着這兩個孩子，長得聰明伶俐，又聽仙長所說，他二人巧學配毒藥的方法，未免看着司馬良夏九齡他們二人的注目，仙長在旁邊看童林看這兩個孩子，透着一番愛慕的樣式，心中暗想：這兩個孩子，在廟裏終日在面前淘氣，在外面惹禍，今童林獨立一家，綿絲柳葉磨身掌，天下之絕藝，我何不令二豎子拜他爲師，日後可以成名天下，也免得日日在廟中，讓我費神。遂含笑向童林說道：「童賢弟，你看這兩個孩子，你愛不愛？」童林正觀看司馬良夏九齡，想他二人聰明絕頂，猛聽南俠司馬空的呼叫，遂轉回面來，口中說道：「這兩個孩子這樣的機伶，我怎麼會不愛呢？」仙長含笑說道：「童賢弟，你既歡喜他二人，也是他二人與賢弟有前世之緣，我意欲令此二子拜你爲師，與賢弟你遞帖。」童林微然含笑，遂說道：「仙長你讓此二位少公子，與我遞帖，拜我爲師，我未有什麼可傳授他們的武藝，所有你老的武術，我有未學的，是我會的武術，仙長你老沒有不會的，我爲個人之末技，拜我何用呢？」童林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旁邊夏九齡說道：「你老可別那麼說，你老的綿絲柳葉磨身掌，我師傅就不會，皆因你老到此之時，我師伯鐵臂禪師，時常與我師傅提，你老人家的掌法，是陰陽手，人若習學陰陽手，打遍天下沒有走，所以我師傅聽我師伯言說，這才告訴我們二人，幾時你老人家來到廟內，命我們小弟兄拜你老爲師，師傅你老就收了我二人，就得啦，說着話司馬良夏九齡二人雙膝跪倒，童林趕緊往起相摻，口中說道：「二位少俠

客 實在我能爲淺薄不敢收 仙長在傍邊答言 說道 童賢弟 你只管收下吧 我把這兩個徒弟
 情願過繼你 與你遞帖 我到省一份心 不然此二子終日在廟內 也是淘氣 賢弟你把他二人
 收下吧 童林未及答言 旁邊張鼎說道 童賢弟收下吧 戶大丁多 枝葉茂盛 你若不收徒弟
 幾時才能與一家武術呢 徒弟越多 門戶越大 莫若還是賢弟收下得是 童林聞聽衆人的勸 弄
 得無法 口中說道 你二人起來 我收你二人作記名的徒弟 這才司馬良夏九齡 二人向童林叩
 頭 口中說道 恩師在上 弟子與你老人家叩頭 童林口中說道 你二人免禮 司馬良夏九齡
 二人站起身形 他二人總算拜童林爲師 一個拜師學藝 還有看着眼熱的啦 誰啊 在傍邊眼熱
 就是那孔秀春芳 只因他拜陶老英雄 陶潤爲師 學習竊取之能 後來皆因自己罷爲小 受人
 的欺辱 他這才投名師訪高友 打算習學武術 才拜李源爲師 無奈李源的工夫他練不了 皆因
 他身體薄弱 今見司馬良夏九齡拜童林爲師 他在旁邊看着眼熱 今又有他的師父陶老英雄 也
 在此處 他看着人家拜師 他心中一動 他准知道童林這一家武術 是不用着力 請求太和之元
 氣 取自然之力 自己准知道自己練得了 若趁此也拜他爲師 豈不甚好 孔秀想至此處 遂即
 轉身向着老師陶潤說道 唔呀 老師 你老也把吾過繼出去吧 說着話向童林雙膝跪倒 口中說
 道 唔呀 你老也把吾收作徒弟吧 童林看着孔秀可笑 遂向孔秀擺手說道 你這是何苦呢 人
 家拜我爲師可以 你成天的與我在一處 怎麼也想拜我爲師呢 孔秀跪在那裡說道 你老有所不
 知 皆因我的老師沒有能耐 我這才拜李源李師傅 皆因他的武術我學不了 我這打算拜你老
 人家爲師 你老人家就把我收下吧 童林笑道 你別跟着搗亂 有你老師在此 我不能收你 他
 們說話不要緊 早把陶潤氣得臉面通紅 就皆因孔秀方才說 我的老師沒有能爲 陶潤是他的
 老師啊 聽了此話 焉有不掛火呢 今見孔秀又拜童林爲師 童林不收 遂在傍邊答言 說
 道 童賢弟 我這個徒弟我也不要了 你收下他就是了 童林聽陶老英雄之言 遂向孔秀道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你既是願意拜我爲師，有你的師傅的話，那末我也收你作一個記名的徒弟。孔秀這才跪倒行禮，口稱恩師在上。弟子孔秀參見，行完了禮，站起身形。童林這才叫道：孔秀，你可知道我門戶規矩，孔秀答道：弟子不知。童林說道：頭一樣先得要尊卑長上，你爲何不與你師伯行禮？孔秀答道：我忘了。童林說道：還有一樣，我們門戶先進門爲師兄，後進門爲師弟，你過去與司馬良夏九齡二人見禮。那是你的師兄。孔秀說道：他們兩個人沒有我的年紀大。童林說道：不論年紀歲數，論先進門後進門，你如若不願意拜我爲師，可以作爲無效。孔秀一聽萬般無奈，只得與司馬良夏九齡二人行禮。衆人站起身來，又與童林道喜。內中仙長司馬空向童林說道：今日賢弟開門收徒弟，稱得起大喜。貧道有薄酒蔬菜，願與賢弟你賀喜助興。賢弟你意下如何？童林笑道：那們着我們大家就要討擾了。此時小道童兒早就把酒菜預備好。道童聽仙長吩咐，遂即條擺桌椅，放好了杯箸。然後請衆人落坐，跟着酒菜齊上。仙長執壺把盞，大家飲酒談心。童林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遂停杯說道：張大哥，張鼎聞聽童林呼喚，說道：賢弟什麼事？童林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請示仙長何時起身趕奔杭州。張鼎聽童林之言，將才要問司馬空，話尚未出口，就聽仙長說道：童賢弟，鎮東俠在杭州等候，你弟兄二人要求貧道，勢若星火，如果就誤時日，豈不令鎮東俠那裏望梅，我打算明日就要起身，不知他們二位怎麼樣。司馬空說着話，用眼看着陶潤普照二人。仙長這句話未說完，鐵臂禪師與陶潤齊聲答言：明晨情願隨同仙長之後，一同起身，不知仙長可肯攜帶。仙長聞聽，鼓掌大笑道：二人又來取笑了，你們二人既然當面受童林的要求，何必又來牽連我。說着話，大家一同大笑。從此大家就在吃酒之際，就把事情商議已畢。工夫不大，大家用飯已畢。陶老英雄與普照告辭回龍泉寺，去取兵刃包袱。預備明日起身。頂到晚間，二人方才回來。普照包袱裏面一對短把追魂鎗，陶老英雄包袱裏面是一把搖山動的刀。頭一天司馬空把廟內之事，交與廟內掌院掌管。命司馬良夏九齡二人將兵刃齊備，頭天大家就在廟內。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住舍 一夜晚景無事 次日早晨 衆人在廟內梳洗已畢 大家這才起身 童林心中暗含着高興 爲皆因請南俠 適與師兄相遇 又收了這兩個徒弟 陶老英雄又肯協力相助 心中自然是高興 衆人由打楊州起身 童林張鼎約請着僧道俗 帶同二小俠 在路上恨不能一步趕到杭州 非止一日 這一天 正往前走 已走到杭州錢塘門外 無心觀看西湖的美景 直奔天竺街而來 穿着上天竺街 來到中天竺街 衆人向前正走 司馬空舉目觀看 坐北向南一座鏢局 當中大門 帶有門洞 在門口懸着一塊匾 寫着飛龍鏢局 門前懸燈結彩 在門前兩傍邊的條橙上面坐着二三十名鏢局裡的夥計 一個個腆着胸膛 疊着肚腹 一個個虎視昂々 一邊插着一杆大旗 白地紅火 心 紅蜈蚣走穗的飄帶 上面金頂子 紅纓 在大旗白地上 畫着半截身一個老叟 背後插着一口寶劍 畫的那個樣式 形若南極壽星 旁邊一行小子 寫着南極崑崙子 這一面一個斗大的秋字 下首那面大旗 也與上首這面一個樣 書中暗表 只皆因頭次杭湖播 法禪被打 如今已然派人送上八卦山養傷去了 故此將下首那面大旗搬去 如今秋田到此 上下首皆是他老人家旗號 南俠司馬空看着心中不悅 心中暗想 北俠既稱俠客 何必這樣揚旗喊號 示威於杭州 南俠看着自然是心中有些不平 遂向衆人說着話 往前走不遠 坐南向北一座鏢局 也是大門帶門洞 門前也不懸燈也不掛彩 只有兩三個夥計 在門前站着閒談 仙長往門洞裏頭觀看 在門口上懸着一塊匾 不寫金龍鏢局 南俠焉能知道 鎮東俠不準掛彩懸燈 揚旗示威 仙長正然觀看鏢局子門前 就見由打裡面跑出約在二三十名鏢局裡的夥計 正當中一位 年滿蒼々 鬚髮班白 脇下懸劍非是別人 正是鎮東俠侯振遠 書中暗表 鏢局子裏面 已然得了信啦 知道童林與張鼎請南俠至此 夥計們稟報鎮東俠 此時鎮東俠正陪朋友在裏面談話 那一位朋友呢 這一位却是常州府北關外路東珍珠巷住着 那一位成名的俠客 此人姓苗名澤 字潤雨 江湖人稱賽判 飛行俠 前文已覓表過 張鼎率童林代表鎮東俠 下揚州聘請南俠客司馬空 就在張鼎

童林他們走後，遂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書信，命自己的兄弟侯杰，趕奔常州，聘請苗潤雨。侯二爺領着兄長的書信，由鏢局子起身，日夜兼程，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常州府北關珍珠巷，左右一打聽，有人指與二俠，苗澤的住宅。侯杰一看，苗爺住的這所宅子很好，高台階，坐北的大門，帶門洞，門前上馬石，下馬石，拴馬的椿子，門前一邊四顆小槐樹，來到大門前一看，大門開啦，往裏面觀看，門洞西面的門房，迎面牆影壁，西面四扇屏風，綠油洒金星，上面四個紅斗方，上寫的是四個字，齊莊中正，往裏面觀看，層層疊疊的樓房。侯二爺看罷，站在門洞，即喊回事，就聽西邊門房有人答言，跟着避風門一開，由裏面出來一個家人，身量不高，年在四十多歲，身穿藍布褂，脚下雲鞋白襪，剪子股小辮，臉上看，五官很秀，着忠正，道向侯二爺問道：你老找誰？侯二爺笑着說道：在下姓侯，山東東昌府的人，求見你們苗老員外，說着話，由兜囊之中，取出鎮東俠的名片，跟着說道：你老給受騎累，回稟一聲吧。家人伸手將名片接過來，跟着說道：你老稍爲候一候，容我與你老通稟。侯二爺只得點頭說道：勞駕吧。家人接名片轉身進去。工夫不大，就見家人由打屏門轉過來，聽後面有人咳嗽，跟着說請進來了沒有。侯二爺舉目觀看，正是苗澤，看苗澤那個樣式，是在家裏邊納福了，身量在中等身材，身穿藍綢子大褂，脚下雲鞋白襪，內穿白綢子褲褂，往臉上看，紫臉膛，兩道濃眉，一雙闕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留下一把虬髯。二爺一看，正是此人，苗澤早就看見侯二爺啦，趕緊向前搶步行禮，口中說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二哥，小弟這邊有禮。侯二爺向前搶步，伸手相攙，苗賢弟，許久未見，一向發福。苗澤站起身形，往裏面相讓，口中說道：請到裏面書房坐，說着話，苗澤攙着二爺的手，許裏面就走。家人相隨，進屏風門，西面三間書房，北面的垂虎門，弟兄二人，進北邊的垂虎門，正當中的客廳，東西的配房，侯二爺一看，院子裏很講究，高搭着天棚，院子當中擺着荷花缸，兩旁邊設擺着石榴樹，還有三岔九頂垂枝架竹桃，當中大廳，前出廊，後出廈，門前卦着班竹簾。

侯二爺隨着苗澤上台階，家人早就把簾籠高挑，弟兄二人來到屋中，東裏間是暗間，東面整槽的隔扇，門口掛着蝦米鬚的班竹簾，西面是兩明間，北面一張醉翁床，上面擺着小飯桌，兩傍放着坐褥靠枕，西面房山，順擺着條案，西牆上掛着挑山對聯，名人字畫，條案上擺定古銅的玩器，條案裏頭一張八仙桌，兩邊太師椅，前槽窗戶一張琴桌，兩傍兩把椅子，苗潤雨指手讓侯二爺在迎，面牀榻上首落坐，自己在下首相陪，家人獻茶，二位茶罷，苗澤笑嘻嘻的說道：「二哥，你老這是由打家裡邊來，還是來到這兒有什麼事嗎？」侯二爺聽苗潤雨這一問，隨手由兜囊中取出兄長的書信，雙手遞將過去，苗澤趕緊站起身形，雙手接過來，先看了看信皮，然後把信拆開，捧讀之下，一面看信，一面叫道：「二哥，這杭州播却是怎麼回事，小弟不甚明瞭，要與二哥打聽打聽，將話說完，將信放在炕桌之上，侯二爺聽苗澤這一問，遂把杭州之播大湖要鏢，二次杭州播，下書邀請開播，張鼎劃策，請閣下與南俠司馬空協力相幫，前後的始末，侯杰遂向苗澤，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苗澤將話聽完，遂說道：「二哥，你老來得適逢恰巧，你老要再晚來兩日，我可就起了身啦，二哥你老不信，請問家人，並把包袱都收拾好了，我打算至浙江紹興府，訪一位成名的高人，此人姓呂名叫星山，字留良，別號人稱晚村先生，我明天就要起身，你老今天來，得豈不恰巧，你老今天在此住一宿，明日咱們弟兄一同起身，侯二爺說道：「苗賢弟，你既然是明天與我一同起身，紹興府訪友的事怎麼樣呢？」苗澤笑着說道：「那我就不能去啦，咱們是先奔杭州要緊，侯二爺說道：「那麼我就不謝你老人家啦，實不相瞞，我還是沒吃飯，去告訴外面給我預備酒飯吧。」苗澤遂叫家人，與侯杰預備酒飯，苗澤陪着二俠吃喝已畢，頂到晚間就留侯二爺在客廳安歇，自己這才到後面，告訴他的女兒苗鼎俠，明日隨二爺至杭州鎮播，將事情告訴明白，自己這才夠夠前面，書房內安歇，一夜無事，次日清晨，自己在書房起來時，梳洗完畢，這才夠奔客廳，來到客廳之內，此時侯二爺早就起來梳洗完了，坐在迎着面牀榻上吃茶，苗澤說道：「二哥

咱們是吃完了早飯再走不遲。於是二人用完了早飯。苗澤收拾齊了包袱，由家中一同起身。一路之上，弟兄二人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杭州的西湖，直奔天竺街，來到上天竺，也看了看飛龍鏢局的威武。苗澤看着也是心中不悅，往西走不遠，已來到金龍鏢局的門首。侯二爺在頭前引路，將要進鏢局，就見裏面侯振遠帶着夥計迎接出來。苗澤與鎮東俠許久未見，向前搶步，跪倒行禮。口中說道：「兄長許久未見，小弟苗澤大禮參拜。」鎮東俠伸手相攙，遂說道：「賢弟請起，你可想煞愚兄了。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許多的言語，你我到裏面去談。」苗澤說道：「兄長你就頭前請吧。」衆人夠奔裡面，來到南上房，夥計們早把簾子打起來，衆人來到屋中，皆因貝勒爺與李源都與苗澤不認識，貝勒爺見衆人進來，遂向鎮東俠問道：「老俠客，這位就是那位苗老英雄嗎？」侯振遠這才與苗澤引見貝勒爺。苗澤要行大禮，貝勒爺相攔，這才又與李源衆人等相見。然後讓坐談心。鎮東俠問了問二弟，與苗澤怎樣相見，如何的請，及至晚晌，設酒與苗澤接風。苗澤已竟來此二日了。這一日正在屋中大家談話，就在這麼工夫，外面鏢局子夥計進來，口中說道：「啓稟衆位老俠客得知，外面張老俠客、童老師傅、陪着僧道俗，還有二位小英雄，離此不遠，請老俠客諭下。」鎮東俠聞聽，遂向衆人說道：「童賢弟與張賢弟既然回歸，必然將南俠客請到，你我大家前去相迎。」回頭又說道：「苗賢弟陪定貝勒爺在此談話，我們是出去就來。」苗澤抱拳說道：「兄長請。」鎮東俠這才率領衆人來到外面，一見童海川、張鼎，陪着衆人，離門首不遠，遂邁步向前。口中說道：「張賢弟，那位是南俠客？」張鼎見鎮東俠相問，遂用手一指司馬空，口中說道：「這就是南俠客崑崙道長。」鎮東俠含笑抱拳，口中說道：「久仰仙長大名，如雷貫耳，早就有心拜訪，只因終日窮忙，未能如願，今得會仙顏，真乃三生有幸。」說話間向前行禮相見。南俠司馬空說道：「久聞老俠客大名，本當拜謁，我早就有意親近，怎奈無人介紹，今借張賢弟的面皮，得見閣下的尊顏，以慰小道的平生。」鎮東俠說道：「那裏話來，我還未領教這位禪師與這位老英雄貴姓高名。」

童林在傍邊 說道 老哥哥 我與你老人家見見 遂用手指着和尚說道 這是我親師兄 上普下照 復又一指陶老英雄 這位姓陶名潤字少仙 與我師兄同居在龍泉寺 皆因在九龍觀相見 情願前來幫助你我弟兄鎮播 鎮東俠聞聽 含笑說道 哎呀 又勞動二位英雄前來 實在侯振遠感激不盡 說話間向前要行禮 和尚與陶潤頂禮相還 童林又把司馬良夏九齡二人叫過來 給鎮東俠行禮 口中說道 老哥哥這是我兩個徒弟 是新收的 一個叫司馬良 一個叫夏九齡 說起話來很長 咱們到裏面去說 說話間把二人叫過來與鎮東俠行禮 鎮東俠伸手把他二人摻起看了 看 果然是聰明伶俐 遂說道 請仙長衆位英雄到裏面坐吧 羣雄這才衆星捧月 往裏面相讓 由侯振遠頭前引路 進了鏢局 將要奔南上房 侯振遠舉目一看 貝勒爺同苗澤李源 由打屋中迎接出來 皆因貝勒爺聽南俠到此 他老人家這個脾氣 遇高人不肯交臂而失 這才親自相迎 笑嘻嘻的出離房門 就見由外面衆人進來 當中僧道俗 道長清氣飄然 和尚胖大魁梧 還有一位老者 長得精神百倍 貝勒爺一面下台階 一面口中說道 那位是南俠客 振遠你與我介紹 侯庭見貝勒爺迎將出來 這才轉身低言與僧道俗說明貝勒爺的來歷 三人搶步要行大禮 貝勒爺趕緊用手相攙 問了各位的姓名 大家這才往屋中相讓 來到屋中 仍然讓貝勒爺上坐 貝勒爺胤禎 是再三的謙讓 仍然還是他老人家上坐 衆人按次序落坐相陪 鏢局子的夥計 打手巾獻茶 諸事完畢 貝勒爺這才向張鼎問道 子美 我且問你 這三位老俠客因何來得如此迅速 張鼎含笑說道 貝勒爺你老要問 這話提起來還是很長 遂就把請南俠未遇 因逛御花園 誤入飛龍觀 趕走盜寶的二寇 次日請南俠 得見普照陶潤 童林收徒弟 前後的情由 滔々不斷說了一遍 貝勒爺看着童林 含笑說道 海川你大喜了 從此你的門戶可就要興旺起來 徒弟是越多越好 俗語有句話 戶大丁多 門戶茂盛 童林回答說道 貝勒爺托着你老的福 說着話把司馬良夏九齡二人叫過來 跪倒磕頭 報名相見 貝勒爺叫兩個孩兒站起來 貝勒爺細看這兩

個孩 又問了問他們所學的工夫 兩個人規規矩矩的向貝勒爺回稟 貝勒爺遂向童林說道 這兩個孩子我還是真愛 這兩孩子日後叫他們伺候我才好 司馬空在傍邊站起答言 說道 爺你既然愛惜 他們兩個人福氣不小 貧道回廟之時 把兩個孩子留在爺的膝前當差 貝勒爺開聽笑着說道 這兩個孩子 我是真愛 就按着仙長那麼辦 日後將武藝學成 我必與他找個差事 司馬空開聽 復又叫兩個孩子 謝過貝勒爺 然後在傍邊一站 貝勒爺又細問張鼎衆人的來意 遂向司馬空說道 如今杭州二次之擄 秋田到此已然要求過兩三次 只因恭候仙長鶴駕 未敢輕動 今閣下光臨 有何高論 司馬空口念無量佛 打着稽首 說道 貝勒爺若問 貧道之初心所欲 我已竟與童林童賢弟 在廟中提到此事 貧道想北俠既有俠客之稱 不能蠻橫無理 我意欲寫書信請北俠秋田過鏢局直接談話 要求和平解決 秋田若念俠義道中的義氣 貧道出頭與兩家解決 北俠要不以俠義道義氣爲重 不肯前來 勒令以擄台的要求爲是 貧道那時只可無法 用武力相見 隨衆位俠客 爲最後之計 不知爺你老聽着如何 貝勒爺開聽 遂說道 仙長所論甚是 貝勒爺也願意和平解決爲上 全仗着仙長鼎力維持 貝勒爺還要往下說 童林在傍 站起身形說道 貝勒爺童林攔你老的清談 衆位到此 沿路上未能打早尖 還是令外面預備酒飯 與衆位接風洗塵 有什麼事用完了飯再談 爺你想怎麼樣 貝勒爺開聽 鼓掌大笑 口中說道 我只願貪着與仙長談話 忘了接風 那麼着振遠你告訴下面預備酒席 與衆位接風洗塵 回頭又問道 仙長與禪師吃葷吃素呢 回頭好叫他們預備 司馬空答言 我等葷素皆可 你老到不必拘束 貝勒爺開聽 遂告訴外面 讓他們預備酒飯 與羣雄接風洗塵 鎮東俠往外傳喚 大家吃茶正在談話之際 由外面進來一個鏢局子夥計 鎮東俠問道 外面什麼事 鏢局子夥計遂向前搶步 向鎮東俠說道 外面有飛龍鏢局夥計 奉北俠客之命 前來下書 鎮東俠聽外面進來鏢局子夥計稟報 飛龍鏢局遣人前來下書 侯振遠看着南俠司馬空說道 仙長 飛龍鏢局有書信到此 請

示仙長。可令下書人相見。南俠聞聽有書信到此。心說這封書信早不到。晚也不到。惟獨我來到杭州。書信隨即而來。莫非秋田知曉我到此。特意以書信要求開搗。若要如此。明明是以書信相欺。莫若將下書人叫進來。想至此處。說道既然飛龍鏢局有人下書。莫若把他叫進來。看看他們書信的來意如何。老俠客你意下如何。侯振遠聞聽。仙長發話。遂向鏢局子的夥計說道。既然如是。就將下書人叫進來相見。夥計聞聽。答應一聲。是。謹遵老俠客之命。轉身形出去。工夫不大。鎮東俠就見簾籠一起。由打外面進來一人。鎮東俠一看認得。非是別人。正是白亮。外號叫蝟虎子。今天這小子換了一身衣裳。更透着古怪。又兼着這小子身量不算甚高。身穿白蕃布的褲褂。脚下酒鞋白襪。打着裹腿。腰中繫着一根藍絨繩。這小子的這個腦袋大不好看。可倒是瓜子臉。可惜長了個尖衝上。底下是大頓兒。挺亮的腦袋。後面錢大的一個小辮。兩道細眉毛。小圓眼睛。滴溜溜的亂轉。大鼻子頭。薄片嘴。微有幾根鬚鬚。手中拿着一封書信。來到屋中。用目光往四外看了一看。坐在坐的。英雄。然後向鎮東俠單膝點地。手中捧着書信說道。老俠客在上。小子白亮奉我家秋田老俠客之諭。有書信上呈老俠客。鎮東俠伸手將書信接過來。自己不敢拆看。站起身形。雙手將書信遞與司馬空。口中說道。今有北俠書信到此。請老俠客拆看。南俠將書信接過來。將要獻與貝勒爺。貝勒爺趕緊向南俠擺手。遂說道。還是老俠客拆看。我是鏢行中的外行。南俠含笑說道。那麼着貧道我就斗胆了。說着話。手捧書信。舉目觀看。上面書信皮上寫得是。呈鎮東俠。勛啓。下面寫秋田拜緘。後面封得口。自己隨將這封書信拆開。把裏面信箋取出來。捧讀之下。舉目觀看。見上面寫的是。振遠兄如晤。前次奉函。諒已收到。未見閣下回示。心甚不安。因何黃鶴無音。心殊悶々。欲約閣下明日清晨。在北高峯擂台上相見。以慰渴望。書不待言。敬候回音。別言不敘。會面再詳。敬請刻安。不另。下面寫得是秋田頓首拜。南俠將書信看完。然後呈與鎮東俠與貝勒爺大家等觀看。已畢。鎮東俠向南俠問道。仙長。看書信中的來意。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應當如何接待 仙長口念無量佛 遂向鎮東俠說道 依貧道的主意 本打算請秋老俠客過鏢局
 直接談話 不料想 佩雨公以書信要求明日開搗 我可就沒有再請秋田的必要 莫若就依照秋
 老俠客之言 明天在北高峯看台上談話 若秋老俠客他能以容納貧道的言詞 和平上策 當有希
 望 倘若不能見容貧道的言語 貧道當爲最後之計的思想 (最後的思想 就是以武力解決 相
 繼爲最後之計) 鎮東俠聞聽仙長之言 只得無可如何 遂點頭說道 仙長所論甚是 回頭叫道
 白亮 你往後站 等候書信 白亮只得往後到退 鎮東俠回頭叫鏢局子的夥計 預備文房四寶
 放在仙長面前 請仙長代筆作書 司馬空並不推辭 此時夥計將桌案放在仙長面前 放上文房
 四寶 仙長磨墨濡筆 將信箋放在面前 援筆一揮而就 將書信接過來 又將信封兒寫好 隨手
 投筆於案 站起身形 司馬空手捧書信 請貝勒爺觀看書信 若有不符 再爲刪改 貝勒爺隨手
 將書信接過來 觀看信中的內容 話兒說的很圓滿 上面寫得是 (覆書秋老俠客大鑒 前接到
 閣下華翰 本應惟命是從 奈因抱恙在身 不能如願 令閣下盼想 今接到手示 敢不遵命 於
 明日清晨在北高峯看台恭候 決不爽約 專此上言草草不宣 容俟面談 侯庭頓首拜) 貝勒爺將
 書信看完 復又轉遞於鎮東俠 侯振遠將書信接過來 裝在信封之內 並將原函拿在一起 回頭
 叫道白亮 白亮向前單膝點地 口中說道 老俠客有什麼吩咐 鎮東俠向白亮說道 白亮你回去
 面見秋老俠客 替我問候 就提我原書不敢領受 當面壁回 今有回信在此 拿回去面見秋老俠
 客 將提侯庭明日面見再談 白亮伸手將書信接過來 口中說道 謹遵老俠客交派 小子當面稟
 辭 說着話轉身 白亮回歸鏢局子去了 單提鎮東俠吩咐夥計外面預備的酒菜怎麼樣 夥計
 回稟說道 酒菜俱已備齊 鎮東俠聞聽說道 既然是備齊 就擺吧 黃燦帶着夥計條擺桌椅 然
 後請衆位老少的英雄落坐 羅列杯盤 杯箸潔淨 衆人按次序落坐 與僧道俗設酒接風 大家用
 完酒飯 夥計收拾殘席 衆英雄大家洗臉嗽口已畢 大家散坐吃茶 鎮東俠吩咐夥計預備一張桌

案 將文房四寶擺在上面 工夫不大 夥計將桌案文房四寶預備齊畢 稟知鎮東俠 侯振遠站起身形 向羣英雄抱拳拱手 口中說道 侯庭自年老氣衰 不敢與江湖的英雄爲伍 實指望避居巢父林 粗糧糊口 以待天年 有童海川相約 是我情願協助童賢弟捕盜 沒想至杭州立播之事 陡然而起 是侯廷迫不得已 來到杭州 實指望與潘黃兩家和平了解 不想法禪無理要求 方有此次開播 童海川夫手 掌打法禪 北俠秋田他二次又要求開播 今日你我當面許可 明日在北高峯看台之上 仙長與兩造排解說合 言語不能入詞 北俠勒令以武力解決對待於我 只可當場回播 此次兩造設立播台 原是呈稟在案 當堂批准 必須明日鎮播的英雄應當今日大家簽名 打好了稟帖 隨於今日呈稟錢塘仁和兩縣及杭州府 州武汎官軍彈壓播場 今將文房四寶預備在此 衆位俠客英雄 有願意簽名者 在下也不敢攔阻 有不願意簽名者 侯庭也不敢勒令要求 衆位英雄那一位願簽首名 呈遞稟帖 總算先期卦號報到 若不先期遞稟帖 明朝就杭州府不准登播 衆位那位先寫自己的名姓 這句話未說完 傍邊衆位英雄一齊站起身形 說道 我等俱願簽名 不必老俠客再問 說話間 一位位都來至桌案之前 填寫自己的名姓 大家簽名已畢 鎮東俠將名單交與黃燦令賬房楷書謄清 打稟帖呈遞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 鎮東俠交代完畢 然後與僧道俗 大家散坐閑談 貝勒爺這個人 遇高人不肯交臂而失 之與南俠客衆人 大家高談闊論 直頂到晚餉 用完了晚飯 張鼎就把下揚州前後之事 又細細對貝勒爺回稟了一遍 天氣已經不早了 外面掌進燈光來 大家這才安歇 鎮東俠侯振遠 暗地告訴二弟侯杰 晚間帶着徒弟 要嚴加防範 以防不測 這個意思 是怕得飛龍鏢局 乘夜晚暗遣能人 前來攪鬧鏢局 惟有這個事 鎮東俠不能不細心 頂到安歇之時 童林知道貝勒爺愛惜司馬良夏九齡 一半作爲貝勒爺的書童 命他二人伺候貝勒爺休息 衆小弟兄們 俱在東西配房住宿 南俠衆位英雄 俱在南上房堂屋打坐安歇 外面可就苦了黃燦嗎 一夜也未能安睡 皆因事情太多 鏢局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子買賣又好 又得張羅着買賣派人 又得預備鏢局子得力的夥計 在看台上下伺候 又得預備馬匹 還得派鏢局老夥計看守鏢局 還得與各位鎮播的英雄預備早飯 整整的忙亂了一夜 衆位俠客英雄 頂到天光將亮 俱都醒來 外面夥計 早就把臉水預備齊了 大家老少英雄 梳洗已畢 這個時候 貝勒爺起來 貝勒爺由打裏間屋出來 向衆人含笑說道 衆位起來很早哇 都梳洗完了 我是天亮即起 困睡多時 鎮東俠含笑說道 天還早着呢 你老梳洗吧 於是司馬良夏九齡二人 司候貝勒爺梳洗已畢 大家散坐吃茶 就在這個工夫 黃燦由打外面啓簾簾進來 向鎮東俠說道 啓稟恩師外面酒菜備齊 聽你老的吩咐 鎮東俠將話聽明 點頭說道 叫外面夥計預備 黃燦點頭稱是轉身出去 工刻不見甚大 帶進鏢局子的夥計 條擺桌椅 擦抹桌案 擺上盃箸 跟着夥計們拿着托盤 向桌案上添酒端菜 鎮東俠見擺設齊整 請衆人安坐 然後再擊壺把盞 衆人安坐已畢 見鎮東俠殷勤獻酒 衆人一齊說道 老俠客請坐吧 不必張羅 咱們是酸辣自取 侯庭將酒壺放在桌案之上 往後倒退了一步 拘拳致謝說道 侯庭實指望避居巢父林 再不想出世 爲因黃燦 奪漁業公司起見 是我迫不得已 至杭州爲兩造排解 調停此事 未想到法禪無理 方才有抗州的擂台事起 此次秋田要求開擂數次 這才請羣英雄預防最後 今日設擺酒席請衆位英雄千萬別怪 酒每位是三盃 菜飯足用這是爲什麼呢 就怕仙長請北俠 看台上直接談話 倘若言語不和 必然開擂兩造動手 因此酒要少吃 容擂台事畢 侯庭必當設酒從新款待 望衆位今天將飯用飽着些 怨侯庭不陪 說完向衆人揮手一揖 大家站起身形 一齊抱拳說道 請老俠客入坐吧 鎮東俠這才入坐相陪 工夫不大 大家用完了早飯 夥計們隨着將殘席撤去 淨了桌面 從新獻茶 鎮東俠請衆位英雄收拾利便 外套長大的衣服 預備兵刃包袱 等候一同起身 衆人大家一齊收拾 裏面俱是短衣襟小打扮 外面單上大褂 爲得是話不投機之時 脫長大的夜服 好在擂台上動武 衆人正在就坐之際 外面黃燦過來向鎮東俠稟道

啓稟恩師得知 外面預備齊畢 請列位英雄 早登擂場 鎮東俠將話聽明 向黃燦一擺手說道 你叫他們外面伺候 黃燦轉身形出去 鎮東俠隨即站起身形 向貝勒爺說道 爺 今天還得請你老前往鎮播 貝勒爺胤禎 聞聽此言 含笑說道 老俠客 今天一定是短不了我 我是必當前往 這麼辦 我們大家早點去好嗎 我就代表 俠客 請眾位起身 鎮東俠將貝勒爺的話聽完說道 那麼着我就請眾位英雄就此前往 說完了話 向衆人一抱拳 眾位英雄 齊站起身形 衆星捧月請貝勒爺出離上房 夠奔鏢局子門首 外面黃燦 原預備八十名鏢局子夥計 預備四十名撥 在看台的上下 看台上預備二十名 爲的是伺候眾位英雄茶水 看台下面二十名 預備迎接眾位英雄 接各位的馬匹 鏢局子四十名 爲的是前面開路 後面護衛 跟隨眾位英雄 揹着兵刀包袱 因此都在鏢局子門首兩旁站立伺候 一個個俱是身長面大 穿的衣服 俱都是一樣 都是藍布褲褂 抄包紮腰 脚下洒鞋白襪 藍布手巾包頭 手內各擎籐條一根 爲的在前面開路 驅逐閑人 貝勒爺觀看 到也透着威風 再用目往鏢局子門道外觀看 可了不得 此次門口外看熱鬧的人 比上次開播 人還多 書中代言 二次杭州播 可就把這件事鬧揚動了 金龍鏢局 飛龍鏢局 兩造裏頭又俱都請了能人了 此次播台 比上回還熱鬧 頭一次開播就出了好幾條人命 不用問 這一回又不善了 就有好歹的 堵着鏢局子門口兒 到要看看有多少能人 大家把鏢局子門首 圍了個風雨不透 大家向裡面觀看 恨不能當時就看見 就在這麼個工夫 就見鏢局子的夥計 由打鏢局裏面撞出來 看熱鬧的大家全說道 你們這打播的全出來了 你看當中的那一位（說的貝勒爺）別看他年青 其實歲數不小了 你看着像三十多歲 其實他已境二百多歲了 他是還了童的人啦（這個說話的主兒也是胡造謠言）你就說裏面出來這個老趕吧（說的童林）你看那樣 就彷彿一腦袋黃土泥 他境會有那麼大的能爲 上一回打和尚 就是這個人 喝 你們大家看還有和尚老道呢（說的是南俠司馬空 鐵臂禪師普照）我聽人講究 今天打完了

插 還有兩棚呢 對台和尚老道 還要放餓口呢 一傍就有人攔這個看熱鬧的說道 你別胡說呢
 人家這是請來的俠客英雄 這天也不是不下雨 你造得是那門子的謠言呢 大家看熱鬧的 紛
 紛議論 單表衆位英雄 陪着貝勒爺在鏢局子門外 童林看着兩旁邊預備的馬匹 童林過去把貝
 勒爺的馬拉過來 看了看肚帶 復又看了看鑿眼 把馬拉至在貝勒爺面前 請貝勒爺上馬 貝勒
 爺走至近前 攏攏手 認鑿上馬 衆位俠客 跟隨上了坐騎 衆徒弟們也沒有馬匹 都在馬後相
 隨 鏢局子的夥計 在前面喊嚇聲音 衆位閃開道路 不然叫馬碰着可就晚了 看熱鬧的人向兩
 傍一閃、閃出一條人胡同 衆位亂抖絲韁 馬蹄登開 真是人喊馬嘶 衆星捧月 貝勒爺等衆人
 趕奔北高峰而來 衆人在馬上觀看 真是人山人海一般 千佛頭一樣 這看熱鬧的那裏閃得開
 呢 好容易來至北高峰 擂台的東西面 貝勒爺在馬上一看 仍然與前次一樣 北面的擂台 東西
 南三面的看台 四週圍用繩子圈出來的繩子圈 四外有官軍把守 不讓看熱鬧靠近繩子圈 東西
 兩旁邊門口 門口的前面紮着花牌樓 在東西門口 掛着錢塘仁和及杭州府的告示 上面的原文
 就是爲潘黃爭漁業公司的起見 在門首兩傍邊 有武訊的官軍把守 貝勒爺無心觀看熱鬧的百
 姓 催馬率領衆人進東邊門口 夠奔西看台 來在看台之下 棄鑿離鞍下了坐騎 左右鏢局子的
 夥計 早就在傍邊伺候 趕緊過來接馬 後面羣雄下馬 跟隨貝勒爺順着看台台梯上了看台 仍
 然大家往上讓坐 貝勒爺今天吩咐將當中的八仙棹 後面椅子 挪在前面 貝勒爺落坐 羣雄俱
 按次序落坐 貝勒爺舉目向對面觀看 北面得擂台 南面的看台 南面看台上面 杭州知府帶着
 八班人役早就到了 台下面仍是錢塘仁和兩縣 惟有東看台 懸燈結彩 格外透着威風 東看台
 上面金漆八仙 金漆桌凳 椅子墊 俱是南繡平金 此時北俠早就先來到東看台之上 書中暗表
 北俠帶着五個徒弟 內中有藍氏三矮 乃是北俠心中得意的門人 住家在宣化府藍家寨 大爺
 名字叫藍田寶 外號人稱雙手托天消遙鬼 二爺叫藍田玉 外號人稱低頭看山自在鬼 三爺的

外號 人稱邁步過嶺無形鬼 名叫藍田璧 雖然是三個矮子 外號都高 還有兩個是北俠的小徒弟 未有的外號 一個叫高濤 一個叫高忱 隨同北俠來到飛龍鏢局 進潘龍一蓋的歡迎 羣雄百般的讚成 不必細表 北俠無非先問問立播的情由 潘龍又將頭次開播 師叔法禪被打 前後事從頭至尾細說一遍 北俠又問問潘龍 金龍鏢局有什麼動作未有 潘龍這才把近日打聽金龍鏢局裡面 聽說鎮東俠太湖要鏢 北俠聞聽此言 這才喚從人要來文房四寶 寫書信故意要求開播 沒想到二俠侯杰 作書答復 言及鎮東俠抱恙在身 定日開播 北俠只得無可如何 這才在鏢局子裏面 休息等候 可是不斷的命人打探衆人的消息 這一日北俠正與羣雄在大廳談話 外面鏢局子的夥計進來回稟 言說鎮東俠 率衆在太湖要鏢回歸金龍鏢局 秋田這才二次寫書信 命白亮下書 要求鎮東俠開播 不料想白亮回來 言說鎮東俠並未染病 是小子打聽明白 因張鼎的介紹 與童林下揚州聘請司馬空南俠客 還有侯杰 奉鎮東俠之命 前往常州府聘請苗譯苗潤雨 北俠聽白亮報信 不由得動怒 自己暗想 我的外號稱爲北俠 侯振遠單以南俠相欺於我 他既請南俠 我倒看看南俠能爲高 北俠能爲大 我二人倒要比論個雌雄 何況還有苗譯 掌中的紅毛刀 三十六路天罡刀 抵抗我三十六路天罡劍 自己心中早就有些個不悅 這才命人時常打探 非止一日 這一日外面有人稟報 南俠已到金龍鏢局 並有苗譯預先早至 秋田不由得動怒 這才隨即寫書信 要求二次開播 已至南俠回信到來 這才約集羣雄 今天一早 大家早至看台 北俠正然觀看 擂台上得一切佈置 忽然間人聲鼎沸 闖進無數的馬匹 均來至西看台下下馬 上了看臺 秋田觀看 羣雄在西看臺落坐 這才回頭叫白亮 白亮在傍邊早就伺候多時 聽北俠呼喚 趕緊來至在面前 口稱老俠客在上 小子白亮司候 不知呼喚 有何遣派 北俠秋田點手將白亮叫至近前 遂說道 西看台 所有來的這一千人 我俱不知道名姓 你可知曉 當面指與我聽看 白亮聞聽 遂用手一指正當中 遂說道 老俠客若問 你老看當中坐的那一

位 聽說是一位貝勒 姓胤單字名禎 上首坐的那個老道 就是南俠司馬空 挨着那個和尚 名叫普照 人稱鐵臂禪師 挨着和尚那個人 姓陶名潤字少仙 人稱神手東方朔 這邊下首頭一位 碧目虬髯紫臉 就是苗澤苗潤雨 外號叫賽判飛行俠 緊挨着就是張鼎 他的肩下就是鎮東俠 你看挨着侯庭的那個莊稼人 就是掌打法禪當家的那個童林 在當中身背後站着那個禿子 就是二俠侯杰 兩傍站立的俱是他們的徒弟 就把打聽出來他的名姓 從頭至尾也指點出一遍 北俠俱都觀看明白 惟有看童林與南俠客 分外注意 老俠客正往西看台觀看 其實對面西看臺貝勒爺也往東面觀看 禎貝勒看這羣雄不少 真是高々矮々胖的胖瘦的瘦 一個個胸胸臆臆肚腹 雄糾々氣昂々 似有爭鬥之色 俱都一位位磨拳擦掌 在東看臺上示威 正當中並無有桌案 桌案在後面擺着啦 有桌案之前一把交椅 在椅子上面端端正坐 年邁蒼々 一位老人 想必是北俠站起來中等身材又矮着一點 身上穿 米色綢子長衫 腰中繫着一根黃絨繩 足下看不甚真 往臉上看 形若南極壽星 些微有點黃勒頭 頭頂上亮得放光 兩道蠶眉壽毫多長 堪可遮目 一雙虎目神光足瀾 鼻如至桂 厚嘴唇 形若丹霞 相襯一對大耳 堪可垂肩 額下一部銀髯 根根見肉 飄洒胸前 身背後 站立兩個少年英雄 乃是北俠的兩個門人 一個叫高青 一個叫高悅 高青手內捧着北俠的寶劍 此劍名字叫轆轤 此乃當年秦始皇所佩 曾用此劍斬過 荆軻 今在北俠的手內 老俠客 憑此劍成一世之名 貝勒爺這才回頭看見黃燦在看台上站立 貝勒爺遂叫道黃燦 黃燦聞聽貝勒爺呼喚 遂說道 爺 呼喚我甚麼事 貝勒爺含笑說道 東看臺這一干衆人 我是一個也不認識 你可曾認識衆人 指於我他們的名姓 黃燦聞聽貝勒爺之言 遂用手一指東看台說道 你老看正當中年邁的老人 他就是北俠秋田秋佩雨 在他兩旁 站定就是藍氏三矮 上首那兩個人 就是漢口利勝鏢局七官二氏 挨着就是鎮江丹徒縣 蓮花山 荷葉嶺三位寨主 再往下就是江西龍泉鳩王氏三傑 這邊下首頭一位 上年紀的 是營口永發鏢

局老東家 又把鎮南鏢局鎮北鏢局 一位一位的指與貝勒爺說了一遍 貝勒爺這才知道驍雄的姓氏 貝勒爺正然與黃燦談話之際 就聽旁邊南俠口念無量佛 貝勒爺一看 原來是南俠客正與鎮東俠接談說話 就聽司馬空說道老俠客 此次貧道來至在看台 今見北俠 早至東看台 貧道意欲請求佩雨過西看台談話 但願求老俠客不失俠義道的義氣 自然有和平解決的希望 倘若北俠不以俠義爲重 一味蠻橫 無禮要求 那時貧道只可從最後之計 (就是以武力解決) 不知老俠客意下如何 貧道惟命是聽 鎮東俠聽司馬空一片言辭 遂說道 仙長所言甚善 但憑仙長所主 南俠聞聽鎮東俠許可 遂由打自己襪桶內取出護書 伸手把護書打開 由裏面取出一張名片 黃紙小字 上面寫的是玉頂九龍觀主持司馬空 仙長手中擎着名片 遞與鎮東俠 老俠客交與鏢局子夥計 吩咐道 你到東看台 持名片言說仙長有請秋老俠客過台談話 夥計伸手接過名片 轉身形順着西看台的台梯下來 夠奔東看台 臨至台梯相近 就見台梯左右站立飛龍鏢局的夥計 一個個如龍似虎 手執名片將要進前 就聽前面一聲斷喝 說道 前面來的這小子 你要作什麼 金龍鏢局的夥計 口中說道 我奉南俠客之命 持片相請 求老俠客過台談話 話未說完 飛龍鏢局的夥計向前走過來 批手一把 將名片奪過 口中說道 你在旁邊站之等候 待我與你回話 金龍鏢局的夥計 看着他們一個個 形同餓鬼一般 暗含着心中不悅 看着又惹不起他們 只得自己忍受 再說飛龍鏢局的夥計 拿着司馬空的名片 順着台梯上了東看台 走到北俠的面前 將名片高舉 口中說道 啓稟老俠客 今有南俠司馬空 命人持片前來相請老俠客過台談話 北俠聞聽 遂說道 我正要請他 他反倒走到我的前頭啦 既然如是也罷 站起身形 遂向羣雄說道 衆位在此少候 今有崑崙道長司馬空 遣人相約 至西看台 不知爲着何事 說話間 邁步向台梯便走 潘龍在前面答言 遂即說道 老師一人前往 弟子恐怕他們暗算 小子願隨恩師前往 北俠右手攏銀髯 含笑說道 潘龍你也太小心了 就是他們欲要動手 有擂台在此

四 卷 圖 俠 劍 正 雍

何必你徑前往 後站 潘龍只得往後退步 北俠客趁此際 一轉身順着東看台台梯 騰々々 下了東看台 邁步夠奔西看台而來 然後快到西看台之下 就見前面各位英雄列擺兩傍 却原來是南俠率衆相迎 書中代言 南俠客皆因是鏢局子夥計回來報信 北俠就此前來相見 司馬空爲的是與北俠作個面子 請羣英雄擺隊相迎 惟有貝勒爺帶着司馬良夏九齡未能下台迎接 爺兒三位在看台的東北角站着談話 單表南俠客率衆順着看台下來往兩傍邊一分 司馬空爲首向前迎接 就見北俠客銀髯皓首 風吹衣動 透着一番英雄的氣概 南俠客遂打着稽手 口念無量佛 向前說道 久仰北俠客大名 今幸得見 恕司馬空未能遠迎 當面請罪 秋佩雨見南俠如此恭敬 遂抱拳說道 久仰大名 人稱崑崙道長南俠客 閣下威名寰宇皆知 不才秋田草號人稱南極崑崙子 你老人家爲南崑崙 且乃天南地北人各一方 今日得見乃是秋田不幸中之大幸也 說罷 仰面哈哈的大笑 不知仙長呼喚秋田何事 當面請論 仙長聞聽 含笑說道 老俠客 此處不是講話之所 請至看台一叙 北俠聞聽拱手說道 既然如此 仙長請 說罷 遂首先登看台 仙長率羣英雄相隨在後 衆人來至在西看台之上 仙長隨相讓道 老俠客請坐談話 秋田道騷擾了 遂在上首椅子上落坐 司馬空在下首椅子落坐相陪 羣英雄站立兩傍 此時司馬空可不能與衆人介紹引見 皆因其麼呢 此是南俠與兩造排解說和 爲得是潘黃兩造爲吳越一家 倘若北俠不能從其所請 言語不和兩造當時就得開播 因此不與羣英雄介紹 南俠陪着秋田將才落坐 一傍夥計過來獻茶 茶罷攔蓋 南俠將要發言 就見北俠抱拳拱手說道 秋田多蒙仙長持片相約 焉敢不至 不知仙長有何法諭 願聞講論 南俠客口念無量佛 帶笑說道 秋老俠客 貧道鄙居揚州玉頂九龍觀 豈敢妄貪是非之場 只因朋友介紹 來至杭州 原因呢 爲因潘黃兩家爲爭魚業公司 屢起羣毆 至邇呈稟杭州府在案設立播台方有頭次開播 鎮東俠侯振遠 只望到杭州與兩造解和 不意開播事出意外 今老俠客至此要求二次開播 侯振遠只因頭次開播 法禪被打 鎮東俠不能

制止與兩造說和解決。豈非在有二次開播。皆因報愧不敢與老俠客相見。這才有朋友把我約出來。來到杭州。貧道有意作書相約。在金龍鏢局直接着談話。未想到老俠客以書信要求今日開播。故此貧道今日斗胆相約老俠客至西台。老俠客若肯賞給我個全臉顧念俠義道的義氣。貧道情願請老俠客出場與潘黃兩家和平了結。我想老俠客堂堂的北俠。絕不坐視旁觀。不知老俠客可肯從容此事。可以兩造諒解。不知老俠客意下如何。貧道惟命是從。北俠客聞聽南俠客之言。遂抱拳說道。仙長你老這一份美意。秋田感情不盡就說潘黃兩家。願意了結。請閣下出場。和平此事。請我們還請不到。何況你老願意與兩造解和呢。你老就是兩造的福神。可惜一樣。你老這個事了結的晚一點。你老打算了這個事。由打開播之先。就應當伸手管。你老這個時候要管。由我這裡說。今天你老了不了。怎麼呢。只皆因頭次開播浪東蟬螭高俊喪命。燈前紛蝶南宮桃傾生。我之師弟法禪和尚。練藝四十年。不知被鎮東俠手下那位一掌打的張口吐血。練工夫應當知道練工夫的艱難。不應當下此毒手。這掌不要緊。我師弟四十年的苦工。一旦之間化為無有。今日之事。仙長要了結此事也行。除非是在擂台之上。講拳脚論刀槍。勝的了秋田。任憑仙長與兩造解和。如若勝不了秋佩雨。想要說和。仙長。勢比登天還難。今日之事。一來秋田要與我師弟法禪報仇血恨。二來秋田欲領教天下的英雄。各路豪傑。此事非擂台之上解決不可。仙長你老打算憑兩行伶俐之齒。二寸不爛之舌。雖有陸買的遊說。隨和的善辯。也是徒費一番唇舌。說話之間。北俠站起身形。向司馬空抱拳說道。仙長我謝謝你這一番的美意。秋田在擂台恭候就是了。將話說完。順着西看台的台梯。騰々々。下了西看台。夠奔東看台去了。秋田這一走不要緊。暗含着仙長出場了事。沒了結。反倒自己落得沒有面目。不由得暗中生氣。險些把無量佛念錯了。口中暗道。無量佛。仙長目望着台發愕。鎮東俠向前叫道仙長。這秋田不允仙長所請。應當如何。何處。司馬空開言。口念無量佛說道。咳。貧道實指望秋田既有北俠之稱。不能不按道德公理。

四 卷 圖 俠 劍 正 雍

不料想他一味的蠻橫仰仗意氣之勇 不按俠義道義氣 貧道之良言難入秋田閉塞之耳 是枉然無非枉費唇舌 今日之事 貧道自可以武力解決 相從在衆位俠客之末 爲最後之計 不知老俠客意下如何 侯振遠聞聽司馬空將話說完 遂嘆息說道 事已至此也就是這樣 二位正然談話 就聽貝勒爺說道 二位老俠客不要談話啦 人家東看台自己竟派人要求打擂 咱們也就商議派人應付就是了 鎮東俠聞聽貝勒之言 扭頭向東看台上觀看 一看此人 身體矮小 年紀可不小啦 見此人身穿青綢子褲褂 腳下洒鞋白襪 用絨繩在胸前斜勒十字絆 往臉上觀看 頭上用青絹帕罩頭 斜拉麻花扣 青臉面 兩道細眉 一雙圓睛 大鼻子頭 三角菱角口 花白掩口鬚鬚 正在擂台上手指畫脚 道白自己姓名 書中代表 北俠客秋田 自己打西看台 與司馬空言語不和 順着西看台台梯下來 來到看台梯上了東看台 早有潘龍上前相迎 老師口中說道 司馬空相請恩師過台談話 但不知他們有何意見 北俠順口說道 哎呀 有什麼意見 今日之事 無非是擂台之上武力相見 你還問得是什麼呢 說着話隨便入座 抱拳向衆位英雄說道 老朽適方才被南俠相約 司馬空以個人之勢力相壓 打算從中排解 我還能受他的壓迫嗎 今日倒要在擂台上分個勝敗輸贏 我這才回歸看台與衆位相商 那一位首先登擂 倒要看看他們的武藝如何 不知那位願往 這句話尙未說完 就聽一傍有人答言說道 老師何必生嗔 弟子願往 說話間一轉身來在老俠客的面前 北俠客一看不是別人 正是自己的大徒弟藍田寶 遂說道 你可要小心留神多在意 藍田寶答言說道 不勞老師囑咐 遂轉身跟着一個箭步竄下看台 夠奔擂台之下 來在擂台下 腳下碾勁 墊步擰腰往上一竄 縱上擂台站在擂台的當中 面向台口 抖丹田 聲吶喊 說道 呸 台下人聽真 在下復姓藍田 單字名寶 江湖人稱 雙手托天逍遙鬼的便是 只替因潘黃兩家爲爭漁業 在杭州府呈稟在案 蒙府台當堂批准 在北高峯立擂百日 一百天黃家勝了潘姓 潘龍雙手將漁帖獻與黃燦 百日外黃不能勝潘 黃燦將漁帖獻與潘龍 魚帖

合為一家 永無相爭 此如為二次開擂 共有僧道兩門回漢兩教 打過一拳 踢過一腿 各路的
 老師傅 若能在百日內 勝得了潘黃兩家 黃燦潘龍一同將魚帖獻在閣下的面前 閣下當時平地
 登雲 伸手白得西湖兩家的漁業公司 掌秤的經紀牙行可有一樣 總得在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先
 與掛號 如若未掛過號可不准登擂 還有一件如若上得擂台 打折了胳膊斷折腿 以致當場斃命
 可是白死 有不怕死的沒有 請上擂台 在下奉陪 他只顧在擂台上示威 西看台上鎮東俠聽
 得甚真 貝勒爺在旁邊說道 侯老俠客你老聽見了沒有 擂台上這個人可要求打擂呢 你還不派
 人嗎 鎮東俠聽貝勒爺在傍邊催促開擂 只得含笑說道 爺 你老人家少候 我這就派人 將話
 說完 遂向左右說道 徒弟們你們那一個登擂台與此人比試 這句話未曾住口 由打貝勒爺身背
 後轉過一人 口中說道 師伯弟子願往 鎮東俠舉目觀看 非是別人 即是年輕的小娃娃夏九齡
 鎮東俠捻髯含笑 心中想道 這個孩兒小小的年紀不知道擂台的利害 就說我若要派此子登擂
 豈不令天下的英雄恥笑我鏢局子無人 派年幼的孩童登擂 這個小冤家 也太不自量 倘若到
 擂台上稍有疎失 叫我怎樣對他二位尊師 想至此處 遂沉着面目向夏九齡嚇道 小小的年紀
 你有多大的能為 竟敢要求登擂 還不與我退下去 夏九齡聽鎮東俠威嚇自己已不令登擂 遂腆顏
 說道 弟子雖然年幼 也有十數年的苦工 再說將才開擂 先上擂台的必沒有多大的能為 不是
 常言有句話 頭三齣沒好戲 鎮東俠聞聽 不由的牛噴將要申斥他 就在這個時候 就聽傍邊有
 人說話 遂說道 老俠客這倒不必攔阻他 頭樣兒先登擂台必沒有能為 夏九齡雖然年幼 我問
 過他也練了十數年的工夫啦 無非登登擂台 若到日後他們可以說的道道的 不過出出風頭 其實
 也不要緊 你老人家就叫他登擂就是了 鎮東俠聽傍邊答言 回頭觀看 正是貝勒爺在
 旁邊與他說情 叫他登擂 替他講情 鎮東俠是何等精細的人 心中早就想到啦 不問可知 這
 孩子明知我不容他上擂台 多一半 是他託了貝勒爺的人情啦 其實怎麼樣 老俠客還是真猜着

啦。書中暗表。方才只皆因南俠請北俠。對他談話之際。貝勒爺帶着司馬良夏九齡。在看台的西北犄角爺兒三個站在那裏看。貝勒爺明知道潘黃兩家難以和平。故意試探這兩個孩兒聰明不聰明。遂向司馬良夏九齡問道。司馬良夏九齡你二人看此事南俠客本要和平解決。秋佩雨可能容納你師傅的言語。夏九齡在傍邊聽着搖頭。遂向貝勒爺說道。爺。據小孩兒我想。看秋田這樣的氣度。欲要和平恐難實現。貝勒爺點着點頭。將要再問。就聽夏九齡說道。貝勒爺我們還要求你老一點事。貝勒爺說道。是甚麼事。你只管說吧。夏九齡接着說道。爺。你老人家要問。回頭兩造言語決烈。必然開搗。北俠要派人登擂台要求用武。你老人家請想。若要有先登擂台的。必沒有多大的能為。我們小哥哥兒兩雖然年幼。都是七八歲入廟。跟隨老師學藝。今年我們都十九歲啦。我們都有十數年的工夫啦。外面人不知道我們的名望。我們打算。回頭開搗的時節。我們哥兒兩要在擂台。露露面目。我師伯要見我等要求登搗。必要攔阻。恐怕外面恥笑鏢局子無人。派年幼的嬰兒登搗。那時之間。必不讓我們過去。沒有別的。說話間向貝勒爺施禮說道。爺。你老人家從中給說個人情。不然我們弟兄不能在杭州擂台上露自己名姓。貝勒爺開聽夏九齡之言。笑嘻嘻的說道。你們這兩個孩子可真淘氣。這個擂台上可不是兒戲的。倘若你二人若要上搗台被人家打壞。可怎麼好呢。夏九齡向貝勒爺哀告着說道。貝勒爺你老只管向我師伯的面前說情。叫我二人登搗。你老沒聽人說過嗎。頭三齣沒好戲。既要先登搗台。那都沒有多大的能為。趕到有能為的上來。我們看着風不順。自然就不戰自退。得啦。好貝勒爺你老替我們兩個人美言一句吧。貝勒爺被這兩個孩兒磨的沒有主意。又兼着愛惜他們兩個人。無奈就得應允。遂說道。就依着你們就是了。如若不然。鎮東俠攔阻夏九齡不令登搗。貝勒爺為什麼旁邊答言呢。就是這們個原因。鎮東俠聽貝勒爺與夏九齡講情。願意叫他登搗台。明知道。已然是這兩個孩兒託了貝勒爺的人情啦。自己倒有些個為難。如若不讓夏九齡登搗台。駁不過貝勒爺的面子。無奈只得哼了一聲。

說道 夏九齡你既要登播 可要小心留神不可貪戰 夏九齡接着說道 弟子謹遵師伯之命 說着話轉身一越 跳下着台 來在播台之下 用了一個旱地拔葱 將腰一躬 竄上播台 此時藍田寶在播台上示威 猛然間從西北上 竄上來一個人 注目觀看 原來是一個童子 就見他大約不過十八九歲 身穿白綢子褲褂 腳下白襪洒鞋 打着裹腿 往臉上觀看 圓臉膛有點尖下巴頰 兩道細眉 一雙圓睛 準頭豐滿 唇似塗硃 頭上衝天杵的小辮紮着紅頭繩 前髮齊眉 後髮蓋頸 精神百倍 看着是個小孩子 藍田寶焉能放在心上 向着夏九齡說道 咳 你這個嬰兒 將才放下書包 你上播台何事 夏九齡聞聽心中不悅 心說道小子小看我 莫若我也奚落奚落他 遂向藍田寶道 呵 你這個人真小看我 你看我歲數年輕 咱們兩個人站在一處 你還沒有我身量高呢 咱們二人比將起來 你可是個矮子 我送給你個外號 莫若你叫恨天低 藍田寶聞聽不由得氣冲斗牛 這孩竟敢當着矮人說短話 口中說道 你這個小冤家竟敢在你矮爺的面前口出不遜 小輩報你的名姓 我好把你送到老娘家去 夏九齡一聽矮人口中無禮 遂說道 你這個矮子咀可是真損 你要問你家爺台 姓夏名九齡 外號人稱多臂童子 小輩你報名 你家小爺拳下不死無名之輩 矮人往後倒退了一步 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 說道 小輩要問你家爺台 復姓藍田 單字名寶 外號人稱雙手托天逍遙鬼 小娃娃你既上得播台 咱們是比拳脚是比兵刃 你要快講 夏九齡接着說道 似你這矮人 可必用兵刃結果你的性命 咱們二人是比拳脚 後比兵刃 說着話 將身一矮 比了一個猴兒拳的架式 藍田寶一看不由的暗笑 心中說這個孩子 將學了一套猴兒拳 竟敢上台打播豈不是白白的送死 藍田寶只顧這未一想不要緊 可就上了夏九齡的當了 皆因他沒看起 遂向夏九齡一伸左手 這個名兒叫引手 跟着向前一進身 右手一拳 想要把夏九齡一拳打倒播台之上 他那裏知道 夏九齡誠心是發壞 先以言語激怒藍田寶 爲是讓他不防 後又比了一個猴兒拳的架子 爲是讓他看不起 故意來個小架子 就彷彿小孩

子方學了一套猴兒拳 以致藍田寶右手拳堪可臨於胸膛 其實夏九齡並不用猴拳打藍田寶 別看

夏九齡年輕 受過高人的傳授 手急眼快 遂向右一上步 用自己右手一搭那藍田寶的右手拳

藍田寶自然往後一撤 夏九齡左手順着自己胳膊底下 一穿他的右臂 藍田寶想要逃 可就逃不

了啦 自己的右胳膊 被夏九齡左臂反着壓在底下啦 藍田寶打算撤步要逃 不料想夏九齡右手

掌反手向前一推 這一掌正打在藍田寶的胸膛之上 藍田寶身形往後一仰 站立不穩 反身栽倒

在擂台之上 跟着一咕魯身 跳將起來 夏九齡看着他說道 你看我年幼 動上手你還是不行

你趕緊請回去 換高着點的身量跟我動手 其實藍田寶能爲比夏九齡大 一來是叫夏九齡氣糊塗

啦 再者也是自己大意 未能留神以致落敗 有心再與夏九齡動手 怎奈擂台上既然落敗不能再

戰 擂台上沒有那個規矩 氣得矮子臉紅脖子粗 只得轉身形跳下擂台 敗回東看台去了 夏九

齡見矮人跳下擂台 自己站在擂台之上道白自己的理爲 口中說道 衆位天下英雄各路豪傑 大

家聽真在下姓夏叫夏九齡 外號人稱多臂童子 此次上得擂台 爲是會會有名的英雄 沒想到一

時不幸 單遇見這們個矮子 他是一點理爲也沒有 還要口出大言 不用說他與我動手 就是比

身量他也不行 衆位還有比他身量高點的沒有 在下 我在此奉陪 那一位請上來 這句話未能

說完 就聽東看台一聲吶喊 喊道 小小的年紀 竟敢口出大言 休待我來與你比較 夏九齡

聞聽順着聲音觀看 由打東看台跳下一人 走至擂台相近 往上一踪竄上擂台 夏九齡定睛觀看

也是個矮子 身量比方才那一個還矮一點 身穿青綢子褲褂 青絹單頭 脚下白襪藍酒鞋 臉

上五官像貌 與方才那一個差不了許多 可是掩口的鬚鬚是黑的 上得擂台二眸子神光灼

灼 夏九齡不認識他 就皆因方才戰敗了的藍田寶回歸東看台 夏九齡在擂台之上誚謗矮人

這一個正北俠的二徒弟 名叫藍田玉 外號人稱低頭山自在鬼 在東看台聽夏九齡口出不遜

因此稟明恩師 登擂台與夏九齡要比較拳脚 夏九齡見這個矮子 竄到擂台之上 夏九齡於是故

意的氣他。衝着矮子將脚一蹶，口中說道：「啊！我怎麼那們走背運呢！趕情走到小怪人來啦！這才叫當着矮人說短話呢！」藍田玉不聽夏九齡之言，還則罷了。一聽夏九齡之言，氣往上撞，口中喊道：「夏九齡休要口出大言！你家二爺藍田玉，特地前來，管教你這小怨家，將話說完，不容分說。竄過來衝着夏九齡迎面就是一掌。」夏九齡一看矮人帶怒竄過來動手，不由得暗自歡喜，心說：「只要生氣，我可就贏的了你。」見掌離面門切近，用右手向藍田玉右臂的外面一穿。這一着並非是實着，他是故意引藍田玉的手。藍田玉將要換着，夏九齡身形向右邊一上步，右手掌順着藍田玉手腕隨着由底下一轉，直奔藍田玉的面門，急若閃電。這一着名字叫轉還手，要按着拳經有一句話：「人若學會轉還手，大羅金仙也難走。」何況藍田玉矮人往前一搶步，臉面正撞在夏九齡的掌上。夏九齡這一掌打得藍田玉鼻青臉腫，二目難開，疼的他在擂台轉灣。夏九齡向着擂台的夥計說道：「你們過來兩個人，把這位先生搽過東看台去吧。」這明明是誚謗之辭。看擂台的夥計過來，這才自己站在擂台之上，高聲說道：「方才這個人與我動手，也是個矮子，也不是飛龍鏢局由那裏選來的，都是這麼高兒，還有比這個尺寸大一點的沒有？」在下我奉陪呀。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見東看台有人吶喊，喊道：「小輩休要口狂，你家三太爺來也。」夏九齡聞聽，就見此人也是個矮子，由打東看台上，施展燕子抄水的工夫，由東看台將腰一躬，身形一縱，一丈多遠，又用自已的右脚，一登自已的左脚，脚面，身形一挺，兩隻胳膊向左右一張，二股勁竄上擂台。夏九齡一看這個人，身體矮小，身穿藍綢子褲褂，脚下白襪小鞋，酒千層底倒納魚鱗，帶提根，鶯腦酒鞋，腿上打着裹腿，往臉上觀看，面目發青，兩道細眉直插入鬢，小圓眼睛，小鷹鼻子，三角口，未有鬚鬚。夏九齡一看這個神色，就知道能為不小，不用說別的，就由打東看台至擂台之上，有三丈多遠，他竟能夠使燕子三抄水，一越竄上擂台，就憑這一着兒，我兩個夏九齡也不是他的敵手。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夏九齡是真機伶 他還是真猜着啦 這個人非是別人 正是藍氏三矮 他的名字叫藍田璧 外號人稱邁步過嶺無形鬼 若論起藍氏三矮 弟兄三人 惟有他最小 若論能爲可就是他的能爲大 夏九齡明知道自己的過 此人前來與那二人報仇 莫若自己找個台塔 回歸西看台 可千萬別跟他動手 若要跟他動手一定准輸 自己想到這裏 不容藍田璧說話 遂說道 夏九齡實指望登擂台 與有名英雄動手較量 沒想到都是這們高 就算我贏了你 我也算不了英雄好漢 那有那麼大工夫跟你動手 我還怕弱了我的銳氣 這是何苦呢 咱們是回頭再見 將話說完 遂即轉身順着擂台逃將下去 來在西看台順着台梯上來 來到鎮東俠的面前 口中說道 師大爺 小弟兄我指望到擂台 會一會英雄豪傑 沒有想到都是那麼高 弟子無心與他們動手 因此退回看台 鎮東俠皆因方才夏九齡在擂台之上 口出狂言 早就心中生氣 今見夏九齡 敢與矮人動手 回到看台他還要說長道短 自不由的把臉往下一沈 一聲喊道 你這孩子實在可惡 又不學能爲 竟學了些個貧嘴 你還不與我退下去 哼 可惡 夏九齡被老俠客這一頓申斥 鬧了一個大紅臉 不由的臉上一紅一白 心中想道 我這是費力不討好 只得抱愧站在貝勒爺的身背後 鎮東俠將嚇退夏九齡 就聽擂台上 矮人在那裏喊叫 書中代言 藍田璧此次登擂台 打算與夏九齡立決雌雄 沒想到上了擂台 反倒被夏九齡奚落了一場 夏九齡回歸西看台 這一手矮人更火兒啦 氣得他三屍神魂暴跳 五靈豪氣飛空 怒沖沖站在擂台喊叫夏九齡登擂 口中喊道 呸 方才這個小冤家 你就說你的能爲小 不敢與你家三太爺動手 你反倒說了些個便宜話 逃回西看台 小輩你若有胆量二次登擂台 咱們倒要比較比較輸贏 你若敢來 方算得英雄好漢 你若不敢來 你是畏刀避劍怕死貪生 算不了英雄 鎮東俠在西看台正聽啊 不由得心中暗含着有氣 一來可氣的是夏九齡年輕口狂無知 再者叫天下英雄看着有多們可恥 遂扭項向徒弟們說道 你們那一個前去登擂 休要叫矮人在擂台上發威 話已說完傍邊並無人答言 連問三次 俱都

如此 老俠客不由的動怒 遂向徒弟們說道 我命你等前去登擂台動手 難道說你們等俱都懼怕 他人不成嗎 老俠客正在動怒之際 旁邊站定大徒弟阮和 實在不能不說話啦 轉身來在師傅面前 口中說道 恩師休要動怒 你老順弟子手看 早就有人上擂台去了 鎮東俠遂順阮和手一看 不由的吓了一跳 一看不是別人 正是那童林的師弟 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于寶元 鎮東俠回頭問說 這是誰人叫他打擂 後面並無人答言 老俠客因何這麼問呢 皆因知道于恒于寶元天真爛漫 他不曉得什麼叫打擂 必是有人蠱惑於他 鎮東俠還是真猜對啦 皆因于恒由打鏢局子裏頭跟隨衆人來在北高峰西看台 他看着擂台好像戲台一樣 他以為是有人請他聽戲 以致兩造開播 在擂台上動手 他不知道是怎們回事 他打算向人問問 回頭一看 有兩個人站在他的左右 也俱都認得 一個是壞事包張旺 一個是孔秀號叫春芳 他打算要問問他們兩個人 回頭叫道 孔秀壞事包 我問問你們兩個小子 這個戲台上 上去的人你打我 我打你 怎麼他們淨打不唱呢 這兩個人一聽 樂的他二人握住肚子直不起腰來 孔秀心中想道 這個混賬東西 是個大混小子 他是甚麼都不懂 莫若我叫壞事包冤他把這個傻小子架弄到擂台上去 叫他與東看台上的搗亂 想到這裏 遂邁步來到張旺的跟前 在張旺的耳邊低言耳語 說了幾句 張旺聽着點頭 說道 你不用管 我有主意 咱們就是那麼辦 遂笑嘻嘻的 向着于恒叫道 牛兒小子 你不知道道哇 怎麼單叫牛兒小子呢 這個于恒天生來的混賬 應當連孔秀帶張旺 都應當叫他師叔 就是叫他師叔 也倒許不應聲 皆因他的小名叫牛兒小子若要叫他牛兒小子 他倒聽得清楚 故此不論老少 都叫他牛兒小子 所以衆人以此名官稱 他還有個毛病 惟有吃上東西 他是絕不讓人 別名就叫護食 就爲吃飯 與店裏的夥計 時常打起來 還有一樣 睡上覺准叫叫不醒 就是天真爛漫 真稱起混金璞玉 孔秀張旺這兩個人還是真愛惜他 于恒他也願意同這兩個人在一處 所以今天擂台的事情他不明白 他才向孔秀張旺打聽打聽 這兩個人本是壞事包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孔秀聽于恒問他們，他才跟張旺商量，弄架饅小子上擂台。張旺聽孔秀之言，回頭叫道：「牛兒小子，你要問這個戲台怎麼盡打不唱哪？我告訴明白你吧。這個不是戲台，這個叫擂台。于恒一聽自己不懂，遂叫道：『壞事包，什麼叫作擂台？』張旺說道：『牛兒小子，你要問這個擂台，是專爲比試拳脚，講論輸贏，賭的是勝負。』于恒聞聽，向張旺問道：『賭的是甚麼呢？』張旺聞聽于恒問他，知道他所注重的是吃喝，誠心寬他，故意說道：『你要問方才沒看見，東看台上，擂台上，去一個人，咱們這裏派一個人上擂台，兩下裡頭，賭的是牛肉大饅首。咱們這裏如若打敗了東看台的一個人，張旺遂拿手比着說道：『贏兩個饅首，一碗牛肉。』說着話，手一指東看台上的北俠，說道：『要把那個老頭子打倒下，贏十個饅首，一大鍋牛肉。』這個就叫贏包了。牛兒小子一聽，張旺說出牛肉饅首，饅首他順嘴流涎，口中說道：『可別叫他們過去啦。』我上擂台，贏了那個老頭子牛肉饅首，咱們兩個人吃，不給他們。』張旺說道：『你要打算上擂台，可千萬別讓我師大爺知道。』（張旺說的是候振遠）

如若讓他老人家知道，准不讓你過去。你由打看台北邊這個台梯下去，擂台後面有個台梯，可就上去了。若不然，你不會竄高縱矮，由前面你上不去，于恒聞聽，遂向張旺說道：『好小子，你等着我。』我就這就過去，說着話，身背後背降魔杵，順着北邊台梯下去，夠奔擂台後面的台梯，順着梯子上到擂台之上。由裏面一啓上場門的台帘，鎮東俠這才看見，要不是阮和在旁邊告訴老俠客，鎮東俠怎麼也想不到他上擂台。鎮東俠一看，猛英雄于恒于寶元上了擂台，不問可知，必是有人愚弄於他。遂往後面觀看，見孔秀與張旺二人暗地嘻笑，必是他二人所爲。鎮東俠遂扭項往擂台上觀看，就見于恒正與藍田璧，接談說話，離着遠聽不真。書中代言，于恒一啓台帘，看見藍田璧笑嘻嘻，上前搶步說道：『小小子，我看看你就歡喜，千萬別給他們吃，都是我的。』藍田璧聽于恒之言不甚明白，遂問于恒說道：『你說什麼都給你吃，于恒笑嘻嘻的說道：『小小子，你不用冤我。』我都知道，打倒下你們一個，是兩個饅頭一碗肉，你打量我不知道呢，不用費話。』小小子，你過來。

我把你打倒下吧 藍田壁一聽于恒所說的話 知道他是一個混人 遂向于恒說道 我不管饅頭與肉 你是擂台打擂你要報通你的名姓 于恒聞聽 遂直立的站立 兩隻手一握小腹 遂向藍田壁說道 小子你是由打頭裏問後頭問 是當問裏問呢 藍田壁那裡知道于恒有個嘴訥毛病 遂向于恒說道 我給頭裏問你 于恒又着手向藍田壁說道 你要問我家住在懷安府漂母河于家莊 姓于名恒字寶元 師傅由起外號 叫叱海金牛 乳名叫牛兒小子 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 藍田壁聞聽不覺得暗笑 這小子真混 他連乳名都告訴我了 遂叫道 牛兒小子 于恒一聽自己納悶 遂問道 小小子 你怎麼知道我的乳名呢 藍田壁一聽倒笑起來了 不是你將才你告訴我的嗎 于恒一聽 自己一想對呀 遂說道 小小子你知道可不准你告訴別人 我害沒問你哪 小子你叫甚麼東西(不像人話) 藍田壁並不怪于恒 遂說道 牛兒小子 你要問你家爺台 家住在蘇北宜化府藍家寨 你家爺台復姓藍田 單字名壁 外號人稱邁步過嶺無形鬼的便是 牛兒小子一聽 口中說道 小子你起情是鬼呀 復又說道 鬼兒小子你打我吧 藍田壁一見于恒站在面前 又着雙手立而不動 像個影壁似的 心說打僕小子還不好打嗎 藍田壁這麼一想不要緊 上了于恒的當啦 前文已竟表過 于恒所練的拳術 名叫達摩八式拆開六十四着 就是一着分八着 八八六十四着 故名叫金剛六十四式 拆開了變化無窮 只因于恒學藝之時 他師傅不讓他先下手 皆因他身體太笨 因此叫他站着等人家的招數 方准他還手 這就是作師傅的疼徒弟 名曰叫等招以逸待勞 于恒今日登得擂台 就按師傅的傳授 他才站在那昂然不動 盡等人家的招數 藍田壁那裡知道于恒的拳術利害 他算計于恒就是力大 他絕以沒有招數 藍田壁遂抱拳向于恒說道 請 于恒說道 打吧 不用費話啦 藍田壁遂向于恒面前一竄 崩起來向于恒胸膛就是一拳 因為什麼崩起來呢 皆因藍田壁身量矮小 于恒身量太大 不然這拳夠不着他的胸膛 藍田壁的拳 離于恒的胸膛相近 于恒是想着贏饅頭呢 恐怕藍田壁把拳抽回去 他是心中着

急 嘴內不應當說 因說道小女子 你再來點就打上啦 藍由壁聞聽 恐怕于恒有什麼暗算計 趕緊撒拳不打 口中說道 牛兒小子 你因何不還招 牛兒小子聞聽遂說道 小子你不知道 咱們老師告訴過我啦 敵人的拳要打得不是地方 不准還招 如若還了招 不給咱們火燒吃 藍田壁這話更聽不明白啦 他那裡知道哇 于恒當初與老師學藝之時 于恒的師傅尚道明 乃是一位劍客 最講究武術的根本 他說這個理 敵人的拳如若打不着自己 離着遠了要是還招 要按着武術的規矩說 名字叫空手 練武術的最避諱的是空手 講究的是手手不許落空 手不空發 這個意思容易了解 皆因是人的胳膊 都是一樣的長短 人家要打不着你 你想打人家勢比登天還難 敵人的拳若打着自己 自己的拳也可打着人啦 就是這個講義 當初于恒練拳之時 老師與他過招 拿拳打于恒 于恒若要還手太早了 這就叫落了空啦 尚道明把拳抽回去 告訴于恒早飯別吃 皆因是你怕打 你還手太早啦 此手落空 既然手落了空啦 一頓飯二十五個饅首 你可就別吃啦 就把于恒餓了一頓 晚間再練 于恒可就不敢早還手了 仙長方准他吃饅首 雖然餓了于恒一頓 再往後練 仙長打他 手不到地方 他絕不還招 于恒的拳可就練出來啦 別看于恒天真爛漫 深得拳中的奧妙 與人動上手 眼要賊 步要隨 手要准 心要穩 打上人要恨 所以于恒由出世以來到後文書 若要遇見能人 一動手就輸給他 這就是當初仙長教育他的好處 俗說就是人要打的拳不到地方 絕不還手 一還手准輸 就是平常的拳打到他的身上 他也不怕 皆因他是一身的橫練 今天與藍田壁動手 人家那裏知道他是饅頭練工來的拳哪 藍田壁聽于恒說若要早還手不紛饅頭吃 故意的問道 牛兒小子饅首是怎麼回事 牛兒小子衝着藍田壁擺手說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用打聽 打上新你就知道啦 藍田壁一看牛兒小子是個傻小子 這還不打他等待何時 遂往起一縱身形 左手向于恒一恍 右手衝于恒前心就是一拳 拳已至胸膛 于恒看拳到啦 遂向前一邁左腿 跟着左手向上一穿藍田壁的右臂 于恒右臂向前一伸

醋盆大的拳頭 正打在藍田璧的胸膛之上 這一招名曰降龍羅漢力千斤 舉鼎托開敵萬人 只聽彭的一聲 藍田璧這個樂就大啦 整着個打下擂台 牛兒小子 口中喊道 小子我叫你鬧鬼 回頭向擂台上招待的夥計說道 你們給我計着點 兩個饅頭一碗肉啦 復又向東看台點手叫道 小子們快來 不然 牛肉涼啦 不好吃 他這末一喊不要緊 樂的西看台壞事包張旺 握着肚子直不起腰來 再說藍田璧 被牛兒小子這一拳打下擂台 在台下一翻身爬起來 雙手握着心口疼的他亂轉 好容易才換過這一口氣來 夠奔東看台順着台梯上去 來到自己老帥北俠的面前 口中說道 老帥弟子無能 方才落敗 老俠客臉往下一沉 口中說道 你素日的工夫都上那裏去了 叫混小子把你打回看台 還不與我後面站立 可惡 藍田璧只得站在北俠的身背後 老俠客回頭向羣雄問道 那一位登擂台 力敵猛漢 這句話未能說完 旁邊有人答言 說道 老帥弟子願往 北俠一看乃是鎮江丹徒縣蓮花山荷葉嶺二寨主鐵爪魚鳶左雄 皆因他在東看台旁觀者清 他見于恒 天真爛漫 絕不能再有別的招數 他打算施展巧妙的招數登擂台拳打于恒 他那裏知道 牛兒小子不是這一招 他這個拳腳論套 換者一招一招的用 若不然怎麼左雄到台上被打呢 皆因他看不起于恒 故他在旁邊答言 北俠客秋田 口中說道 閣下請 要子細着點 左雄接着說道 不勞老俠客囑咐 說話間站起身形一躍跳下看台 來在擂台之下 縱身形向上一竄 脚尖找台板 站立在擂台之上 于恒正在擂台上呼喊東看台的人 就在這麼個工夫 由打東邊竄上一人 于恒一看此人長的甚是兇惡 身穿着綢子褲褂 足下的洒鞋白襪 腿上打着裹腿 往臉上看 青中透煞 一張圓臉面 兩道細眉 一雙怪口 鶯準闊口 身背後 背定一口鬼頭刀 兩耳無輪 一臉水鏽 站在擂台之上 向于恒呼喊 左雄口中叫道 牛兒小子 休要逞強 今有你家二寨主左雄 外號人稱分水鷺鷥 牛兒小子你可要留神 說着話 左手一恍 右手一掌 直奔于恒面門打來 牛兒小子 見拿到了面門 方才自己用的頭一手 降龍羅漢力千斤 舉鼎托開敵萬

人 拳打藍田壁 自己拳脚論套 應當用第二招 伏虎將軍神威廣 急提猛按莫因循 也是穿式

手 今左雄來得勢猛 掌離門面相近 牛兒小子着急 他向左一上步 用右手一搭左雄的臂手腕

一反手 掙在左雄的手腕 往下一揪 掄起左掌 對准左雄的脖項 用力一砍 這招名曰立掌

斜劈開山斧 耳輪中只聽澎的一聲 這一掌 砍在左雄的脖子上 左雄這個樂大啦 身形向前一

栽 來了一個咀吃屎 險些把門牙撞掉了 牛兒小子 遂向後一撒身 口中說道 你這小子動手

就忙把我的招數用錯啦 這一錯了 不要緊 還是不好找補 你們誰過來 把這個第二招找補好

了 牛兒小子 正然道白招數 此時左雄爬將起來 手握住咀 敗回東看台去 來到東看台之上

向北俠客說道 弟子無能落敗而回 北俠說道 勝敗常事 請旁邊落坐 回頭向眾人說道 還

有那一位上擂台會戰猛漢 這句話將說出來 傍邊一人答言說道 不才弟子願往 北俠觀看 乃

是夾江龍泉塢 王氏三傑 二爺叱海烏龍王甲 北俠客口中說道 閣下小心猛漢 王甲說道 不

勞老俠客叮嚀 轉身形跳下看台 來在擂台之下 一頓足 一個箭步竄上擂台 此時四外看着熱

鬧的百姓 那裏看見過竄高縱矮的能人 四外吶喚說道 你們看又來一個人 飛上擂台去了 這

個能爲小不了 這個楞小子也夠利害 不言四外吶喊聲音一片 百姓喝彩 單表猛英雄于恒 于

寶元 叱海金牛 站在擂台正然發楞 回頭告訴看擂台的夥計們 說道 小子們計着點 可是四

個饅頭兩碗肉了 你們替我計着點別忘了 看擂台的夥計看着他暗笑 心說打擂那裏跑出牛肉饅

頭來 這小子簡直是亂七八糟 只可含糊說道 我們與你記着呢 夥計說完了話 自己又笑 心

說也不與他記着什麼呢 這個擂台真亂的利害 牛兒小子將一回頭 正趕上王甲上了擂台 牛兒

小子衝着王甲說道 你來了好 把我這第二招找補上吧 王甲也是走着倒霉運呢 遂說道 牛兒

小子 你可認識你家二爺 牛兒小子說道 不認的呢 小子你叫甚麼東西吧 王甲聽他說完不由

的有氣 說道 你這小子休要胡說 你要問你家爺台姓王名甲 人稱叱海烏龍的便是

牛兒小子一聽 小子你起情叫龍兒呀 說完了話 仍然將兩手往小腹一叉插 說道 龍兒小子你打吧 王甲一看 這小子真是天真爛漫什麼也不懂 我要打不了他 怎算得了英雄 說道 牛兒小子站穩看拳 說着話將左手一恍 右手拳向牛兒小子臉上打 牛兒小子瞪着兩隻眼睛 看拳離面門相近 牛兒小子向右一上步 用左手一搭王甲的膀臂 王甲右臂可就撤不回來啦 牛兒小子趁勢左手向回一掙 王甲更抽不回去啦 牛兒小子遂向前一舒右臂 這一掌正打在王甲的天靈蓋 遂以橫力 用手向下一按 這一招就是急提猛按 王甲這個樂大啦 來了一個屁股墩 坐在擂台之上 最可笑 是牛兒小子明明告訴他 找補上第二招 王甲還是沒留到了神 到了還是找補上啦 牛兒小子向後一撤步 說道 小子真成全我 總算把第二招找補好啦 省得老師不給我火灼吃 他雖然是口中這麼說 王甲被牛兒小子一掌打得頭暈眼發黑 屁股還墩了一下 自己站起身形 跳下擂台 敗回東看台去了 此時北俠早就看清 牛兒小子的拳術 遂向與羣英雄說道 你們大家看這個牛兒小子的拳術 名叫達摩八式 又叫金剛六十四式 你們可別看他渾受過高人的傳授 名人的指教 你們要諒着你們自己的能為到擂台動手 可千萬不可小看他你們那一位再過去 這句話將說完 就聽旁邊答言 不才願往 老俠客扭頭觀看 正是關東三老 排行第三 名字叫侯老佩 外號人稱單鞭將 北俠客說道 請 侯老佩遂即轉身 跳下看台 臨至擂台下 將身形往下一矮 用了個早地拔葱 躍上擂台高聲叫道 牛兒小子你可認識你家三爺 關東三老排行第三侯老佩的便是 牛兒小子聞聽 口中說道 小子你起情是侯兒李佩 侯老佩說道 你休要胡說 我乃侯老佩的便是 說着話 左手向前一指 右胳膊一掄 用了個劈掌 這一掌直向牛兒小子頭頂便劈 牛兒小子向左一上步 用右臂 向侯老佩右臂一穿 侯老佩往回一撤 未提防牛兒小子 將右臂撤回 隨身向左一轉 回頭向後一腿 左手一平 右臂順着地往後一擦 跟着又一叉步 右手掌直向侯老佩小腹打來 這一招名叫擦陰奪肚摸不真 這是拳經上

那一句拳術既要用對了，那有個躲的開呀！這一掌就聽彭的一聲，侯老佩被打爬伏在台板上。上牛兒小子跟着轉身，口中說道：「小子你留點神哪！這可不能怨我，侯老佩爬將起來，含羞帶醜跳下擂台，向東看台敗走。」牛兒小子回頭問着看擂台的夥計：「小兒們記着是多少饅頭，多少盤肉啦？」後頭夥計們竟顧看熱鬧啦。大家一齊說道：「你記着吧，我們全都忘啦。」牛兒小子一聽，心中着急，遂向東看台北俠客點手呼喚，大聲喊道：「老頭兒，你過來吧，他們都沒記住，你過來，我把你打倒下了，不就省了事了嗎？」牛兒小子雖然這樣喊叫，誰也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個人，就是兩個人明白，誰呢？就是壞事包張旺孔秀，他們兩個人聽得出他的話來，皆因牛兒小子是他們兩個人設計架弄上擂台去的，所以他們兩人知道根底。原因張旺出的主意，打倒下東看台一個人，兩個饅頭一碗牛肉，要把北俠打倒下，一大鍋牛肉，十籠饅頭，因此次立擂爲賭鬥牛肉饅頭的起見，意是張旺冤牛兒小子的話。牛兒小子信以爲真，要不怎麼記不住數目，口々聲聲叫北俠登擂呢？爲的是連鍋包了別人那裏知道呢？北俠在東看台上見牛兒小子點手呼喚自己呢，遂用目向左右一看，左右的羣雄要講究比試拳腳，那一位也贏不了，傻小子于恒，老俠客恐怕羣雄到擂台白白現醜，遂站起身形向衆位英雄抱拳說道：「列位英雄，大家也看見啦，這牛兒小子動上手，眼賊，步隨，手準，心穩，打上真狠，別看他笨，也別看他傻，此子受明人的傳授，深得拳中的奧妙，請衆位替我看看點。」待老夫前往會一會猛漢，我若要有那一招不到的地方，求衆位老師傳指教。大家一齊抱拳說道：「老俠客你老人家請，我們大家情愿助威。」於是北俠客站起身形，呼喚小徒弟高青隨後捧劍，跟着我前往擂台。高青手捧鞭，寶劍說道：「願尊師命。」老俠客邁步夠奔東看台台梯，順着台梯下去，夠奔擂台後面的台梯，順着台梯上來，至下場門啓台帘，來在擂台之上。牛兒小子早就看見啦，一看北俠由看台上起身，心中暗喜，他要來了省的費事，記住饅頭牛肉的數目，遂笑嘻嘻的向北俠客叫道：「老頭兒，你來了很好，別給他們吃，打倒你。」

都是我的。北俠一聽，別給他們吃。打倒了自已都是他的。遂帶笑向半兒小子說道：甚麼給你吃呀？我沒聽明白。牛兒小子向北俠說道：你不用裝饞，我都知道。打倒下你們東看台一個人，兩個饅頭一碗牛肉，要把你打倒下。一大鍋牛肉十個饅頭，就是你賭的多。你倒下吧。好叫他們給我預備饅頭牛肉。北俠一聽方才明白。這小子倒好，拿我當了賭品啦。不問可知。這個饞小子必然有人冤他。莫若我順着他的話說。遂向于恒帶笑說道：不錯。贏了我饅頭牛肉不能給別人。全都給你吃。你要贏不了我呢？被我把你打倒下呢？牛兒小子接着說道：也留着給我吃。北俠聞聽于恒之言，遂搖着頭說道：那可不行。你要贏不了我，被我把你打倒下。牛肉饅頭我可要給別人吃啦。于恒聞聽，心中着急。遂說道：老頭兒你放心我打的了你。北俠說道：既然那麼着你就打打試試吧。于恒說道：老頭兒你既要與我動手，我站穩了你只管打吧。北俠帶笑說道：牛兒小子那可不行。我既有北俠之稱，我要先動手打你。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於我。無有大量之材，還是你先打我的是。于恒聞聽口中說道：老頭兒你不知道。當初我練武術的時候，我師傅告訴過我，不讓我先動手打人。說我身體太笨。若要動手打人，自己必然落空。人要是打我呢？我可以見招打招。見勢打勢。老頭兒你避點屈，還是你先打我吧。北俠搖頭說道：那可不行。你要不會打人，雖有牛肉饅頭，我可不能給你吃。牛兒小子聞聽，着急說道：這頓吃可真不容易。那麼老頭你站穩了，我可不願意打你。這是你擠兌的我，叫我打你。北俠聞聽心中暗笑：世界上真有這樣一個心眼的人。真是一句謊話沒有。有什麼說什麼。這才是誠於中，形於外。忠恕而已矣。渾金璞玉誠實的好人。正然思想，牛兒小子可就動了手了。書中代言，牛兒小子並不是不會打人。皆因是于恒學藝的時候，他師傅讓他等招，就是皆因他太笨哪。今日他被牛肉饅頭擠兌急啦。遂向北俠左手一幌，右手向北俠胸前就是一拳。這一招打的是降龍羅力千斤，喊了一聲着。這一拳要打別的英雄，可就顯出于恒的能為大來啦。北俠是何等的能為，于恒要比上北俠可就差的。

太多啦。北俠真要跟他走個三合兩釐。秋老俠客他就算栽啦。秋田秋佩雨見牛兒小子拳來的甚猛，真不亞如驚牛烈馬。老俠客暗含佩服。果然牛兒小子受過高人的傳授，心中暗想錯非是我，豈能接他這一招。北俠見拳已到胸膛，遂一退左步，將身向右一閃。牛兒小子的拳，可就落了空啦。老俠客一伸手，並不搖他的右臂，由打于恒腕子底下伸手，用兩個手指，一捏于恒的袖子，將自己腕子一挫，向下一帶。牛兒小子這個樂可大啦。整着個來了個嘴肯地，就這一招，可就顯出北俠的工夫大啦。但凡練武術的人，若要動手，俱都講究打招贏人，惟有成了名的英雄，不以打人爲榮。講究的拿工夫把人欺住，只要是一進招的時候，管教人混身上下不得勁。拿工夫欺住人，那才是練武的學到家了。此時北俠見于恒向前打得勢猛，故此才用兩個手指捏住他的袖子，向前一帶。這就是借力用力。按拳經上說，可稱得起任憑拳腳來打咱，全憑四兩撥千鈞。今北俠所用之內力，正爲此也。于恒就是倒在台板之上，自己還不知道怎們倒下的呢。以此看來，北俠之武工不問可知。于恒遂反身爬起來，看着北俠發怔，皆因自己覺不出來，不知道怎們躺下的。北俠見于恒站在那裏發怔，遂向于恒說道：「傻朋友，可不是我不給你牛肉饅頭，皆因是你不是我的敵手。饅頭牛肉我可要給別人吃啦。牛兒小子聞聽，說道：「老頭兒你可真狠，你真不給我點。咱們兩個人可就沒有交情啦。我也不能怪你，誰讓我打不過你呢。咱們兩個人回頭再見，說着話轉身奔上場門，啓帘進去。順着後台的台梯下來，敗回西看台去了。北俠秋田，站在擂台之上，高聲說道：「天下英雄各路豪傑，衆位聽真在下姓秋名田字佩雨，江湖人稱南極崑崙崙子。大家抬愛我，稱爲北俠，無非是大家抬愛。我可是不軫其稱，坐着站着英雄，可要加以原諒我。某此次登擂，適方才與猛漢動手，論起來這位牛兒小子，武藝還是真不錯。他要與我比試，可就差的太多啦。無非他就是打招，小巧之藝，他還欠點。在下此次來到擂臺之上，我爲的是鬪的是英雄豪傑，成了名的俠客。若要是保鏢的，護院的，估山的，戳竿教場子的，平常的老師傅不必登

擂台 也不是秋田說句大話 勒令要登擂台 也是白白的費事 無非衆位落個栽啦 除非是有一
 人 當下很有名望 那位呢 聽說此人 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 姓童名林 號叫海川
 聽說此人武藝高強 奉師命與一家武術 尚可與我對敵 就怕此人聞我之名不敢登擂 衆位那一
 位若不然先請上擂台 待在下奉陪 北俠在擂台道白自己的名姓 聲音又高 不差甚麼都聽見啦
 再說童林在西看臺 聽北俠言語猖狂 又口口聲聲叫着自已名姓 隨着將要站起身形 鎮東俠
 早就留神看童林 見童林要上擂台 遂用手攔住 叫道 童賢弟 你要作甚麼 童林微然含笑說
 道 小弟欲登擂台會會秋田老兒 兄長因何攔我 鎮東俠身形向前一湊 低言耳語 說道 童賢
 弟 你休要登擂 是爲兄請來的各位英雄 尙且未能打擂 賢弟你何必前往 童林開聽 向鎮東
 俠低聲說道 小弟適方才聽北俠口夕聲聲呼喚於我 我若不登擂台 豈不叫天下英雄取笑 鎮東
 俠向童林說道 賢弟言之差矣 你乃是爲兄看台之上的柱石 衆位英雄未能登擂 就說衆位勝的
 了秋田便罷 如能勝不了秋田 那時之間再請賢弟登擂也不爲晚 何必你忙在一時 爲兄今日之
 擂台 全仰仗賢弟你呢 你若此時登擂 那末別位英雄應當怎樣呢 莫若賢弟你耐等一時 容列
 位英雄等不是北俠的敵手 賢弟你想不上擂台也不行啊 爲兄還就仗着你呢 賢弟少坐 待爲兄
 相請別位英雄登台 鎮東俠口雖然是那末說 心中還是不放心童林哪 鎮東俠准知道北俠武藝天
 下絕倫 恐怕童林此次登擂不是北俠的敵手 豈不將名譽付與東流 童林豈能再興一家武術 這
 就是鎮東俠疼愛童林保全他的名譽 這才不教童林登擂 將童林安置住了 這才轉面向衆位英雄
 說道 秋田現在登擂 那一位英雄願與秋田比論高下 這句話尙未說完 傍邊一人答言說道 小
 弟願往 侯振遠聞聽扭頭觀看 並非是別人 正是自己二弟 侯傑敬山 鎮東俠向二俠說道 休
 要小看北俠 你可要更多的留神 侯二爺接着說道 請兄長放心 將話說完 遂着一轉
 身 順着西看台跳將下來 趕奔擂台之下 脚尖碾勁 往上一竄 縱上了擂台 北俠客一看 認

的是侯杰。遂說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二俠客侯杰敬山。久聞閣下武藝高強，早就有心領教。

今日得閣下上得擂台，倒要領教閣下的拳術。說話間，袍拳拱手說道：請在下奉陪了。二俠客侯

杰一聽秋田之言，不由的動怒。中心想道：我打算上擂台與潘黃兩家說和，不料想北俠以勝力相

迫。明明是大言欺人。我若不與他動手，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我無能。想到這裏，口中說道：好

老俠客既肯賜教，侯杰奉陪就是了。說着話，身形相前一湊。左手一恍，右手劈面就是一掌。北

俠見侯杰掌離面門相近，身形向左一閃，用右手一搭侯杰的右臂，自然侯杰向回一撒手。北俠秋

田趁二俠撒手的這個時候，左手順着自己的胳膊底下過去，將身形一矮，一坐腰，右手往回一抽

掌，正打在二俠小腹之上。這一招名曰退步掌。侯二爺正在將要換招之際，見掌已至肚腹，再躲

可就不行啦。隨着北俠的掌往後一仰身，撲咚栽倒。因何侯杰隨着掌躺在擂台之上呢？內中有個

情由，只因二俠躲閃不及，見北俠發力，何爲叫發力呀？發力就是打的是內氣，內氣即是昭力。

這種力不能迎其鋒，如若掌到，若要將身體往上磕，自己有一千斤的力量。這一掌便打一千斤的

力量，被打的越力大，掌是越打的重。這種掌力並不是在掌上，這種力蓄於丹田，行於腎眼，入

於脊骨，發於兩臂，才能入的了掌心。普通名叫按掌，又名叫擠按力。侯二爺不敢以身體往上迎

，准知一迎他的力量，可就打重啦。隨着他的掌要是倒下呢，可就與沒被打一個樣，還得讓打人

的佩服。這叫輪招不輸力，但凡練武術的，與人動手有兩種：一種截，一種洩。大凡練截的多，

何以叫截呢？就是見招打招，見勢打勢。你的招數來打我，我用手截住你的招數，這就叫截。惟

有這個洩力最難，比喻說你的拳打在我的身上，如同打在棉花做成的大圓珠一般，又軟又轉，讓

你雖有萬鈞之力也難施展。這就叫不來不拒，不離不棄。形若圓珠，以人形合天地如卵

形，專能洩武術各種的力。你雖有擎天之能難以用武，若遇此技，雖有多年的苦工，均能化爲烏

有。此名叫洩。此乃武術之精華也。雖然草草數語，此乃武術大家最難蒐求之絕藝也。雖然侯杰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落敗在北俠之手 北俠還是暗中佩服 遂抱拳向二俠客說道 二俠客雖然輸在秋田的掌下 此乃故意容讓 今秋田敢不佩服 侯杰站起身形抱拳還禮 口中說道 只因老俠客拳術太高 侯杰不得不出此計 總算老俠客手下留情 侯杰告退 將話說完抱拳拱手跳下擂台 回歸西看台去了 此時北俠站在擂台上高聲說道 方才這位二俠侯杰 被我一掌打倒在擂台之上 並非真輸於我的掌下 他是故意的相讓於我 還有那一位請上擂台 再下恭候 願領教高明 秋田在擂台道白 已方才動手 西看台鎮東俠看的明白 見二弟敗回看台 遂向左右說道 那一位願登擂台領教 北俠 這句話尚未說完 在下首挨着坐着的童林 將要站起 鎮東俠的眼快手快 一把將童林揪住 口中說道 童賢弟你要怎樣 童林口中說道 兄長小弟見秋田 在擂上猖獗 不才小弟 要與他比較 鎮東俠探身向童林耳邊低言說道 賢弟你何必前往 今有約請的英雄尙且未能登擂 如若羣雄不是秋田的敵手 那時我必請賢弟登擂 賢弟你暫時忍耐 少候就是了 童林聽侯庭之言 只得安坐 侯振遠將然要問 就見一人站起身形說道 侯兄長 小弟願登擂台 與秋田答言 侯振過一看是盟弟風流俠張鼎 遂帶笑說道 盟弟請 書中暗表 只因張鼎畫策請南俠與苗澤苗潤雨 今不幸開擂 難道說 就仰仗一位俠客嗎 再者這二位又是張鼎的介紹 因此張子美才首先登擂 張鼎手中擎着鐵扇子 邁步夠奔看台北面順着台梯下了看台 夠奔擂台後面順梯上去 啓帘行至台口 此時北俠早就看明啦 認識是張鼎 北俠不等張鼎發言 首先說道 我打量來者何人 原來是瓜州的老俠客 姓張名鼎字子美 江湖人稱風流俠鐵扇仙 閣下掌中一把鐵扇子 專講究點穴 講究的是點穴 踢穴 打穴 撞穴 裡面暗藏九手輕穴 九手重穴 九手軟麻穴 九手醉穴 名叫四九三十六天罡點穴法 拆開了一百單八招 我早有耳聞 今日得見閣下 正好領教 閣下甚麼話也別說 贏的了秋田凡事好辦 勝不了秋田礙難解決 閣下就請 秋田奉陪就是了 張鼎聽北俠的一片言辭 心中暗含着不悅 我好意上擂台上說辭 與兩造排解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不想北俠言語猖狂，諒你有多大的能爲。我倒要與他比試比試。想到這裏，遂含笑說道：老俠客既不肯兩造和平，我也就不必多講啦。老俠客既然博學多見，張鼎只可求老俠客指教。老俠客你老人家就請張鼎奉陪，說着話，張鼎一伏身，左手一幌，右手擎着鐵扇子，向北俠華蓋穴便點。北俠向左一上步，身形一矮，用二指向張鼎脇下燕翅穴便點。張鼎遂用鐵扇子往回一掛，北俠的寸關尺，北俠遂撒手，向右一撤步，左手掐着劍訣，向張鼎咽喉便點。張鼎向右一上步，用鐵扇子一碰北俠的脈門穴，左腿向下一蹲，右腿抬起來，由北俠身後掏襠一脚，用脚尖欲踢北俠的肚門穴。這一招名叫葉底偷桃。北俠遂向後撤步，用左手向回一攔，張鼎的右腿，右手掌由下面一托，張鼎的小腹，要打張鼎的丹田臍下穴。張鼎遂向後撤步抽身，打算再爲比試。北俠趁空跳出圈外，向張鼎抱拳說道：張老俠客果然武術高強，點穴有法。秋田領教過了，請閣下回看台休息。我再領教一位。張鼎聞言心中暗想：明明是北俠從中容讓，適方才動手，北俠的武術在我的肩，不在我的肩下。勒令我再與他人動手，必得甘敗下佩。自己還落一個不知進退，不如再換一位與北俠動手。遂拱手向北俠說道：老俠客武術高強，張鼎不能接架，請別位領教閣下。在下告退。說着話，一抱拳，仍然順着後台下來，順着台梯上了西看台。來到侯振遠的面前，口中說道：小弟不是北俠的敵手，敗回看台。兄長原諒。鎮東俠擺手，向張鼎說道：未分勝負，請賢弟落坐。張鼎只得在旁邊落坐。鎮東俠對羣英雄問道：那一位請上擂台。與秋田較量。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傍邊說道：小弟願往。鎮東俠一看，原來是苗澤苗潤雨。只因苗澤在傍邊觀看，張鼎轉回看台，自己心中一想：我與鎮東俠結義金蘭，難道說還讓老哥哥登擂不成。不如我趁此與北俠比論高低。倘若不勝，那時盟兄再登擂也不遲。這才向前答言：侯振遠見苗澤欲登擂台，遂說道：賢弟請待爲兄掠陣觀敵。苗澤開言說道：謹遵兄命。遂脅懸紅毛刀，順着看台下來。由擂台後面台梯上擂台。啓帘來到台口。北俠早就觀看明白，遂向苗澤抱拳說道：我以爲是誰。原來是常州府北

關外珍珠巷苗澤苗老俠客 苗澤苗潤雨徽號人稱賽判飛行俠 掌中紅毛刀 此刀雖不是寶刀 出
 在西洋江毛國 此刀可也能斬釘剝鐵 鋒利異常 閣下的刀法三十六路天罡刀 不才掌中寶劍
 名叫轆轤 劍術三十六路天罡劍 某家只知道有天罡劍術 不知有天罡刀法 今得遇閣下正好請教
 閣下千萬不可吝嗇 秋田奉陪 說着話一轉身向徒弟高青一點手說道 看劍伺候 高青雙手捧
 劍匣向前一遞 秋田右手攏劍把捏崩簧 往外掣劍 此劍出匣 真是龍吟院嘯 嗚啾々々の聲音
 似鐘聲之鳴 將劍往空中一舉 往下一矮身左手揞着劍訣向前一指 右手劍作舉火燒天的架試
 口中說道 苗老俠客 還不亮刀賜教等待何時 苗澤本打算與潑黃兩家排解 未想道北俠以血
 氣之勇相欺 雖有說辭也難開口 只得回手摘刀 左手攢住刀鞘 右手擎刀把往外掣刀 將刀拉將
 出來 刀鞘放在西面台板之上 遂一轉身說道 老俠客既不容苗澤開口 就亮劍武力要求 苗澤
 只可就得奉陪 說話間將刀一擺 用了一個外纏頭 左手一絡刀背 左步向前一邁 夜戰 方纏
 頭式的架式 口中說道 老俠客進招吧 話言未住 北俠向前一縱 這一劍蓋着苗澤頭頂便擊
 苗澤看劍將到頭頂 遂向右上步 雙手捧刀刃兒衝上 刀尖向北俠手腕便挑 秋田見刀將至手腕
 遂將寶劍一反手 劍尖衝下向左一跟步 寶劍欲斷苗澤的手腕 苗澤撒刀身形往地下一伏 遂
 向左一歪身 掃地一刀直奔北俠右脚的連腳骨便剝 這一刀叫反臂掃擔刀 北俠趕緊撒步 寶劍
 往回一撤 遂一撤右步 雙手捧劍 直奔苗澤的咽喉 苗澤遂即轉身 北俠可又不往裏遞劍啦
 遂倒往後撒身雙手捧劍 劍尖衝上 身形一蹲 用了一個老子坐洞封門閉戶 口中說道 苗老俠
 客刀法精奇 非尋常的技藝 秋田焉能取勝 請閣下回看台休息 再請一位過來 秋田領教 苗
 澤聽秋田之言 本不願意退回西看台 怎奈北俠武術精奇諒難取勝 只得回手背刀 向北俠說
 道 老俠客既不肯賜招 苗澤豈敢再為要求 只可改日再會 說着話轉身將刀鞘拾起 將紅
 毛刀插入刀鞘之內 懸於脇下 抱拳說道再見 也是由後面下來回到西看台 來在鎮東俠

的面前 口中說道 小弟無能 不能取勝 一陣敗回 鎮東秋含笑說道 勝負未分 請賢弟少坐
 觀看 苗澤只得落坐 貝勒爺在西看台 正聽北俠在擂台上 道白自己的武術 貝勒爺將要與鎮
 東俠相商派人登擂 就在這個時候 就聽傍邊念阿彌陀佛 鎮東俠一看 乃是童林的師兄普照鐵
 背禪師 只皆因普照在旁邊坐着觀陣 今見苗澤退回西看台 不由的自己心中動怒 自己一想
 我乃是童林的親師兄 傍人尙且相助侯振遠 我若不前往會戰北俠 也讓傍人看着我師弟無光
 不如趁此登擂 想不此處 口念阿彌陀佛 遂向鎮東俠說道 老俠客 不才普照 今見北俠無禮
 意欲登擂 不知老俠客可肯相容小僧前往 鎮東俠開聽 遂即說道 禪師既然願往 侯庭焉有
 不願意之禮 望禪師見機而行 普照接着說道 謹遵台諭 說話間將自己短把追命鎗背好 由看
 台下來 夠奔擂台的台梯 順着台梯上了擂台 將才來到台口北俠接着答言 口中說道 我打量
 何人 原來是龍泉寺的方丈 上普下照 江湖人稱長眉長老鐵臂禪師 秋田久已聞名 正想請教
 今蒙閣下不棄 前來賜招 秋田歡迎接待 但不知閣下比試拳脚 還是講論兵刃 秋田願聞
 普照開聽 向北俠說道 方才見閣下劍術高強 小僧恐非是你的敵手 情願接待你的拳術 北俠
 開聽 遂向普照說道 禪師太謙遜了 和尚遂手解絨繩 由後背撤下短把追魂鎗 向北俠合掌
 當胸站立 口中說道 請老俠客進招 北俠聞言 遂轉身向高帝點手 高帝遂將劍匣向前一遞
 北俠將寶劍插入劍匣之內 遂一轉身拘拳說道 請 普照說道 還是老俠客先請得是 北俠只得
 左手一恍 右手一掌 向普照面門打來 普照原是合掌當胸 見掌堪至面門 遂向左一邁步 雙
 掌一反 手心朝天 俱搭在北俠的右臂之上 應當普照遂即變招打丹陽手的招數 這就是普照的
 不好 他看着北俠身體單薄 他要看着北俠怎樣變招 這就是和尚藝高胆大 他只顧用雙
 手壓着北俠的右臂 他可就未想到北俠左手順着自己的胳膊底下過去 一攏和尚的兩臂膀 隨
 即一轉身 右手掌順着底下反臂一撩 這一招名叫反臂撩陰 正打在和尚肚腹之上 這一掌險些

把普照打倒 打得往後退了好幾步 北俠遂向後一轉身 雙手抱拳 口中說道 多有得罪 普照被打含羞帶愧說道 老俠客手下留情 改日再請教 遂着說話 下腰拾雙鏡 跳下擂台 敗回西看台去了 書中代表 別看普照是童林的師兄 若論起能為可不如童林 皆因童林是十五年的苦工 未離恩師 普照是帶藝投師 因此不如童林 這是書中的代表 再說普照來到西看台之上 到鎮東俠的面前 口中說道 普照無能落敗而回 鎮東俠含笑說道 練武的勝敗常理 請師兄落坐 鎮東俠用目觀看 所有的英雄若要登擂 也未必贏的了北俠秋田 自己打算上擂台決鬥北俠 將要與羣雄答話 只聽旁邊口念無量佛 鎮東俠觀看 却是南俠司馬空 此時南俠在傍邊坐着觀看 看擂台之上 羣雄與北俠比試武藝 並未搶得上風 自己坐在椅兒上一想 鎮東俠拜託張鼎約請於我 原為抵抗北俠 只因我願意和平解決 免得在擂台上格爭 才有今日請北俠過台談話 不料想北俠一味的蠻橫 不以道德公理為是 仰仗血氣之勇 以勢力相迫要求開擂 秋田既不按俠義道而行 我只可從最後之計 與他武力解決 今羣雄在擂台之上不能取勝 只有童林與鎮東俠未能登擂 難道說我真等着童林與侯庭落敗 某再登擂 也叫天下英雄耻笑我情薄 莫若我趁此上擂台 再與北俠發言 倘若北俠再不容與潘黃兩家說和 那可講不了憑掌中寶劍誅却此障礙之物 想到此處 遂站起身形 對鎮東俠說道 無量佛 老俠客似此北俠猖狂無禮 貧道意欲登台 再與北俠下些說辭 倘再不遵和平意見 貧道當從最後之計 與北俠決分勝負 不知老俠客意下如何 鎮東俠聽仙長之言 含笑說道 願遵仙長意 仙長你老就請 司馬空將話說完 臨下懸劍 手拿拂塵 大搖大擺 邁步順着看台面北台梯 走將下來 順着擂台後面台梯上得擂台 啓帘邁步够奔台口 此時北俠早就看見司馬空 來到擂台之上 抱拳拱手 口中說道 我打量何人 原來是南俠客 久聞閣下大名 掌中寶劍巨關 五手鍾馗劍 天下絕藝 不才某早要請教 南俠客聞聽北俠客之言 微然含笑 遂說道 老俠客藝高會闖天下的英雄 那一位也未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能取勝於閣下 老俠客是了也就事了 何必武力壓倒羣雄 就算衆人不是你老的敵手 北俠客又有何策 依我相勸不如閣下從權 貧道首先之要求 和平潘黃兩家 又不失俠義道的義氣 老俠客若能賞貧道的全臉 貧道情願作當中說和之人 不知老俠客可能相從貧道的意見 北俠聞聽遂向南俠客說道 仙長之美意 秋田早就領情 你老人家欲作說和潘黃兩家出場了事 你老就是兩造的福神 我們請還怕請不到 無奈有一件 我之師弟法禪練藝四十餘年 被童林一掌打得口吐鮮血 練武應當知道練武的困難 童林何其狠毒 今日之事若要了結也行 除非童林登台方可罷休 就憑仙長唇齒之力 若要說和此事 亦是太難 就是仙長說的海枯石爛 舌敝唇焦 我不能與我師弟法禪報仇也是枉然 仙長既爲黃燦所請 前來登台 請仙長亮劍 秋田奉陪 別無說辭 說着話北俠向後面一點手 徒弟高青雙手捧劍匣向前一遞劍把 北俠仰手將寶劍掣出來 此劍出匣 真是寒光閃閃冷氣搜搜 光輝耀目令人胆寒 用劍尖一指司馬空說道 閣下爲南俠在下爲北俠 閣下號稱南崑崙 我爲北崑崙 既然相逢豈能輕輕的錯過 仙長此時何不亮劍 司馬空見北俠亮劍 出言無禮 自己遂歎了一口氣說道 老俠客既願意武力相見 貧道只得奉陪就是了 說着話由腰間將寶劍摘下來 左手握着劍匣 右手將拂塵放於台板 回手掣劍 只聽得噹噹的聲音 寶劍出匣劍匣放於台板之上 將寶劍一擺光輝燦爛 此劍與別的寶劍不同 怎見得有讚爲證（問劍式 巨闕精 秋風閃灼 電風清 猶如銀龍蟠柱影 冷似彩鳳繞梧桐 出戶魁星雙戲斗 回巢燕子巧穿林 大者鵬展翅 小者鶴啣翎 進用連環退擦陰 開招使用擊刺斜 回招太乙捧七星 但得其中真秘訣 劍部班中掛首名）南俠客寶劍一舉 先作出鍾馗劍的架式 北俠一看南俠亮劍 雙手捧劍道了一個請字 隨着請字寶劍直奔南俠的胸膛就刺 南俠遂向右一邁步左手摸着劍訣 右手劍舉起一反手劍尖朝下 隨着邁步寶劍斜插着向北俠右手腕便刺 這一招名叫恨蝠來遲 北俠用目觀看見劍尖抵到手腕 遂將寶劍一橫 身形一矮 寶劍由司馬空右臂之下

攔腰便斬 南俠遂反右手用寶劍一掃北俠的寶劍 身形遂向左一轉 二人殺在一處 各施所能 北俠一面動手 一面留神觀看南俠的劍術 果然是名不虛傳 寶劍上下翻飛行前就後 行左就右 身形隨着寶劍滴溜々亂轉 北俠心中暗想 看南俠劍術精奇 錯非是我 早就甘敗下風下 想到這裡 倒要留神小心 只得見招使招 見勢打勢 北俠不肯輕於進招 只得看關定式 但凡練武術的不用說用兵刃取勝 只要神看住自己的架式 不令敵人攻入 就算是高手 北俠雖然是處處留神 南俠偷看北俠的劍術 也是倒提着一口冷氣 北俠這口劍走開了不亞如銀龍一般 閃着身形亂轉 尚可稱得起風雨不透 想要往裏進招勢比登天還難 此二俠動手雙劍並舉 各施所能 兩傍邊東西看台上的英雄 一位位無暇他顧 瞪着雙眼皆往擂台之上觀看 這二位俠客 可稱得起基逢對手 將遇良材 勝負難分 此時北俠不似方才與別人動手之時 都有個容讓的地方 惟有與南俠一招也不容讓 北俠這個意思 就皆因司馬空號稱南俠 別號人稱崑崙道長 秋田因為自己已有北俠之稱 綽號人稱北極崑崙子 就皆因這個名譽的關係 倒看看是南崑崙武藝高 是北崑崙武藝好 勢必分個高低 誰強誰弱 誰勝誰敗南俠客也是這一種的思想 因此兩個人一劍快似一劍 一招快似一招 誰不讓誰 就連打閃穿針的工夫都沒有 雙劍急若流星 不用說動手的兩位俠客 就連東西看台的英雄 連看熱鬧的百姓裏面 並沒有大聲音痰嗽的了 可見得二位俠客武藝出衆 能將四外的人精神 全都貫在擂台之上 若不然怎們俗語有句話 劍術通仙呢 可是行家看門道 笨家子看熱鬧 若要是笨家子看着 就彷彿二人亂舞劍的一般 不肯打在一處 行家若要看 可不是那一種說法 比喻這末說 北俠用了個刺劍 向南俠的胸前便刺 南俠用寶劍一截 北俠劍就不能往裏遞啦 只可撤劍換招 不然劍遞進去 也彼南俠的寶劍戴回來 比如下象棋的高手 不走空步 這個武術也是如此不走空招 練武術的大家 最忌的是手落空 這就是二人彼此高明 都不走空招 恐怕行家看着恥笑 可有一樣 若要進招之時

迅雷不及掩耳，急如閃電。若要進招的時候，如同處女含羞閉戶的一般。若要遞劍時，勢若脫兔，猶如星火的一樣。外行人怎麼能看的出來呢？還有一件，兩個人沒有一個碰不到一處的。北俠看南俠各劍法精奇，遂一轉身托劍便走。這一招叫敗中取勝。左手搯劍訣向前指，右劍擊在身背後。南俠見北俠一轉身，南俠跟着捧劍向北俠後腰便刺。北俠聽後面南俠追到，有金刃刺風的聲音，只聽搜的一聲直奔腰部。北俠隨即轉身，左手劍一反手，壓在南俠的寶劍之上。南俠明知中計，將右手一用力，雙劍一平。此時二俠客誰打算撤劍也不成，劍尖搭劍尖，噹啷的亂響。若是兩口劍一處一湊，兩個人一個也活不了。要打算撤出劍去，再換架式，可有一樣。這一人皆抱定寧死不辱的宗旨，誰也不肯撒招向圈外跳。兩個人彼此用力，正在緊急之時，又無人解勸。這就是誰的工夫大誰贏。就在這個時候，由打西看台竄過一人，非是別人，正是童林童海川。手捧子午鷄爪鴛鴦鉞，童林因何竄到擂台呢？這其中有一段原因。只因二位俠客在擂台上未分勝負。西看台的人一位位看得呆々發愕，惟有童林二目圓翻，觀看擂台上的勝敗，心中猛然一動。自己想想，南俠客在擂台之上未必能夠戰勝北俠，真要是容南俠落敗，我再登擂，豈不把南俠的威名付於東流？莫若趁此鎮東俠往擂台上凝神觀看之際，我把兵刃包袱打開，裏面取出自己的雙鉞。趁老哥哥未能防範於我，何不趁此時登擂台會戰秋田。若要讓老哥哥知曉絕不讓我登台。再說北俠口々聲聲呼喚我的名字，自己想到這裏，大丈夫寧死陣前，不死陣後。當真等南俠落敗，難道說叫老哥哥候振遠登擂台與秋田比試嗎？不如我趁此登擂。童林想到此處，猛抬頭把自己嚇了一跳。正赶上二位俠客，兩口劍並在一處，寶劍的劍面血槽都衝上。童林一看不由得着急，倘若遲慢，他二人必有性命之憂。童林兩手擎鉞看了看，擂台與看台的遠近，自己估量着自己竄得過去，遂即起身，脚下碾勁，一坐腰向前一縱，就是一丈有零，隨又一換腰，用右腳登住自己左脚的面，身形向前一長，施展蜻蜓點水法，竄到擂台之上，隨跟着脚尖一點台板，身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形往起一縱，夠奔南北二俠的當中，雙手將鴛鴦劍一分，要用雙劍磕兩口寶劍劍面的血槽，必得磕劍面血槽作什麼呢？皆因兩口寶劍俱都不搭着在一處，若要是立着，童林可不敢用雙劍往上磕，皆因怕寶劍的鋒鏑。童林這對雙劍乃是純鋼打造，若要是磕到劍刃上，必然揮為兩斷，所以這段書，叫童海川雙劍分雙劍。童林雙劍磕在劍面之上，耳輪中只聽噲噲的響，也就是二位俠客腕力上勁大，錯非二位俠客。若要是換平常之輩，兩口劍俱得磕的出手墮地。南俠急忙退步，撒開撕髯，口念無量佛，定睛觀看童林。北俠撒劍用了一個老子坐洞封口的架式，倒退觀看，就見竄上擂台之人雄赳赳，氣昂昂，手捧子午鷄瓜鴛鴦劍，雙劍一分作了一個大鵬展翅的架式，目光灼灼向二位老俠客觀看。就聽他口中喊道：南俠客劍術絕倫，北俠天罡劍世界上罕有其匹。南俠客已然領教過了北俠，未分勝負，不才也要領教北俠客的劍法。望南俠客退步相讓，待我答話。南俠聞聽童林之言，只得口念無量佛，說道：賢弟你就請。童林這個話說出來，不卑不抗，還高抬二位俠客的名。今童林聽南俠道了一個請字，肯教童林與北俠比試。自己這才一轉身向北俠高聲說道：適方才小子觀看二位俠客相對舞劍勝負難分，只因二位俠客劍術俱精，不才看着技撻難撓，所以小子斗膽竄上擂台，雙劍分雙劍，將兩造拆開，請南俠旁觀，待小子領教老俠客的劍術，不知老俠客可肯賜教嗎？北俠聞聽，遂說道：閣下貴姓高名？秋田願聞名姓，請道其詳。童林厲聲說道：老俠客若問我就是閣下千日想萬日盼終日掛念，與適方才口口聲聲呼喚的童林童海川便是。北俠適方才在東看台，有白亮指點西看台的童林，皆因是離着遠看不甚真，今見童林飛身上擂台，雙劍分雙劍，老俠客就有幾分的佩服。見童林與南俠接話，自己心中暗想：看此人果然是式藝高強，不用說別的，就說我與南俠兩口削鐵如泥的寶劍，他竟敢由當中用雙劍分開，可見得此人何等膽量，何等的正氣。今又見他向自己要求比試，北俠一問他的名姓，方知就是童林童海川。老俠客不由得定雙睛仔細觀看，這才看見童林。原來是一個莊稼的漢子，就見他身穿土黃

布的褲褂 白骨鈕扣左大襟 高桶的白襪子 兩隻大酒鞋 剪子股的小辮在脖子上一拉 外罩藍布大褂 袖子又肥又大 腰中繫着一根絨繩 越看越像鄉下的老趕 北俠一看 心中暗想 我打量怎們一個童林 却原來是一個莊家人 又細一看 把北俠吓了一跳 細看童林紫微微的臉面 劍眉虎目 鼻直口闊 大耳有輪 人字的脖子 太陽凸着 眼睛努着 腮額凸着 氣眼是足的 抱着英風銳氣 神光炯々 意態端然 惟有眸子不掩其惡 兩隻眼睛真賽兩盞燈相似 (兩隻眼睛非真賽燈似的 原因他瞳人放光 這就是練武術的元神) 北俠客不看則可 一看倒退半步 心中說道 若看此人外表不足爲奇 若看此人的二目神光 倒有幾十年的苦工 看童林這個形像 好像玉在璞中 金在沙內 倒要留神 遂喊道 童林我與你三江二地恨 五湖四海仇 我之師弟法禪和尚 練武術四十餘年 被你一掌打得張口吐血 今日你我相逢 某當拿你與我師弟報仇 雪恨 童林聞聽 北俠說出與法禪報仇雪恨的言語 自己不但不與北俠發威 反倒將雙劍並在一處 交於左手 向着北俠一陣的狂笑 遂說道 我打量怎麼樣兒一個北俠 却原來聞名不如見面 見面勝似聞名 不過也就是虛有其表 徒負俠客之名 真令童林好笑 說罷 哈哈狂笑不止 北俠聞聽童林所說的話 又恥笑自己不夠俠客的資格 不由得自己要當面質問 遂叫道 童林適方才聽你所說我不夠俠客的資格 你要當面指示 秋田情願當面請教 童林聞聽 遂瞪睛說道 秋田你不必多問 今日之事 惟有當面比試 就是童林說出你的短處 你也不肯輸服認罪 常言說的有句話 遇見文王說理 逢着桀紂動子戈 似乎你這種人 就得武力對待 世界之上 那有這糊塗蠻橫的俠客 你就不必多問 惟有童林以武力奉陪 然後再與你講 北俠聞聽童林之言 往後到退 遂說道 童林 你看我那一點不夠俠客之稱 童林接着說道 你當真要問 北俠答道 一定要問 童林道 好 你既然要問我且問你 秋田說道 問者何來 童林道 我且問你 行俠作義講究的是什麼 北俠接着說道 童林你要問 俠義道所有本身的武藝 是當

盡天職的義務 終日裡浪跡萍踪 與人排難解紛 自己原無事枉為他人忙 喜忠正 惱奸狡 殺

奸誅倭 翦惡安良 方為俠義道的宗旨 你問他何用 童林聞聽 啞然而笑 遂說道 着哇 我

且問你 行俠作義若遇事當辨曲直 一碗水往平處端 一塊石頭放在中央 閣下來到杭州 你應

當打聽打聽 誰的理是 誰的理非 你就是不聞不問 一味的蠻橫 仗劍逞其兇頑 欲要壓倒天

下俠客 以此為榮 世界之上 行俠作義之人就像你這樣的俠客有幾位 今日之事 童林與你本

當講解明白 無奈你年老昏迷已極 童林無非枉費唇舌 今朝只有一個戰字 我與你立決雌雄

道要分個高低 勝的了童林便能 勝不了童林那時童林必然讓你明白前後的始末 說着話將雙劍

一分 又往懷中一抱 說道 朋友 你就亮劍咱二人當面比試 北俠開聽童林之言 遂向童林說

道 童海川且慢 常言有句話 說話不明若鈍劍殺人 你倒要講個明白 也讓老朽明白一切 我

秋田洗耳願聞高論 童林聞聽向着北俠啞然而笑 遂說道你當真要問啊 秋田道要問 童林說道

好 你站穩了待童林對你言講 童林住家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 我本是一農人年十八歲好練武

術 為環境所迫 離家遠走 行至江西臥虎山 巧遇劍客 學藝一十五載 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

術 老師命我先歸家省親 只皆因誤走雙雄鏡 只為飢餓難挨 盤費短少 到雷春把式場子 前

去道辛苦 按練武的規矩 應當款待童林一飯 他不但款待童林 反倒要求動手比試武藝 是

童林再三的相讓 他是一定不允 童林無法 只得於他接招 他豈是童林的敵手 被童林將他

一掌打倒 可是未能打重 他不欺待於我 並贈路費紋銀二十兩 童林得此川資 星夜歸家 得

返里門 那時節 我因久未歸家 才夜探我的宅第 不想我父母染病將痊 我不敢入內相見恐傷

父母之心 因此連夜入京師 欲投門路 不料想被困京師 風天雪地之下 因避風雪在貝勒爺的

門前 巧遇頑貝勒 知遇之恩 命我在府內充當更頭 於來年春間 山東二小鬧府 被我

因我弟兄道義相投 結義爲友 自由打二俠回山東東昌府 貝勒爺升我爲本府的教師 方才有雲南八卦山韓寶 吳智廣 入地金蛟賀豹 三人入京師找我二次對掌 細調查原來是雷春回山搬動的事非 童林當盡土地之情欲要款待 那賀豹無理的要求非與童林動手比試不可 童林再三的讓招 賀豹癡迷不悟 童林一時失手誤傷賀豹 童林本打算在府內將賀豹的傷痕 韓寶背起賀豹揚長便走 臨走時說道日後再訪 童林只得聽他們的自便 不料想韓寶吳智廣小人之心 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內 在寧壽宮偏殿更衣殿 盜去國家之寶翡翠鴛鴦鐲 臨去留下字柬 上面有童林的字樣 那時童林不知是二小所爲 次日黎明童林被拿到案 童林鐵案如山的官司 焉能脫的了縲紲之苦 多蒙我家貝勒爺竭力的維持 運動老肅王 從中設法 當今皇恩浩蕩賞限捕盜 帶罪拿賊 童林回到貝勒府 仰仗頑貝勒畫策 命我下山東以送單刀拐爲名 約請鎮東俠二次出山協力輔助我捕盜 由京師行至清河油房鎮 是我結交李源住在他的店裏 夜間韓寶吳智廣不利於我 被我一言詐出方知盜寶是他二人所爲 當場未能將二寇捕獲 方有李源介紹願作鄉導 引見鎮東俠 次日起身至巢父林 拜訪鎮東俠 多蒙老俠客慨允 協力相幫 未想到於是夜內巢父林火起 鎮東俠率童林尋找縱火之賊 在正東土坡之上 巧遇四寇 老俠客劍斬過牆小蜜蜂吳得玉 窗前一枝花柳未成 韓寶 吳智廣由水內脫逃 那時鎮東俠可就被約杭州鎮捕老俠客以鎮播爲名 暗訪盜寶的二寇 他老人家實指望到杭州與潘黃兩家排解此事 不料想法禪僧早至杭州 書信無理 這才始而要求的開播 以致童林登播台與和尚動手較量 是童林一時失手 掌震法禪 張口吐血 我也是追悔不來 今日秋老俠客在播台之上 口口聲聲呼喚童林 要與你師弟報仇雪恨 童林只得登播勉力奉陪 又要求童林前後的始末 今童林將話說完 命你洞悉一切 不過也就是一看動手較量 你已竟負俠客之名 你還管什麼叫理直 那個叫理曲 童林也無非是白費唇舌而已 請老俠客即早亮劍 童林會戰你這個糊塗的俠客 北俠將

童林所說的言語 俱已聽明 遂將寶劍背在左手 往後倒退了半步 遂說道 哎呀 童海川我何嘗相着我的師弟 我又如何嘗相着我的弟子呢 童林接着說道 你既不相着你的師弟弟子 你因何鎮插杭州 童林有所不解當面我要請教 北俠聽童林這一問 遂將脚一頓 向童林說道 童海川你是擠兌着叫我明言 我之弟子潘龍 他素日恃勇惹禍 我早就盡知 我之師弟法禪 當年同堂學藝之時 我之恩師有先見之明 看透了他驕傲過度 曾說過他 得志而驕 驕則生慢 慢則必敗 言說他逢鋼必折 早晚不成名便罷 若要成名遇見敵手 輕者帶重傷 重者得損命 可見得我師有先見之明 至今果然前識已驗 我何嘗又相着他呢 我認他爲師弟 他不願意認我爲師兄 惟今我之此來杭州 我有我的衷腸 與我師兄學藝的情由 你們是當然不知 今爲海川你言語所擠 我是不得不明言了 若不然我怎麼算的了俠客 童林聞聽接着說道 老俠客何妨說說 也叫童林明白明白 北俠被童林這一問 只得咳了一聲 說道 童海川若要問我師兄弟當年學藝之時 你且聽了 童林說道 請講 北俠遂站在擂台之上 不慌不忙的 就把當初之事 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童林將北俠所說的一片言詞聽得明白 這才佩服北俠 雖然童林聽明白北俠之話 啦 閱者諸公 可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書中代言 北俠他本是祖居宣化府秋林寨的人氏 這個村子當年是很興旺 闔莊有兩千多戶人家 也不知道因爲什麼 這個村莊裏頭是日見蕭條 後來本村正村副 約及同莊父老大家商議 打算要請一個風鑑的先生看一看 本莊受了什麼節制 果然大家議定用錢請來高明風鑑的先生 看看本莊的風水 趕到把風鑑先生請來一看 這位風鑑先生出的主意 言說本村的風水很好 就是缺少一個關帝廟 東村口有一座紅馬關帝廟 西村口再修一座白馬關帝廟 可以鎮住你老的莊子南北兩條土龍 免得本莊的風水被沖 村中聽了風鑑先生之言 果然集資在西村口修了一座白馬關帝廟 那麼關帝所騎甚麼馬匹 倒是紅的還是白的呢 皆因東村口原有一座紅馬關帝廟 其實廟倒修對啦 只是把馬塑錯啦 論起來還是白

的對 就是關聖賢的臉兒 也不是紅臉兒 要按着如今說 有到過山西的知道 到山陝地面供奉關帝俱都是黃臉兒 皆因在後漢時 關夫子由陝西推着一輛小車 行至在如今少林寺的前面 青龍澗 這個地名兒 屬河南登封縣所管 關夫子行在此地 正值天氣炎熱 滿面流汗 走至在青龍澗將小車放下 借澗水洗臉 又兼着被太陽晒的滿面發赤 又一洗臉到此方才變像 黃臉 膛變的也不紅臉兒 要按着梨園後台臉譜兒說 這個名兒叫作堂臉兒呢 就是佛教家家所供的 堂佛 關夫子這麼看叫作堂臉兒 所騎的馬 實在是白的 實在白的 可不是真正白馬 這裏面如亦一個說辭 真正白馬 世界上沒有 古時八駿倒有一匹 這個馬生就的週身上下 並無一根雜毛 連宗尾 帶咀頭 滿都是白的 那才是白馬呢 這個馬滿要是白的 黑鬃黑尾 自然是由鬃至尾在脊背上一道黑綫 這個馬就不能叫白馬 名叫銀鬃駒 如若白毛上長黃毛梢兒 不可能叫銀鬃駒啦 那末看甚麼呢 這個名兒 叫湯鬃駒 若要是白馬黑鬃黑尾 脊背上一道黑綫 馬腿由磕膝往下俱是黑毛 磕膝的上面有黑道兒 形若螞蟥腿相似 這種馬又當叫甚麼名字呢 這個叫亮免驎 要毛梢子發青呢 就叫草免驎 真要是白馬四條黑腿 磕膝蓋上有黑螞蟥腿的道兒 黑鬃黑尾脊背上一道黑綫 白毛上一身的紅毛梢 還得金眼睛 那才是真正赤免馬呢 乃是關帝所乘 可就是這種毛色的高 少見難得 那位說這末一匹馬你怎麼這末勞叨呢 不然哪 所以下觀看各關帝廟 塑關帝的坐驢 俱是紅馬 豈不是將馬的毛色塑錯 姑且誌之 以待高明討論 在下因有所感 故而勞叨這末幾句 開言少叙 書歸正傳 皆因是東村口紅馬關帝廟原有住持的和尙 這個秋林寨西村口 自由打修了這座白馬關帝廟 裏面並沒有僧道住持 可有一件你說風鑑真齡 自由打修了這座廟 這個秋林寨一天比一天的興旺 過了四五年的光景 這個秋林寨居然成了個豐富的莊村 正值夏令的時節 忽然間來了一位道長 用寶劍背着一個大包袱 來到秋林寨 就在西村口這座廟內打坐 這個老道長得相貌古怪 身量不高 身穿舊

藍布的道服 白襪雲鞋 腰中繫着水火絲條 伸出手來好像雕爪一般 生來的大墮子臉大黃斐頭 頭頂上滿解了頂啦 只剩了兩個白鬚角 惟有後腦海上面錢兒大的一綵白頭髮 挽了一個道冠 有算盤子大小 紅潤潤的臉面 兩道殘眉 壽毫長可遮目 大鼻子頭 雙顴高聳 方闊海口 大地闊 領下一部銀髻長過於腹 根根見肉 相襯着厚咀唇胭脂似的一般 目光炯炯有神 看着透出來的古怪 這位仙長 自由打在廟內打坐的那一天 工課很不小 每到夜間點着一住香 圍着村莊整夕念一夜的平安經 頂到大亮的時候他方歸廟打坐 每夜夜間皆是如此 所有本村的人 看着老道很有公德 故此村中念其老道與本村很作了些公德 這村中就有好事的人 大家給他集 湊 一升二升的糧米 因此老道得以糊口 日子一長啦 本村子裡頭村正王煥到廟內閒遊 見老道在大殿的前面練武術 看老道雖然年邁 打出來的拳 真透着有勁 村正見老道練武術 倒是 很是歡他 因向仙長說道 道爺你老人家的道號 怎麼稱呼 仙長聞聽說道 閣下若問貧道俗 家姓谷 雙名道遠 江湖人送外號知機子 出家的時候 我的恩師 熟於武術 皆因傳授我的擊 技之法 皆因今日閒暇無事 我在此練幾蹀拳 不想叫閣下看見 這可是當面獻醜 你老可別笑 我拳術不精 叫你老見笑了 王煥見老道說話和氣 遂說道 仙長 適方才我看你老拳脚很精 受過高人的傳授 如今正在康熙年間上元甲子 人人好練武術 你老人家既有這樣武術的工夫 何不在此村莊立一個把式場子呢 一則你老也是份公德 再者本村莊少年子弟也免得荒無廢學 你老想我說的這個主意好不好 谷道遠聞聽嘆息着說道 貧道皆因我看貴村莊風水很好 中年子弟長得俱都英俊 我倒有心在此地設立一處把式場 怎奈無人與我介紹 誰家子弟肯來與 我習學 就是我有這份心 此時也難以實在 村正王煥聽仙長之言 微微含笑 說道 仙長 你 老既肯慈悲 這個事情 我給你老辦的到 現在各村莊俱有武學把式場子 惟有我們這個秋林寨 沒有 並非是本莊子裏頭請不起教師 皆因是沒有高明的教師 我們村內不敢請 我皆因是大家

看的起我 叫我當這們一個村正 我要出頭一提倡 這個事沒有不行 只要是你老願意 我情願盡這個提倡的義務 這個事你老交給我辦吧 谷道遠開聽 遂說道 那麼你老就多受勞吧 王煥點頭應允與仙長告辭 夠奔村莊 爲是約集村中的子弟 好振興提倡村中的尙武精神 其實他可不知道這個老道來歷 書中代表 這位仙長原籍是宣化府的人氏 自幼出家爲道 受過高人的傳授 要論武藝天下第一 到如今身爲劍客 自己有意穩避於深山 與草木同枯 修得飛身羽化 離魄奪舍 爲大羅金仙 怎奈自己懷揣武術的絕藝 又不肯埋沒山谷 恐怕武術後來失傳 因見秋林寨主 風水很好 少年的子弟清俊 自己動了憐才惜士之心 這才以募化爲名 在此設立武術把式場子 打算教一二個得意的門人 盡傳其術 然後再爲隱遁 又兼着王煥從中的維持 就在在廟裏頭集聚了二三十名村中的少年 仙長打算擇良者而授教 一看這幾十名徒弟 並沒有成材器的 日子一長了 也揆着秋林寨村子裏頭住戶多 淨說財主就是五十多戶 所有的少爺都在廟裏頭練武 谷道遠又命財主家中的少爺 把他們家的大車套上 拉了幾車黃土 把廟裏頭的院子墊了個坦平 又買了一付水管 以致扁担 掃帚 竹耙 所有打掃院子的物件 一概置辦齊畢 這些個物件 俱都是大衆徒弟們湊錢買的 谷道遠臨到教武藝時候量材而教 這也是仙長的一份難處 皆因是良材難得 雖然是徒弟們多 夠資格的很少 到有長的好徒弟 並非是臉上長的好看哪 就是身體長的合格 這個徒弟長的雖然夠資格 可不敢傳授他絕藝 皆因他秉性剛暴 能要把絕藝傳於他 輕者與師傅惹禍招災 重者在外面遇見高人 必得喪命 這一種徒弟不能傳真正的實學 這徒弟之中也有秉性生的好的 雖然他脾氣好 他身體又長的不合格 就是打算傳與他絕藝 他也練不了 也不過是枉費心機 看起來實在教徒弟的這條道 也是很難哪共總再說一句 可見得良材難取 雖然現在廟內徒弟們比原先人多 內中就是有兩個人可以傳與他絕藝 頭一個就是本村子開豆腐房的掌櫃的秋實善之子名叫秋田 年十八歲 秉性溫和 爲

人謙恭和靄 雖然他的脾氣好 可就是身量矮一點 是個五矮的身材 腰腿均屬細格 爲人寡言 笑喜默好靜 仙長在他身上到是很注意 還有一個就是秋林寨東村口紅馬關帝廟裏頭的小和尚 名叫法禪 皆因他師傅圓寂了 他住持這個廟 他也跟隨仙長練習武術 雖然他的年紀小於秋田

他的身體可是胖大人魁偉 秉性粗烈 就是他在廟中練武 平素的特節 他不服他的師兄弟 就是身體夠格 仙長皆因憐才的起見 在他身上也用一份心 傳授他劈掛掌的工夫 這個劈掛講 究打三環套月 轆轤反車 何爲叫劈掛掌呢 就是將胳膊掄起來向敵人一劈 人家一接他胳膊 他往回一掛 兩隻胳膊運動開了 就像風車子一般 雙臂如鐵 敵人難以近身 皆因他的臂力大

仙長才傳授他這一門的武術 只因秋田身小力薄 仙長傳授他的羅漢拳十八躡 所有別的徒弟 身體不夠資格的 仙長傳給他們的是花拳 什麼大紅拳哪 小紅拳哪 六合拳的躡子 可是練出來的時候好看 可要是與人動手的時間 招數可就顯着慢啦 還有一樣 這些個徒弟只可傳授他們這幾躡 真要是傳授他們真工夫的拳 他們也練不了 這句話怎麼說呢 諸位閱者有所不知 自古及今也是這個道理 但凡練武術的比如在把式場子學藝 恨不能多練幾趟拳脚 豈不知這個練武術大不然哪 拳脚要是練多了 俗語有句話 貪多嚼不爛 不用說很多了 就是一躡拳 只要吃工夫的拳脚 一躡拳可爲終身之藝 就是練平生一世 也不准練成了一躡硬拳 何爲叫硬拳呢 就按如今說自鍾拳 太極拳 八卦拳 形意 六大開（六大開一名又叫開門拳 正名字叫作少林一步拳）這些個拳皆都是硬拳 那一套練一輩 不准練到靈畧二字的精華 因此練武術千萬不要多 只要能以把一躡拳練精 天下可無敵手 無非書說在這裏單單的點綴 高明自知 因此仙長按着擇良授教的主意 傳授秋田與法禪和尚 仙長所最注意於秋田就是早晚用工 臨散場子的時候 仙長谷道遠叫大衆徒弟們回家休息 當着衆位徒弟向秋田說道 秋田他們回家你可別走 你把廟內把式場子打掃乾淨 然後再挑上幾挑水 把院子潑成了水花 再挑一挑子水

泡着大筍。你再把大殿之內打掃乾淨。然後你再回家。衆徒弟們見老師把秋田留下。做這些個苦工。不問可知。我們家裏都有錢。到了秋後的時候。我們在老師的面前都有供獻的錢財。惟有秋田家中寒難。連練武他都不孝老師。不問可知。老師故意的罰他做苦工。何如我們有錢的回家可以休息。衆徒弟們大家背地裡紛紛議論。他們那裏知曉仙長別有用意。惟有秋田這個人。奉老師的差派。情願不辭勞苦。先用竹耙把場子裏頭舖的黃土撲平。然後挑了水來。用洗臉的盆均都潑成水花。再挑一挑子水。把水筍放在大殿之下。用這個水泡好了水筍。遂即把大殿之內打掃的乾々淨淨。俱都收拾完了。恭々敬々站在仙長的面前。遂說道。弟子奉師命將大殿內外收拾齊畢。師傅還有什麼分派。谷道遠看了看秋田說道。秋田白晝之間。我傳授你那一招。比喻旁人向你頭部用右手掌打單風真耳的架。一掌向你腮額打來。你應當怎麼敵擋。秋田聞言一楞。說道。師傅弟子並沒有招數遮架。只可挨打。谷道遠說道。你這個東西可惡。你練了會子武術。難道說你就沒有招架的能力嗎。待爲帥告訴與你。不怕他右手掌向你的耳邊打來。你千萬不可心忙意亂。你把氣往下貫於丹田。見他的掌到。你只把左臂往回一屈。他的手自然打至在你的胳膊上。你這個左右手俱都閑着呢。迎着面你願意打他那裏就打他的那裏。這就是武術之中的招數。可有一樣。我告訴你這一招不准告訴別人。你要告訴別人。那就是你自己不能盛藝。我可就不傳授與你啦。你要牢記在心頭。秋田唯唯而退。遂說道。謹遵師命。從今日爲始。臨到晚間散場子的時候。必然把秋田留下。叫他先收拾院子。仙長然後看無人。必要傳授秋田一招。這個日子可就長啦。轉瞬就是三年。所有廟裏頭的把式場子裡面。衆徒弟們工夫也都練的不錯啦。仙長叫他們彼此的過招。惟有法禪與秋田他們兩個人在一處過招。（過招就是兩個人打對手拳。誰有能耐誰打誰。正名叫擦拳比試。）惟有法禪與秋田一動手。法禪就輸於秋田的手下。因此法禪背地怨恨恩師。與別的徒弟們時常的言講。秋田一文錢也不奉順老師。老師反把武術的精華傳與秋田。咱們

大家平素孝順老師 老師可不將真能爲傳授與你我 這明明是咱們大家拿着錢養活着老師 供給秋田練武 要像作老師的如此不公 一樣的徒弟 傳授他的真能爲 不傳授咱們 要像這個樣兒

我不管你們 你們大家練不練我不管哪 反正我是不願意練啦 犯不上拿着錢供着別人 法禪

將話說完了 這些個徒弟一想法禪師兄說的有理 那個就說我不學啦 這個就說我不練啦 徒弟

們大家一個個忿忿不平 但凡把式場子裏面 就怕有這一種徒弟 若場子裡要有這們一個 這個

把式場子 是不用打算長久 這一種人 他不明白教場子老師傳的難處 若要是明師教武術 你

這一招練不好 他絕不再教第二招 這個理想在那兒呢 這就是當教師的爲保全自己的名譽 如

若是把徒弟教好了 若要打拳的時候 是一手一式抬腿動脚都有一定的規矩 不能夠滾肩折腕

脚底下打贊 眼往四外看 以上這幾樣兒 俱是練武術的毛病 只要犯了一樣兒 就是不如不練

所以不與徒弟多教招數 教的這一招若要練不好不用店記練第二招 這就是教師的難處往往的習

學武術徒弟們 總想着要多學 其不想常言有一句話 貪多嚼不爛 不怕練一套拳爲一生之長技

那末難道說一輩子練不會一套拳嗎 並非是一輩子練不好一套拳 皆因是拳內的精華難求 精

華就是拳中的用力發勁難找 所以才說一套拳內的招教練一輩也難以追求到家 非得日夜的苦功

晝夜不停如同中了魔的一般 拿着他常正當的營業相似方才有效 因此仙長皆因看徒弟們不夠程

度 不敢多教 方才落了法禪他們大家的含怨 只因他們背地裏三三兩兩的議論 說師傅將絕藝

傳授秋田 不肯傳授我們 由此大家不斷的口出怨言 雖然是這末說 其中就有相燈的相火的

這其中就有相着老師的 暗地裏告訴老師 谷道遠說法禪在暗地裡含怨 皆因是師傅不多傳與

他們武術 仙長雖然聽徒弟們回稟 向歷不以口舌爲是 不能聽弟子們一面之詞 不論什麼事情

必要親自眼見方才爲實 可雖然是這麼說仙長可就留上心啦 這一日清晨徒弟們練完了工夫

散場子的時候 法禪候着衆師弟練完了 出離山門 他本提防老師在後面相隨 他們

將才行在廟的東邊墻角之下 法禪遂止着步向衆位師弟說道 你們大家今天看見了嗎 適方才秋田與我動手之際 他的招數與我大衆不同 可見得師傅授他真武術 教給咱們就是鬧着玩的一般 要照着這個樣明天我就不練啦 法禪這句話將然說完 就聽後面有人叫道 法禪和尚扭回頭一看可吓了一跳 非是別人 正是老師傅谷道遠 其實仙長早就將法禪所說的話聽明白了 心中想想 似平法禪這等行爲恨師怨弟絕不能容 不如將他趕出山門免生他故 因此仙長想到這裡遂叫道法禪 法禪扭頭回頭看見是恩師 遂規規矩矩的一站 不由得臉上發赤 遂說道 師傅喚弟子什麼事 仙長含笑說道 法禪 我這個師傅也不能配有你這們個徒弟 我這廟裏難住你這個真龍 明天你不必在我這裡習學 你另投別的名師去吧 說罷轉身形進廟去了 法禪此時被恩師趕出山門是含羞帶愧 他不但說自己的錯處 他反倒羞惱成怒 遷怒在秋田的身上 自己心中一想 雖然秋田比我武藝高 師傅傳他不傳我 我必要由此投名師訪高將武術練成 誓必將秋田戰敗 非要爭這一口氣不可 自己就把這個主意拿定 自己一賭氣回到廟內 暗中留心把他師傅廣茲和尚的精蓄紋銀四十兩偷出來作爲路費 爲得是拜名師訪高友二次學藝 將技藝練成誓必於秋田一絕雌雄 論起來法禪和尚不想已過 於秋田恩來無義 反來爲仇 因此小人的行爲 你說天相兇人 可巧誤走雲南府昆明縣城北李家莊 巧遇李昆 遂與李昆爲友 就是他所學的能爲皆是李昆的親傳 這是後話暫時不表 單提的是仙長谷道遠 自由打法禪趕出山門 於第二天清晨衆徒弟俱都到齊 當衆宣佈法禪恨師怨弟 口出怨言 所有屢次的罪狀 並非是爲師不慈 只皆因他的秉性驕奢過度 此人若要傳於他真能爲 得志必驕 驕則生慢 慢則必敗 若不遇見高人便罷 若遇見高人輕者必然帶重傷 重者必有性命的危險 你等千萬不可於法禪習學 後此你等要謹守練武的規矩 衆徒弟一個一個說道 不勞師傅囑咐 我等絕不敢於法禪習學他的劣跡 仙長把話語交代明白 你說也倒好 自由打法禪這個徒弟被趕出廟 這個場子裏

頭真是一點兒風波也沒有。早晚徒弟們用心練習武藝，非止一日。這一日清晨衆徒弟將拳腳練完，場子已散各自歸家用飯去了。惟有秋田不走，將場子收拾乾淨，又把大殿打掃完了。恭々敬々站在老師的身傍，口中說道：師傅，還有什麼吩咐沒有？若沒有什麼事，弟子好回家吃飯。仙長谷道遠聞聽秋田之言，遂說道：事到是沒有哇。明天我要放一日的假，只因我朋友家有喜事的應酬，你的來看我身上這件藍道袍，太以的舊的不堪了。你在本村中最熟，你可以與我借一件新點兒的。我借穿一天，我穿完了後天再與人家送回去。你可能辦的到嗎？秋田將師傅的話聽完，口中說道：師傅之命豈敢違背。今天弟子去借，不誤恩師明天穿就是了。仙長聞聽說道：既然如是，那麼你就回家去吧。秋田答應一聲，轉身出離了廟門回到自己家中。正趕上他父親秋老兒夫婦將才用飯，秋老兒見兒子秋田回來的太晚，遂問道：你今天怎麼這般晚才回來，莫非你師傅有什麼事嗎？秋田向他父親說道：到沒有別的事，只因我師傅明天放假一日，有喜事的應酬，命孩兒與他老人家借件道袍，明天還要等穿，因此兒來晚。秋老兒聞聽，遂向秋田說道：既是你師傅命你借道袍去，你吃完了飯就趕緊去借去吧，別誤了他老人家穿。秋田聽他父親吩咐，不由的皺眉說道：你老人家說的到容易，道袍孩兒那有地方去借。奈因我師傅身量太矮，那裡有那麼短的可體的道袍呢？秋老兒一聽自己孩兒說的也對，遂說道：我到有個主意，莫若咱們與你師傅做一件道袍。你想好不好？秋田聞聽皺着眉說道：做到是容易，咱們家裏那有錢。秋老兒聽着點了一點頭，遂向秋田說道：孩兒呀，你太糊塗，自由你打在廟裏與你師傅學藝，三年多的光景，你連一文錢也沒孝順過你恩師。你師傅也沒與咱們爺們要過什麼，難道說咱們與你師傅，就沒有有一點兒好心嗎？咱們家雖然沒錢，不是有兩套豆腐的本錢嗎？咱們先拿這一套豆腐的本錢，度量你師傅的身體買布，拿到僧衣舖去多花幾個手工錢，千萬別誤了你恩師明天穿。秋田一聽心中喜歡，知道父親體恤兒子，成全自己練工夫。這才跟他父親商議明白，拿着一套豆腐本錢，到布舖中去買布。

買了些個藍布 又買點兒青布 爲是做道袍的大領用 將布買好 找着僧衣舖 度量着他師傅
 的身體 把道袍裁好 明天清晨還要用 僧衣舖的掌櫃的也說的好 半日的工夫豈能做的得呢
 只好就得打個夜做 沒有別的你得多開付一份工錢 秋田只得點頭應允 先把工價開付完畢 秋
 田復又說道 工錢多少到不要緊 千萬不要誤了明天早晨穿 掌櫃的聞聽說道 你放心吧 明天
 絕誤不了事 秋田將話說完這才回家 頂到晚上到廟內仍然用工 頂到散了場子仙長告訴衆徒弟明
 天放假一日 衆徒弟聽說明天放假 各自歸家去了 單表秋田回到家裏 一夜的覺也沒睡好 恐
 怕的是道袍做不得 就誤了師傅穿 次日天一亮 趕緊起來 先稟明他父親 自己將門開開 出
 離豆腐房 夠奔僧衣舖而來 就把僧衣舖的門叫開 一問掌櫃的道袍做好了沒有 掌櫃的向秋田
 說道 做到後半夜方才趕得 說着請把道袍拿出來 交與秋田 秋田接過來雙手捧着 趕奔關帝廟 到
 了廟前山門早就開開啦 進了山門夠奔大殿 就見他師傅在大殿上閑立 大概是剛完了工 來到
 師傅面前 口中說道 師傅 弟子我給老人家借了一件道袍 不定你老人家穿着可體不可體 仙
 長聞言遂將道袍接過來往身上一穿 正正的可體 遂說道 這件道袍爲師穿着正好 明天我穿完
 了 你再與人家帶回去就是了 秋田聞言只得與恩師告辭回家 一天事 無非是晚間在家中 把
 工夫熟練々々 頂到用完了工 自己安歇睡覺 第二天清晨 自己早起來 來到廟中 一看老師
 早就回來啦 就在這個工夫 師兄弟也都到齊啦 大家彼此用工 將拳腳練完 到了散場子的時
 候 衆人全都回家用飯去了 惟有秋田仍然是把場子收拾乾淨 又把大殿之內打掃已畢 來在師
 傅的面前 口中說道 師傅沒有什麼事 弟子要回家用飯去了 仙長含笑說道 秋田 爲師有一
 件事對不過你 秋田帶笑道 你老人家有什麼事對不起我呢 仙長嘆了口氣說道 秋田你與我
 借的道袍 只皆因我到朋友家道喜 晚間朋友煩爲帮着坐夜 看着喜棚 可巧來的親友
 們大家賭錢 內中有一位推牌九 大家叫我帮着配注 我想幾個銅錢的玩耍 也算不了什

麼 正正押了一夜的牌九 頂到天亮我整輸了一吊六百錢 皆因我沒有錢還這筆輸贏賬 我方才把你借的這件道袍暗暗的當了兩吊錢 還了人家一吊六 我還剩了四百錢 今天早晨我才回來 說着話將當票子拿出來 交與秋田 口中說道 你家中若要有錢 先與人家贖出來 過兩天我有錢 我再還你 秋田聞聽笑嘻嘻的伸手把當票子接過來 遂說道 師傅這點小事你老何必這樣待弟子與人家贖了回去就是了 何必你老人家還我錢做什麼 弟子這點兒孝心就沒有了嗎 說着話笑嘻嘻的與老師告辭回家 自己來到豆腐房門首 就見他父親在屋中收拾盥盞傢俱 秋田趕緊走至面前 伸手將當票子獻與他父親面前說道 這張當票就是咱與師傅做的道袍 叫我師傅給當啦 秋老兒聞聽 遂問道 因為什麼當了呢 秋田站在父親面前 遂將師傅典當的情由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秋老兒復又說道 那麼這個當票你打算怎麼樣呢 秋由向他父親說道 這也沒有別的 多早晚我師傅要想穿的時候 咱們再想法子贖就是了 秋老兒聞聽搖頭說道 不行 倘若你師傅晚間要穿 當舖上了門 你怎麼辦呢 秋田聽他父親之言 不由的一愣 秋老兒復又說道 我到有個主意 雖然咱們家中沒錢贖 你不是兩床被褥嗎 我那裏還敷着一床 拿你一床被褥我一床被褥 這兩牀被褥還頂不出一件道袍來嗎 爲的是你師傅要用的時候好方便 你師傅待你這們好 你也沒孝順過你師傅 古人有云 富人報之以財 貧人報之以義 就說你孝順孝順你師傅 也不爲之過 雖然你我父子家寒 就得以義報之 說罷 令秋田趕緊拿着被褥將道袍頂贖出來 秋田聽他父親之言 果然就拿着兩牀被褥 把道袍頂贖出來啦 存放在家中 預備 恩師借穿不必細表 天天夠奔到廟中 仍然學習武術 日月穿梭 光陰荏苒 不覺的又有一個月有餘 這一晚間散了把式場子 秋田仍然按以前的規矩 俱都收拾已畢 秋田站在老師的面前 口中說道 恩師還有什麼事沒有 谷道遠向秋田含笑說道 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明天我還有個喜事的應酬 前次你與我借的那個道袍 我穿在身上正好 你還能與我借的來嗎 明天我再穿一

天可能行嗎 秋田聞言說道 師傅你老人家稍爲候一候 待弟子與你老人家借去 說着話轉身形出離關帝廟 一直跑到家中 見他父親把話稟明 將道袍取出來 秋田拿着道袍出離豆腐房 一直跑到關帝廟 進了廟門來到大殿 雙手將道袍獻在老師面前 口中說道 老師你老人家看弟子將道袍給你老借了來啦 仙長說道 很好 伸手將道袍接過來 放在旁邊 隨手將舊道袍脫下來 又把新道袍拿過來穿在自己的身上 越看越可禮 遂問秋田說道 你在那廟裡與我借的這件道袍 怎麼我穿着這麼可身體呢 秋田聞聽說道 師傅我那給你老人家借這樣合身的道袍 這是弟子給你老人家做的 仙長一聽 不覺的愕然 遂說道 你家道艱難 那裏有餘錢給我做道袍呢 秋田遂帶笑道 就把與他父親相商 用了一套賣豆腐的本錢 做道袍的情由說了一遍 仙長遂即又問道 那麼着我將道袍典當 又用何款頂贖出來的呢 秋田又把他父親出的主意 用了兩牀被褥 將道袍贖出來以備恩師好穿 前後的情由 也說了一遍 仙長不聽則可 聽罷秋田的言語 面上發出一種慘切 不知不覺的珠淚雙流 遂說道 家有慈父 外有孝子 何愁家道不興 過弟子日後不可限量 可有一件 爲師對不過你呀 秋田遂問道 恩師待弟子慈善 那一點對不過弟子 弟子不知 當面請示 仙長接着說道 我且問你 你與我習學武術幾載 你可知道嗎 秋田回言 答道 弟子與恩師習學二載有餘 谷道遠將秋田言語聰明 遂說道 是呀 這三年的苦工 爲師的一招真傳未教 不料想你父子 家寒以義報我 你就算是我親生之子 也不能如此的孝順 所以爲師對不起你 今日爲師與你將話說明 我打算授與你絕藝 你可願意嗎 秋田聞聽師傅既欲賜教 弟子焉敢不學 仙長聞聽說道 好 你隨爲師這邊來 仙長將話說完 轉身形夠奔自己的牀榻而來 秋田在後面相隨 臨至在牀榻之前 就見仙長由牀榻之上 取過一個黃包袱來 雙手捧着遞與秋田說道 我兒你將包袱打開 盤古及今之絕藝皆在於此 我兒細看 秋田趕緊雙膝跪倒 將包袱接將過來 放在自己的面前 將包袱扣解開 舉目觀看 却原來是

一套書 黃雨緞做成的書套 上面並未寫着書箋 打開書套觀看 頭一本上面書箋上寫的是混元一氣法 打開書篇觀看 裡面畫得俱是老人 也有站着的 也有打坐的 也有其形像比架勢的一篇一篇的往後看 也有畫着龍的 也有畫着虎的 還有畫着一個女子的 就彷彿在雲霧之中 腳底下踏着許多的喜鵲 秋田越看 越看不明白 並問道 恩師 這一本書何謂叫混元一氣 弟子看不明白 要與恩師請教 仙長聞聽 鼓掌大笑 說道 癡哉我兒 你要看的明白 那不是就有了道行了嗎 此書爲師尙有不能了解之處 若要將此書完全熟讀 可能夠稱爲大羅的金仙 不過我草草的與你說一說 日沒練到那個地步 我必然細細傳授與你 就說如今大凡練武術的 只知運用四肢八節外表的健壯 外表只爲外丹 外丹雖然身體強壯 其實知內丹先天有虧 雖是表面上很好 先天若真氣虧損 無可滋補 但凡練武術之人 倘若有了病絕無生理 這個話怎麼講呢 原因他將先天的真氣運用在後天 先天原就損失先天的正氣 豈不遇疾而亡 若不然 常言有句話 內練一口氣 外練筋骨皮 若要講究熬刷筋骨 必須先用內氣爲補 然後用後天運用先天的真氣 先後天合一 豈不是人體與天體合 天地如卵 人體混元 這就是修道的本源 所以古聖先賢留下的武術 原不爲打人 也不爲挨打 不過是保固自己的身體 補人身上先天之不足 論起不過是一個道字 所以混元一氣法 是武術之本源 先立其本 而後求末 因此有本末之道 人與天地同體 豈不長生不老延年益壽 此謂之不老之方 若得此術 何必效秦始皇 遠求長生不老之藥 此即濟世之良方 惜哉人不能學 今無非讓你看看 日久定相授與你 再看第二本 秋田聞言將上頭一本撤去 第三本書箋上寫着易筋經拆解 將書篇展開觀看 上面寫着題目 頭一個題目寫的是無極圖 第二個目錄是有極圖 第三個目錄是太極圖 第四個目錄是五首第五個目錄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六個目錄寫的是三元圖說 第七目錄寫的是十三單操作法 第八個目錄寫的是自鍾法圖 揭開目錄的篇往下觀看 裡面畫着盡是練拳腳的架式

秋田看着又不明白，遂問道：「恩師，弟子看不明白拳腳的雙法，望恩師指教。」仙長含笑說道：「汝既不知，待爲師說與你聽。」這一本易筋經，不過是拆解，若論起易筋經，及上古軒轅皇帝遺留，直傳到鬼谷子，鬼谷子傳與無極真人孫濱，由無極真人相傳至大明，洪武二十年有一位得道的高人，乃與天師同宗。此人名叫張三丰，與他族弟張昇悅，在武當山修道。張三丰人稱洞玄真人，他二人在山中運用混元一氣，非用易筋不可。怎奈易筋經招數太繁，因而拆改。按五行三才內，含九宮八卦，五行名曰五音，三才分天地人三元，三六一百八十招爲一元，六九五十四爲九宮，內藏八卦，十二手單操像，十個天干左日右月，當中一點此爲十三式，地下有十二字跑大工，暗像十二個地支，外有三元是十八個字架，地下有十八個字架，摔子就是十個地躺拳。此謂之上盤中盤，下盤。是三盤的武功。這才是真正的三盤之法。自鍾的圖說乃是太極圖陰陽的兩個點兒。若要將此拳之內的精華求出，可擬稱爲陸地飛仙，何必遠求皆在己身。此時不過大概說一說。你要練到這個地步，那時爲師當領囊相贈。你再往下看。秋田遂將這一本拿起來放在旁邊。下面這兩本書箋上，寫的是靈畧圖，翻開篇一看，上面畫着一個馬猿，又翻篇往後面看，畫着一隻猛虎，再往後看，也有龍蛇，也有飛禽，不過是走獸飛禽蟲諸靈動之物，繪畫於書篇之上。秋田看着甚不明白，遂請示道：「思師傅老人家教徒弟，習學武術，不知要此畫何用？」仙長聞聽，微然含笑說道：「此並非是畫，此乃軒轅皇帝察天地之氣候，訪萬物之靈動，惟觀猴子是最靈。他天然生來有三竅六閃之能力，因此指猿猴而留技擊之法，爲運用後天之用。復留黃帝內經以補先天之不足，名曰吸精導氣之法，故後人稱爲洗髓經。原來說髓無經，即此意是也。僧家稱爲出納之法，故爾先後天由此分之。此畫圖乃萬物靈動，凡有吸呼之氣者，皆有保自己生命的能力之一招。因此軒轅黃帝察天地之氣候，按四時八氣，用在人身上，肚腹八節，訪萬物靈動之所長，用在人身上，可以庇護人身。人有萬物之靈性，保衛自己身體，可能強健筋骨氣血流通。雖天

地有不正之氣 絕不能侵入身體 可能保護無災病之危險 當年古聖運用先後天 原為自衛 遺留後世為不老之方 後人有肝胆者用於行俠作義 以致七首窮途 暴虎憑河種種不鮮 我今草草說與你大意 爾若將技擊之法學成 抱定肝胆俠義的宗旨 不可錯用 即是為師平生之願也 可有一節 沒有晝夜的苦工 可難達到精妙的目的 爾可要好自由為之 今日起晚間散了場子歸家用飯 用完了飯回到此處 廟中無人 待為師傳授與你 至到二更時分 汝不可回家 就在此廟裡 為師傳授你打坐之法 於今夜四更 為師再為傳習 頂到天光一亮 我那衆師兄弟來到之時 千萬不可練我所傳的秘訣 你只可與他們練平素的工夫 跟他們隨之而已 千萬不可告訴別人 知曉 汝若告訴別人 即是你心中不能盛藝 若叫為師知曉 絕不再傳授與你 皆因你無福無德 所有為師說的言語 你要牢記心頭 趕到散場子的時候 你即可回家 用完了飯 趕緊回來 待為師傳授你閉目養神之術 打坐的坐工 你必須子午打坐 所為何來 這個事你必不明白 所以日夜的苦工 若子午心血不潮 人必受傷 因而日夜不叫你疎忽 為得是讓你使的完完全全 此事必與你父聲說明白 不可與外人知曉 因而日後你可以成名天下 你要牢記牢記 秋田老師這一片痛切之辭 遂說道 恩師 既肯賜教弟子 弟子絕不敢違 弟子情願順行師傅所教 絕不敢洩漏半語 仙長說道 既然如是回家去吧 晚間再來 秋田只得與恩師告辭 站起身形將書奉與恩師的面前 自己歡歡喜喜的回家 來到自己的家中 秘密的將師傅所說的話 告訴自己的父親 又囑咐他父親不准與旁人提說此事 秋老兒聞聽 自然是暗中歡喜 遂又囑咐秋田 既遇名師 不可效遊曠工 務必認真習學 休要將機會錯過 秋田將此言語牢記在心 頂到晚間用完了晚飯 來到西村口關帝廟把式場子之內 就見師兄弟已然來了不少位啦 就見恩師挨次的傳授 秋田也隨着大衆習學 頂到練完了 仍然衆徒弟各自歸家 惟有秋田不走 先將場為與大殿之內打掃乾淨 然後在旁邊垂手待立 等候恩師教訓 就見仙長呼喚 秋田來至在仙長的面前

就聽仙長說道 秋田 爲師先傳授你各種武術的架子 先將架子站好 然後再式練拳 這就叫萬丈高樓從地起 水從源來樹從根 站架子就是練武術的根基 若不將根基立好豈能永久 將秋田令他雙足並立 直挺々站好 兩手下垂 仙長遂說道 這個架式名曰無極圖 由無極而生有極 由有極而生太極 天下武術皆從太極中留出 這個架兒又名叫祖架兒 按拳經上有云 這個架式有兩句斷章章白 提頂呆檔心中懸 兩膀輕鬆力自然 這個架式萬不可用力 首若懸磬目往前看 取其自然之力 站久能自己不知有自己之身 如懸在雲端之上 此爲太極頭一步入妙之境 若要將工夫練成與人動手之時 能可以不知有己 不知有敵 往來自由 譬如身臨千軍萬馬之中 如入無人之境 此謂之練神還於虛無 仍歸於無極之地 此謂之無極圖 爾不可輕視此法 秋田只得領遵師命 頂到用完了工夫 仙長令他揉掌 散通身上下的濁力 此之謂揉氣之法 按練太極二十四手揉掌 此爲第一招 頂到天交二更時分 傳授秋田打坐的工夫 無非傳與他吸氣養神打坐安睡 到了天交四鼓 仙長把他喚起來 仍然站在架子上揉掌 等到天快亮啦 衆徒弟們也就來啦 秋田遂已練完 仍隨師兄弟們習練粗本的拳脚 直頂到散了場子 秋田方才回家用飯 用完了早飯仍然夠奔廟中 求恩師賜教 這個事情師徒隱瞞了一個嚴密 不知不覺轉瞬間三年已過 秋田已竟將三十六個大架 拆了三百六十個小架 又名叫單式 並將揉掌 擄掌 揣掌 掖掌 擠掌 暗掌 劈掌 托掌 撩掌 換掌 摔掌 各路單操的掌法均然練齊 腿法曲腿 踹腿 蹠腿 跨腿 劈腿 播腿 截腿 墩腿 單磨盤 雙磨盤腿 烏龍攪柱腿 十二陰截腿 各種的腿法 這兩種工夫皆是單操 若沒有單練的工夫 是絕不能行 這才仙長夜間將秋田帶至廟外 傳授他夜行術之法 這個夜行術的工夫 並非是通俗所說的 在地下剖坑兜土 往坑上頭躡 要按着那麼練就是躡多高 也就是在那一點兒地方躡 那麼怎們個練法呢 要按着練夜行術 有十二個架式 按着架式由跑字而發 比如年輕的人跑過來 若要跑快了 兩條腿就

彷彿懸起來的一般。這還是沒有工夫的人。要是按着夜行術的架式跑好了。若要竄房。就用不着墊步擰腰。無論多高的房。就可以跑到房頂之上。要把十二個架式練齊。竄高縱矮。可能隨意自如。這就是練夜行術的工夫。白晝之間閑暇之時。仙長與他講論天下的劍客。英雄豪傑。那一位英雄姓字名誰。家住那裏。他原是哪一個門戶的徒弟。手使什麼兵刃。若是遇着他應當怎樣的動手。他的那一招厲害。應當用什麼招數破他那一手。仙長必要告訴秋田。倘若日後遇見之時。好讓他留神防範。並傳與他江湖的黑話。各行的市話。並說與他各種兵刃進招之法。秋田一一的記住。趕到夜晚之間。傳授他夜行術已畢。將他帶回廟中。教他練各種的兵刃。大槍乃百兵刃之祖。廟中有的大竿子。遂傳授他各樣的槍法。把式場子除刀槍之外。別的各外門的傢伙一概沒有。仙長也會出主意。用木頭作成各外門的兵刃。傳授秋田學成。遂將木頭兵刃劈碎燒火造飯。別的徒弟焉能留這分心呢。練各種的技藝。俱都好練。惟有秋田的武術練成。頭一樣兒仙長得與他拆招。兵刃。仙長必要親手與他遞招。這兩樣兒還容易。惟有傳與秋田發力。發力就是用拳打丹田的胎力。惟這一道很難哪。發力分爲五種的胎力。打的就是肝心脾肺腎。比喻這們說。拳打到人身上用的是肺力。若用肺氣打人傷痕。不至放甚重。若用肝氣打人。一掌可破致命。若不然練武術家與人動手。講究打的是手音。手音就是宮商角徵的。若按金木水火土。肝心脾肺腎。所以總名就叫胎力。胎力即是內氣。內氣即是內丹。俗話常說。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此二語包括說髓易筋兩部經書。此兩句言語雖粗。其中深有意義。惜哉研究者甚少。仙長谷道遠臨到傳授秋田發力。必要親自以身喂招。以身喂招。就是以身承受秋田的掌力。如若秋田發得力不對。重令叫秋田再打。多早晚秋田的手音打對。方算將此招喂成。就是這個樣練法。秋田晝夜的苦工用心習學。並無人知曉。日子可就長啦。光陰似箭。日月如流。轉瞬間整々の二十年。仙長谷道遠意欲將自己平所學盡傳秋田。細一看秋田。福田造化已至於此。再不能多學。看起來練

武這一途，也得有福德相兼。無福無德，豈能深受文武兩科的技藝。所以秋田有福得此奇遇，日後方得成名。閑話少說。這一日夜晚之間，學藝完畢，秋田站在師傅的面前，聽候教訓。仙長看着秋田說道：秋田，爲師我實不相瞞於你，我的名字你是知曉啦。我的外號，江湖人稱知機子。大家以劍客之名，招舉與我，其實我稱不起劍客二字，皆因我追求道家的奧妙玄機，欲要隱避深山，與草木同居，修得飛昇羽化離魂奪舍，把丹修成，可能爲大羅金仙，皆因我懷揣絕藝，不忍將此技藝埋沒山谷。我行至在秋林寨，觀看此村莊風水很好，必有英俊之才出現。我這才動憐才惜士之心，我意欲教成了幾個徒弟。武術也可遺留後世，也免得外邦說我本國爲病夫之國。所以我這才在這個關帝廟打坐，可幸機緣湊巧，本莊的人不棄我殘老，方才設立武學。據我眼光一看，所有的徒弟，俱都是無福無德，惟有你與法禪可傳我術，不想法禪德行淺薄，自作的退出武學。有你這名叫秋田，我不知道你的心田如何，我這才以借道袍爲名，畧試你心，不料想你謹奉孝道心地誠實，我這才盡傳我術，頃囊的贈，未想到傳至於今，你的福德已至於此，再不能夠多學。這就是我盡人力而聽天命，我也不再往下傳，你也練不了啦。今夜我與你相商，從今已後，你要踏我的足跡，積德修福，好好的用工，日後你的武術見長，也許不可限量。古人有云：道在人爲修在己，日後都在你的行爲上去作。本門戶上的規矩，我已竟都告訴你啦。不過是色戒盜戒，不准打把式賣藝，日後你要傳與徒弟，不可輕傳匪人，謹遵俠義道的天職義務。急人之急，救人之難，濟困扶危，這就是門戶中的五戒。你要牢切々記在心中。你我師生一場感情，我也無有別物可贈你，惟有身傍寶劍一口，相賜與你，以作紀念。仙長說話間，轉身夠奔床鋪，由床鋪之上，將寶劍取過來，站在秋田的面前。秋田趕緊雙膝跪倒，仙長谷道遠，雙手將寶劍遞與秋田，遂說道：此劍出於戰國歐冶子所造，至於秦始皇佩帶此劍，曾背劍斬過荊軻。此劍傳到於今，你師祖相傳於我，此劍名曰轆轤，鋒利異常，即可能斬釘割鐵，切金斷玉，迎風斷草吹髮。

可過 真乃稀世之珍 無價之寶 爲師心意中所愛 今割愛相贈於你 你可寶而藏之 秋田聞言 跪在那裏並不敢接受 開言說道 恩師你老人家 雖割愛相贈 弟子不敢奪恩師心頭之愛 恐怕無福消受 仙長開言 說道 我看你堪稱此寶 故此相贈於你 此劍雖佳 可惜就是尺寸太長 你將此劍帶回家中 不可輕示於人 你要嚴秘的收藏 你不必推辭 秋田聞聽 只得跪而受劍 又聽仙長說道 今夜天際已晚 我還有許多的言語 你將此劍帶回家中 明日你早來 我還要有要言 與你相商 明日你來的時候 爲師最愛吃你們豆腐房的豆腐 你拿個碟用油鹽給我伴一碟子來 還有白酒一壺 你再與我買四個燒餅 就算你與我餞行了 你此時暫且歸家休息 明日你我師生再談 快去回去吧 秋田聽師父一片教訓 只得站起身形告辭 携劍歸家 趕到了豆腐房 自己叫開了門 聽了聽外面村莊上 已至三更的時分 此時秋老兒見兒子回來 把門上好 遂問道 秋田你今夜因何回來這們晚呢 秋田趕緊就把老師贈劍分派的言辭 告訴他父親一遍 秋老兒聞聽 嘆息了一聲說道 得遇恩師你這小子有福啊 天氣不早了 你去早早歇息去吧 明日清晨我率領你一同前去謝師餞行 父子們各自就寢 一夜晚景無事 次日五鼓起來收拾酒菜 用提盒成好 父子們囑咐好了家中 這才夠奔西村口關帝廟 來到廟前一看 廟門早就開啦 秋老兒率領秋田 來至裏面大殿 用目觀看可把父子嚇的癡呆々の發怔 就見大殿之內 不用說是仙長谷道遠 連所有的東西 一概皆無 父子們看看心中明白 明知道仙長是世外的高人 借此遁跡他方 真可稱得起是神龍 見首不見尾 父子們看着大殿之內 悵然良久 惟有秋田似有所失 怔夠多時 師生因情之所感 秋田的眼淚不由的如泉而下 還是他父親秋老兒說道 既然你恩師遠走 也沒有地方尋找他老人家 只可你望空一拜 隨着父歸家 秋老兒將話說完 隨着下拜 秋田也在後面跪倒行禮 口中說道 爲弟子不能遠送恩師 怨弟子不孝之罪 父子們悲嘆而歸 照舊做自己的買賣 秋田刻刻用工 熟練自己武術的工夫 秋林寨自此西村口 關帝

廟把式場 可就沒有啦 秋田秋佩雨 只因父母年邁 不敢遠離膝下 只在家中侍奉晨昏 早晚盡孝承歡 秋田實在指望二老雙親 永延高壽 怎奈秋老兒年邁 又兼着幼年的摻勞 終日裏災纏病繞 七年歲的人 如何禁得起 一病臥床不起 秋田各處延醫調治 醫藥無效也是枉然 忽然一日其父病至危險 秋田趕緊預備壽衣 那裏有錢哪 只因村中人 都知道秋田是個孝子 大家添資相助 已至秋田將衣衾棺槨預備好了 老人家就不行啦 秋田的母親郝氏安人 在素日就多病 今見丈夫病至危篤 一着急 早就支持不住 秋田在外面請來的親友 大家幫助把壽衣與他老人家穿齊 放在床板之上停好 老人家這口氣才斷 秋老兒自此嗚呼哀哉 身歸下世去了 秋田痛哭不止 欲死泣血稽顙 衆親友相勸 又有在關帝廟同學的師兄弟攜資相助 這才誦經發引 秋田總算把自己的天倫大事原葬埋於祖塋 秋田全身的重孝侍奉萱堂老母 無奈他的娘親年已七旬有餘 年老的人早就有病 又痛夫君去世 悲哀過傷 秋老兒未出殯之時 早就臥牀不起 秋田辦完了這件大事 買賣也不能做啦 只得在母親的牀前牀後煎湯熬藥 日夜的扶持 已至割膚療親 怎奈他娘親的陽壽已至 難爲秋田求親賴友 至於衣衾棺槨 俱都是齊齊整整 把他娘親埋葬與他父合葬 祭之以禮 葬之以禮 痛盡其哀 把雙親葬埋事畢 遂將豆腐房出兌 破產還債 事情均已辦完 還剩了幾個錢 並有恩師相賜的一口寶劍 與隨身的衣服 用蘆蓆在父母的墳塋之側 搭了一座窩舖 又在裡面舖好了稻草 遂在裡臥 守廬墓三載 這三年之內 秋田欲要飲食 先祭父母之靈 然後食之 這三年寒暑之內 日夜練武的工夫不停 三年孝期已滿 遂買來的冥紙冥課 就在坟前燒化 痛哭了一場 將孝衣脫去 自己收拾了一個小包裏 攜劍闖蕩江湖綠林道 走遍天下各省 只皆因自己像貌 長的像個老壽星一個樣 這幾年已然自己年邁 江湖上遂送了一個混號 人稱南極崑崙子 又稱北俠 因此天下綠林的英雄 沒有不知道老人家盛名的 所以自己年紀高邁戀土難移 遂回歸宣化府秋林寨 來到秋林寨 先

拜會衆親友 然後自己求親找了一個他方 設立一個把勢場 打算要教授傳徒 這們一來本莊上 才知道秋田的武術精奇 受過劍客傳授 大家俱都與他奉荐徒弟 這個把勢場子 可就興盛起來了 內中有鄰村藍家寨 有親弟兄三個人 一個叫藍田寶 一個叫藍田玉 一個叫藍田璧 這三個人家中是個大財主 弟兄三人 不但練工夫用心 而且孝順恩師 天下無比 皆因老師秋田家無恆產 弟兄三人相商 於老師蓋房置地 秋田是再三的相攔 無奈攔阻不了 這就是秋田孝順過老師的果報 最後收了一個徒弟 他原籍是浙江錢塘縣人氏 姓潘名龍 字表鴻鼎 在家中因事 逃至在宣化府秋林寨 皆因他家中也是很豐富 自幼好練武術 只因他聞北俠之名協力的懇求 北俠不得已將他收爲門人弟子 遂傳授他的武藝 以至他的武藝學成 奉師命歸家 後來潘龍在杭州開設飛龍鏢局 他曾於他師傅來信 老俠客也會到過杭州 於他賀過新張之禧 潘龍對待恩師到是十分恭敬 自由他師傅回歸宣化府秋林寨 潘龍是三節兩壽禮物無缺 來往的書信不斷 師生感情甚厚 如今秋老俠客在家中納福 又收了兩個小徒弟 是本莊子上的人 親弟兄哥兒兩 一個叫高濤 一個叫高悅 老俠客在家中無事之時 傳授這兩個弟子 藍氏三矮時常在老師的面前請教 北俠到如今倒是個樂境 所有外面的閒事一概不管 這一日老俠客 正在大廳之內閒坐 五個徒弟在兩旁垂手站立 聽老俠客講究武術的要素 就在這個工夫 由外面進來一名家人 站在老俠客面前回話 說道 啓稟老俠客得知 外面有杭州飛龍鏢局 你老的徒弟潘龍 打發來的長子攜帶書信 前來面呈老俠客 北俠一聽 原來是金角鹿潘震 遂說道 你到外面把他叫進來 家人聽老俠客分派 轉身形出去 工夫不大 就見家人把簾籠高挑 由外面潘震進來 手中擎住書信 來到老俠客的面前 雙手將書信向上一遞 北俠伸手將書信接過來 潘震往後一退 跪倒行禮 口稱師祖在上 小孫潘震奉我父之命 給你老人家叩首 並有書信上呈 請師祖拆看 北俠遂一擺手說道 我孫免禮 潘震往旁邊一站 垂手站立 北俠將書信

拆開 不看則可 一看書信 遂率眾徒弟趕奔杭州絲高會侯庭 才把個杭州鬧的地動天翻 熱鬧的節目 請看第十章下回分解

第十章 鎮東俠清水潭江心鬪羣寇 童海川靈隱寺廟內顯奇能

前文表的是金角鹿潘震 奉他父親潘龍之命 持書信趕奔宣化府秋林寨 面見老俠客秋田秋佩雨 當面投遞書信 奉請老俠客駕至杭州府鎮播 老俠客將書信展開觀看 自己明知自己的徒弟潘龍 素日仰仗師傅的名譽 在外面免不了招搖是非 又想了想金龍鏢局的黃燦 也不是良善之輩 自己又一轉想 莫若我到杭州去一次 到若看看他二人誰是誰非 故此老俠客 把主意拿定 先打發潘震回杭州 告訴他父親潘龍 就說我隨後就到 這才金角鹿潘振 首先回歸杭州報信 北俠約同藍氏三矮 他這兩個小徒弟 師傅六個人 將家中諸事安置停妥 這才一同起身 趕奔杭州而來 在路途之上 非止一日 這一日來在杭州 到錢塘門外 西湖岸中天竺街飛龍鏢局的門首相近 就見鏢局之內潘龍 率領眾英雄前來相迎 潘龍見恩師已到 迎著面跪倒叩頭 北俠衝着徒弟稍微一擺手 然後與羣雄相見 大家這才將老俠客讓進鏢局 來到上房之內 大家與老俠客敘寒暄已畢 北俠這才將潘龍叫過來 問問杭州立播之事 因何而起 潘龍遂站於師傅的面前 就把當初爲爭魚業公司在抗州府 當堂批准 立播白日的情由說了一遍 復又將頭次開播 童海川掌打自己師叔法禪 張口吐血 因此止播 今老師到此 弟子遂將師叔送回八卦山 將養傷痕 尙且未敢開播 打算與老師相商聽師傅的主張 北俠聞聽 遂點頭說道 潘龍你與黃燦立播之時 金龍鏢局由鎮東俠至此 可曾派人從中排解過嗎 潘龍聞聽 急忙回稟說道 恩師要問 自打開播前後 鎮東俠到此並未遣人與兩造說和 自由鎮東俠至此 兩方面就定日開播啦 北俠聞聽 遂又問道 潘龍 我且問你 金龍鏢局現有何人在此鎮播 潘龍遂就把金龍鏢局 約請一千眾俠客英雄名目 詳細的說了一遍 北俠聞聽潘龍之言 沉吟半晌

心中暗想道 我此次來到杭州 並非是相着我的弟子 原來我的本意初心 也是願意兩造和平 就說頭次開搗師弟被打 也是他相迫鎮東俠太急 無理的要求 方有頭次開搗 我本當親自到金龍鏢局 面見鎮東俠 辦理潘黃兩家之事 怎奈我師弟被打 我若前往 臉上有些個無光 就算是我與鎮東俠位俠客接近 我又不知幾位俠客 他們的能為如何 怎們說的出請衆位俠客 兩造過過招呢 自己又一想 莫若這們辦 我寫一封書信要求開搗 借着搗台領教天下的俠客 也不枉我練藝七十餘載 勝與不勝 然後再為言和 遂把主意拿定 這才與潘龍商議寫書信 命蝎虎子白亮下書要求開搗 將書信寫好 命白亮下書於金龍鏢局 不料想白亮回來 言道鎮東俠抱恙在身 不能開搗 秋田復又命白亮前去打探真像 這才知道鎮東俠太湖要鏢未歸 復又叫白亮在外面打探 如若鎮東俠回歸金龍鏢局 趕緊與我報信 若不然鎮東俠他們要鏢的 回頭跟着北俠的書信也就到啦 這其中就有這們個道理在內 以至鎮東俠回歸 秋田得信 復又命白亮下書要求開搗 此次白亮回歸 面見老俠客 隨着就把在金龍鏢局打探明白 鎮東俠並未染病 此次奉老俠客之命前來下書 內中有張鼎畫策 聘請飛行俠苗澤 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 此二人若要至此 方有杭州搗台二次開搗的實現 北俠聞聽 雖然點頭 心中大大的不悅 自己暗想鎮東俠既要知道我秋田來到杭州 就不應當有開搗目的 應當須請出與我知己朋友 或是成名的英雄前來見我 與兩造排解說和 我既稱北俠 豈能背劫了俠義道的義氣 他不但不求人見我 反倒約請苗澤與南俠 以勢力相壓 若請別人我還不惱 惟有請南俠 大不投我意 他稱南俠我稱北俠 他稱崑崙道長 我的外號叫南極崑崙子 這不是明明以南俠崑崙 欺壓我北俠崑崙嗎 看鎮東俠如此舉動 不但是他袒護他的弟子黃燦 內中還有壓迫我的手段 你既然如此 莫若我單等南俠至此 要求他開搗 自己想好了主意 吩咐白亮在外面留心打探 如若崑崙道長司馬空 來到金龍鏢局之時 早報我知 若不然南俠客來到金龍鏢局之時 北俠客的書信相繼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而至 這就是北俠早就留上心啦 以致定日開擂 及在擂台之上 秋田與衆位俠客動手 要不然怎們一遇招不分勝敗 秋田首先跳出圈外呢 所以秋田看衆位俠客武藝超羣 然而不能在自己肩上 恐怕自己一時失手 真若將成名的俠客 打倒在擂台之上 那怎麼能再言和呢 打倒了可到容易 扶起來可就費了事啦 闖蕩江湖一世 那好容易人稱一個俠客 所以北俠愛惜俠客的名義 不肯下其絕招 只可自己跳出圈外 言說領教過了 再請一位我再領教 可是惟到南俠司馬空登擂台動手之際 北俠是一招不讓 皆因仙長號稱南崑崙 北俠爲名譽的關係 絕不肯讓招 二人酣戰 可巧有劍並在一處 遇見童林猛怔的英雄 飛身上擂台 雙鉞分雙劍 由此就知童林武藝不凡 自己還要打算領教童林的武藝 其實若要與童林動手 你何必與童林過話呢 他這一與童林接談 反倒把童林的話招出來啦 叫童林當場這們一刻薄 又這麼一誹謗 北俠秋田被童林言說的擠兌 這才說出實話來 對童林言說 我又何嘗相着我的師弟法禪 我又如何相着我的弟子潘龍 潘龍素非良善 我的師弟當年恨師怨弟 被我恩師趕出山門 皆因我的恩師當先有言 言我師弟法禪 驕奢過度 得志而驕 驕則生慢 慢則必敗 若要日後不遇能人便罷 一遇能人 輕者帶重場 重者必致喪命 看起來我師有先見之明 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 童林這才用話擠兌說道 老俠客既不相着你的師弟 又不相着你的弟子 何必口口聲聲要與你師弟報仇 童林不解 當面請示 秋田老俠客真般無奈 這才把自己當年與法禪同堂學藝 並收潘龍爲徒 前後始末 從頭至尾滔滔不 向童林說了一遍 童林這才明白老俠客 所以一切的來歷 遂向秋田說道 老俠客今日你我之事 應當如何 秋田抱歉說道 童賢弟 你我二人之事 一天雲霧滿散 從今以後什麼無禮的話 我也不與賢弟你提啦 也並非是我懼怕賢弟你的武藝高強 只皆因俠義道 遵的是道德公理 盡的是天職的義務 別說他是我師弟 就是我的親弟兄 他背却俠義的公理天職的道德 我不但不袒護他 我就應當以仇相視 何況他是我師弟 我之恩師又

有先見之明 我是總不能夠袒護於他 所以適才我的言語莽撞 我爲是激怒衆俠客 爲借擂台領教衆位俠客的手法 眞要是親近了 有了交情 怎們還說到動手這一層呢 就說你我兄弟 我說句親近話吧 童賢弟 你要不嫌我年邁 咱還得交一交 多親近親近 若不然怎們適方才 我說一天雲霧散呢 皆因是方才我與你折騰裏曲 我是一句假話也沒有 童林聞聽秋田這一片的言詞 方才心平氣坦 心中暗想 若按他所說的言語 可稱得起一位堂堂正正的俠客 要看他下書信 要求開播 以致對南俠說的無理的言語 一口的依老賣老 擊劍擂台動手 不分皂白 仰仗血氣之勇 欲要壓倒天下的幾位英雄 世界上那有這樣糊塗蠻橫的俠客呢 要按着這樣說 此人不是俠客的身分 心中想到這裏 遂向北俠客說道 老俠客如此的深明大義 童林如同洞見閣下的肺腑 果然是俠客之風 童林焉敢不敬 老俠客如此的聖明 不知潘黃兩家之事如何結決 童林願聞高論 北俠聞聽 將雙眉倒豎 二目環瞪 遂向童林說道 秋田不偏袒潘龍 賢弟你也知曉 侯振遠袒護他的弟子黃燦 我豈能與他善罷甘休 今天我非要領他的一百單八招青龍劍法 我二人必要比較雌雄 這句話言未了 由打西看台 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工夫 縱上擂台 童林正與北俠說話 聽身背後有人縱上擂台 遂扭項觀看 非是別人 正是鎮東俠侯振遠 書中代言 自由童林捧鉞上擂台 鎮東俠早就替童林提心吊胆 算計着童林登播 與北俠必有一場仇殺惡戰 意思想不到童林與北俠 在擂台之上作彼此的長談 又兼着四外看熱鬧的 並無有聲音 童林與北俠說話的聲音又高 桑音又洪亮 所以看台上聽得很真 童林與北俠所說的話 北俠與童林所談的前後情由 不但是西看台聽得真 就是東看台與南看台 都聽得眞眞切切 只因鎮東俠在西看台之上 將他二人前後所說的話 俱都聽得明白 直聽到北俠要求自己登播台 決一勝負 自己這才站起身形 回手亮劍 由西看台向前搶步 墊步擰腰 脚尖一點看台的台板 向前一縱一丈多遠 復又用左脚一登自己的右脚 身形向前一長 腰中一疊勁 復又一縱身 將兩臂向

卷四 劍俠圖

上一揚 這個名兒就叫燕子三抄水 一躍身脚尖找着擂台的平台板 一換腰寶劍換於右手 金雞獨立 站在擂台之上 北俠秋田見鎮東俠掌劍登擂 不由得心中惱怒 寶劍用右手腕往上一舉 左脚向前一邁步 這架式的名字 叫舉火燒天 左手擋着劍訣向前一指 口中喊道 呸 前面來者何人 鎮東俠看北俠欲要擊劍動手 遂即將寶劍換於左手 向身後一背 樣步向前抱拳說道 老俠客你方才在擂台之上 口口聲聲喊喚於我所爲何來 北俠聞聽 遂說道 我不想我的弟子潘龍 你一味袒護黃燦 我與童海川並無別的問題 我與你非在擂台之上 以武力解決不可 鎮東俠聞聽 往後倒退 含笑說道 老俠客休要生瞋 我袒護我之弟子黃燦 與不袒護我之弟子黃燦 我可不是懼怕老俠客寶劍吶威勇 我也不必與老俠客言講 今童林在此 請老俠客問童林 我袒護不袒護弟子 當然便知 北俠聞聽 遂向童林說道 童賢弟 你既知曉 何不明言 童林聞聽 遂向北俠說道 老俠客 你又錯怪我兄長侯振遠了 你老人家若要問 我盟兄侯振遠 此次下杭州 並非是袒護弟子黃燦 前來鎮擂 這其中有個情由 北俠接着說道 什麼情由 我倒要聽聽 請賢弟明講 童林說道 你老人家要問這個原因 只因小弟下山東聘請鎮東俠 原爲協助捉拿那盜寶的二寇 韓寶 吳智廣 童林遂就把侯庭當面允可 是日夜晚四寇火焚巢穴 鎮東俠次日起身 明爲杭州鎮擂 暗中實爲捉拿盜寶的二寇 所以爲是遮飾衆人的耳目 以免得打草驚蛇 實指望到杭州與潘黃兩家和平解決 不料想法禪無禮的書信要求 方才有杭州頭次開擂 我那老哥哥侯振遠 實出於不得已而爲之 我哪老哥哥 又豈能袒護他的弟子 老人家把童林所說的話聽明 自然可以說夠洞鑿 侯振遠的肺腑 大概童林所說的話 與我方才與閣下說的言語的同 絕無半句謊言 老人家定當原諒 北俠聞聽 遂向童林說道 我不相着我的徒弟 鎮東俠不相着他的弟子 此時應當怎麼辦呢 侯振遠在傍邊一聽秋田所說的話 明知他是自己找台階 趕緊在旁邊答言 老人家既不相着他的徒弟 此次立擂 一定是黃燦的錯處 請老人家

暫回飛龍鏢局 候庭情願押着我的弟子 至飛龍鏢局背荆請罪 北俠聞聽 連々擺手說道 不對 若論錯還是潘龍的錯 請老俠客回歸金龍鏢局 我押着潘龍至鏢局子門前陪禮請罪 鎮東俠說道 還是我帶着弟子請罪的對 北俠說道不然 還是我押着弟子請罪的對 鎮東俠說道 那焉能使得 北俠復又說道 什麼使得使不得 你老人家暫且回金龍鏢局 我帶弟子隨後就到 將話說完 遂一轉身 由擂台上跳下去 夠奔看台 先令潘龍遞稟帖 請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回衙 就說潘黃兩家調主說和 然後率羣雄回歸飛龍鏢局去了 惟有擂台之上鎮東俠 由身上把寶劍的劍匣解下來 將寶劍插入匣內 懸於脇下 用手撕着銀髯看着童林 心中暗想 杭州擂多少調停之人 未收效果 我想童林既登擂台 與北俠必有一場惡戰 不料想偌大的擂台 被童林與北俠三言五語 自此解決 看來真是出人意想之外的事 遂含笑向童林說道 杭州擂至此解決 你兄弟先到西看台 再作商議 此時旁邊南俠客 尙且未能下得擂台 鎮東俠向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 抱拳說道 方才若非仙長言語說之 秋老俠客焉能回心轉意 若要和平實現之時 還依仙長的大力維持 仙長聞聽 抱愧開言說道 今北俠既肯其服從和平 貧道焉敢不盡心竭力 鎮東俠說道 此地非談話之處 回到四看台 再作商議 鎮東俠將話說完 遂陪着司馬空童林下了擂台 後面台梯 順着西看台北面台梯上了看台 來在看台之上 只見貝勒爺站起身形 向鎮東俠帶笑說道 衆位老俠客 方才觀看擂台之上 正打到熱鬧中間 因爲什麼衆位不將北俠戰倒 反縱他回歸了東看台 鎮東俠聞聽心中暗想 貝勒爺冷看熱鬧 他不管擂台上多們危險 想到這裏 遂走至貝勒爺的面前 就把方才童林與北俠所說的話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復又將自己上擂台當面與北俠講和 北俠情願服輸認罪的話 復又表白了一番 貝勒爺順口說道 嘔 嘔 既要這們看着 秋田尙不失北俠的身分 眞要是仰仗血氣之勇 一味的蠻橫 掌中擊刺有誰算誰 豈不成了瘋子一般 那怎稱的了俠客二字呢 要這麼看起來 秋老俠客故意掩藏本來的面目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假做猖狂之態 爲的是請教衆位俠客的武術 臨到和平之時 仍然不外乎道德公理 這們看起來 行高善藏 也就叫本貝勒爺甘心佩服了 那們着老俠客 此時應當如何呢 鎮東俠向貝勒爺說道 請貝勒爺暫回鏢局 也就是我押着黃燦負荆請罪 到飛龍鏢局的門首 貝勒爺開聽點頭說道 也倒是理應如此 鎮東俠跟着衆羣雄一同起身 復又將黃燦叫過來 叫他遞稟帖 請杭州府錢塘 仁和兩縣回衙 所有的事交代一遍 這才陪着衆英雄 一同下了看台 鏢局子的夥計 把馬匹牽 過來 童林伺候貝勒爺上了馬 衆位英雄各乘征駒 鏢局子的夥計前護後擁 夠奔天竺街金龍鏢 局而來 工夫不大 來到金龍鏢局的門首 各自下了坐驢 貝勒爺在當中 衆星捧月夠奔裏面 有鏢局子夥計啓簾籠 衆人來到大廳之內 揮塵擦臉 然後歸坐 仍然是貝勒爺在當中 鎮東俠 將要與羣雄相商 請衆位一同押着黃燦 至飛龍鏢局門前請罪 將要商議此事 就在這們個工夫 見外面鏢局子夥計跑進來 遂向鎮東俠說道 啓稟老俠客得知 外面有北俠率領羣雄 押解潘龍 至門前背荆請罪 鎮東俠聞聽 不由得一愕 心甚不安 心中想道 這們一來 顯着侯振遠無 禮 我們師徒真等着人家到門前請罪 未免也就太難啦 自己想到這裏 趕緊站起身形 向羣雄 抱拳拱手說道 侯庭只望率弟子請罪 不料北俠性緊 來之甚速 這們一來 顯着侯庭無禮 今既 至門前 侯庭請衆位英雄俠客 隨我迎接 衆人一聽侯庭之言 大家一齊站起身形 往外相迎 除貝勒爺未動身 餘者所有羣雄 跟隨鎮東俠迎接到鏢局子門首 鎮東俠用目觀看 心中好生不 忍 就見鏢局子門首以外 兩傍站立都是飛龍鏢局子 請來的各位英雄 一位位均都穿着是大服 垂手待立 俱都未帶兵刃 正當中北俠客秋田押定潘龍 只見潘龍形色難看 赤着臂膀 倒 剪着二臂 在身背後嵌着一根脊杖 書中代表 就皆因北俠由擂台回歸東看台 率衆回到飛龍 鏢局 北俠客將潘龍就叫至面前 痛加申斥 本要重懲 原因他以勢力壓人 素日不守本分多 蒙衆位英雄講情 這才將衣服寬去 在脊背上重責四十脊杖 然後倒剪二臂 並請衆位英雄押

着潘龍 至金龍鏢局 將潘龍交與鎮東俠 聽候發落 因此來之迅速 無奈鎮東俠觀之不忍 趕緊走向前來高聲說道 老俠客押着潘龍來至門前這我不敢當 今令我見潘龍受此痛苦 真痛煞侯庭了 鎮東俠說着話 上前搶步 先將潘龍身揹着杖撤去 然後親解其綁 解綁之時觀看 就見潘龍的香肯之上杖痕儼然 不由得鎮東俠二目落淚 遂說道 汝弟黃慳不肖 連累了你身受痛楚 好令我難過 說話間將綁繩兒撤去 遂吩咐左右將衣服拿過來 待我與他穿戴 北俠在旁邊答言說道 潘龍既是老俠客不責於你 還不當面謝過 潘龍只得將衣服穿好 二次跪倒 多謝老俠客不責之恩 鎮東俠趕緊伸手相摻說道 我兒這我就對不過你了 回頭向北俠袍拳說道 此處不是講話之所 請兄長與我約請衆位英雄 請到裏面稍坐待茶 北俠秋田只得抱拳說道 既是老俠客如此相讓 請衆位到裏面稍坐 衆位英雄一齊抱拳說道 老人家你就頭先請 我等一齊遵命 鎮東俠指手往裏面相讓 羣雄相隨來在大廳之中 鎮東俠就見貝勒爺 迎着門口在屋中站立 鎮東俠趕緊與北俠秋田說道 我給你見見 這一位就是頑貝勒爺 又一指北俠 這一位就是秋田 北俠客既有俠客之稱 就應當遵國家的法度 今見貝勒爺趕緊向前欲行大禮 貝勒爺慌忙伸手向前相攙 口中說道 老俠客休要折受我 請起 請起 然後鎮東俠 這才與兩家鏢局子 各路 的英雄 指手引見 彼此各通名姓 鎮東俠一看大廳之內人多坐不開 只可令人將閣扇隔斷 一同打開 就是這樣還得在院中條擺桌椅 不然實在坐不開 大家謙虛讓坐 仍然是貝勒爺在當中 將北俠讓至上首落坐 下首是南俠崑崙崙道長相陪 然後羣雄按次落坐 鏢局子夥計獻茶 貝勒爺舉目觀看兩傍諸位俠客英雄 一位位精神百倍 各有一番的英雄體態 心中暗想 我雖然身爲貝勒 在京師不過是養尊處優 我自知堂上一呼 階下百諾 我若永在京師 豈能看得見天下的英雄世界上多少世路人情 今來到杭州方能得見天下的英雄 看起來以先在京師之時 不過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維今方知英雄生於四野 豪傑長在八方 這兩句話 古人果然說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的不謬 貝勒爺想到這裏 遂向衆位俠客開言說道 北俠老人家以俠義道德爲重 不以小節論 肯其屈高就下 容人之量寬宏 但不知幾位俠客有何高見 與潘黃兩家和平了結 貝勒爺這句話 將才說完 北俠趕緊站起身形 抱拳向貝勒爺說道 只皆因秋田狂妄無知 在西看台以言語得罪 崑崙道長 諒仙長海量寬宏 不拘小過 還是請仙長畫策 與他們兩造解和 仙長聞言站起身形 口念無量佛 遂說道 今有貝勒在此 還是貝勒爺作主纔是 貝勒聞聽連連擺手 口中說道 衆位休要以我爲是 鏢局之內我是個外行 貝勒爺這句話將才說完 衆位俠客站起來一齊抱拳 衆人說道 貝勒爺不作主 誰敢作主 還是貝勒爺你哪作主張的是 貝勒爺仍然還是推辭 奈因 架不住衆位俠客 一味的懇求 貝勒爺萬般無奈 只得開口向衆位說道 衆位既然分派到本爵的 頭上 我出個主意 如同水牌上畫畫兒 我說出來不對 然後再爲刪改 可有一樣兒天下的事 雖然是鏢行我是個外行 這個理字我可不外行 凡是都得從理上過 我先出個主意 讓他們潘黃 兩家 彼此先讓他們見面對行個禮兒 論起來這個見面的理由 應當是那裏的事 在那裡見面 兒 這就是秋老俠客讓步 帶着徒弟來在金龍鏢局 這一來可顯着鎮東俠師徒不對 這總是北 俠客大仁大義 從中在裏頭從權 爲得是兩造和平 我才敢斗胆給他們兩個人見個面兒 大概衆 位也不能怪我 好在恕過我是個外行 說着話 遂向北俠說道 你把潘龍叫過來 我讓鎮東俠把 黃燦喚至面前 讓他們兩造對行個禮兒 北俠帶笑抱拳說道 貝勒爺你老人家太客氣啦 那一位 敢怪你老人家呢 請你老人家都請不到 遂扭頭回頭叫道潘龍 還不過來與黃燦相見 就在這個 工夫 鎮東俠扭頭叫道黃燦 你過去與你師兄潘龍陪禮 還不過去等待何時 黃燦聞聽趕緊 向前 自己心中早拿定了主意 既有貝勒爺的分派 當着衆位老師 衆位俠客俱都在此 一點兒違抗的意思也沒有 笑嘻嘻的向前對着潘龍說道 師兄 千不是萬不是 乃是小弟的不是 你是大人不見小人過 宰相肚中有海涵 你比我大幾歲 兄弟有不到的地方 你可也得担待過

去 常言有句話 殺人不過頭點地 小弟我這裏與你老人家磕頭啦 請你高高手兒 我就過去啦 說罷搶步上前跪倒磕頭 潘龍本不願意與黃燦相見 奈因有貝勒爺做主 老師命他過去與黃燦相見 萬般無奈氣昂昂的向前 今見黃燦如此的謙恭 先與他磕頭 自己的氣倒是消下去啦 潘龍又是個直正人 遂一面相攙 一面口中說道 賢弟請起 錯不是你的錯 是爲兄我的錯 黃燦本來就是個幾伶鬼兒 接着說道 兄長你既說是你的錯處 那們着可就難怪小弟我啦 黃燦這句話說完了不要緊 潘龍鬧了一個大紅臉 鎮東俠在旁邊早就看明白了就知道黃燦的咀尖 趕緊向黃燦一聲嚇 既有貝勒爺做主 何必用你多言 還不與我後退 潘龍只得退在兩傍 北俠客向貝勒爺抱拳說道 既你老人家與黃燦潘龍兩下相見 請示貝勒爺如何與他兩造調和此事 貝勒爺聞聽 含笑說道 我要與他們兩造解和 必須叫他們永遠和平 如今若要含糊與兩造辦理完畢 恐怕日後還有二次杭州搗實現 而今我要辦 必須要澈底解決 日後永無爭執 北俠趕緊問道 貝勒爺有何妙策 我等願聞 貝勒爺含笑說 惟今之計 我出這個主意 欲要叫金龍鏢局先將匾落下來 飛龍鏢局的匾不落 黃燦必然是心中不願意 我要命潘龍將飛龍鏢局的匾落下來 黃燦金龍鏢局的匾不落 必然潘龍心中不痛快 莫若叫潘黃兩家 先把兩個鏢局的匾落下來然後我再與他們了事 我這個了事的方法 就是把他們兩下的字號 先給改了 他們兩下若要認可 我親筆於他們寫兩地匾 將兩下的字號 改爲南雙龍鏢局 北雙龍鏢局 他們兩下若願意 我接着再與他們了這個事 如若不願意 作爲罷論 北俠客與鎮東俠 一齊說道 既是貝勒爺吩咐他們兩家焉敢不遵 都有我二人負責 請你老人家再往下講 貝勒爺接着說道 既然如是 我可得讓給潘龍個便宜 杭州立播原因 爲爭魚業公司所起 只因潘龍負荊請罪 這個魚業公司 命黃燦將魚帖拿出來 潘龍也把魚帖拿出來 俱都存至在飛龍鏢局 就是北雙龍鏢局 由今日爲始 等到年終算大賬的時節 就是一文錢也要磕成兩半 潘黃兩家除去用費 兩下均分 就是

一絲一毫也不准徇私 所有在鏢局子的夥計 一名也不准散 皆因他們都是在事出力的人員 所以潘龍受了委屈負荆請罪 這才叫他執掌魚業公司 爲是讓他轉轉臉面 那們南雙龍鏢局 所管是什麼事呢 只因北雙龍鏢局掌管魚業公司 可就不能讓他再應鏢啦 遇有鏢行的買賣皆都歸南雙龍鏢局黃燦執掌 也是由今日爲始 本鏢局子同人 一名也不准不用 皆因他們也是在事出力的人員 有功無過 也是頂到年終算大賬的時候 除去公用的花費 所有的銀錢 潘黃兩家均分 還有一件事 我可得讓黃燦多攤幾個錢 所有由兩造鬥毆打傷人 兩造花費以致杭州府成訟 當堂批准立播直到如今所用的銀錢 論起來潘龍耗費的錢財多 我讓他們兩造把賬目合到一處 這筆錢由潘黃兩姓共擬 這是爲什麼呢 這就是潘龍親自來在金龍鏢局請罪 他既言前來請罪 我就當讓他省幾個錢 這並非是我偏相着潘龍 皆因黃燦面子圓滿啦 這才叫他多拿出幾個錢來 誰叫他們兩家好鬪氣打仗哪 鬪氣就得場財 還在一件事 今年不是黃燦執掌鏢局的事業嗎 轉過年來 潘龍就把潘黃兩家魚帖 移到南雙龍鏢局 歸黃燦管一年魚帖黃燦不能應鏢 保鏢的事業移到北雙龍鏢局 歸潘龍掌管一年 再轉過年頭兒魚業應屬潘龍 如此一年一換 賬目一年一清 兩號鏢局子合成一號 字號又沒有什麼分別 大概據我想 不至於發生口角 自此吳越一家 大概不過也就得這們辦哪 衆位 本爵所說出來的條件 聽着那一件不公 那一件不合理 請衆位畫策刪改 本貝勒原走外行 這個事衆位俠客英雄 聽着合乎不合乎 貝勒爺這句話將才說完 衆位英雄將話聽罷 遂一齊鼓掌說道 貝勒爺你老人家這個主意 是完全是上策 你就不必多心啦 就是這們辦很好 貝勒爺回頭向潘龍黃燦說道 你二人以爲如何 潘黃二人一齊答言 爺 所說的條件 我二人一齊遵辦 絕不敢違背 所有在事人俱都讚成 大家都說貝勒爺辦事清楚 兩家合爲一家 那還有什麼爭鬪嗎 衆人語言未了 就見傍邊站起一人 非是別人 正是北俠秋田 遂向貝勒爺說道 爺所辦的事 秋田沒有不願意聽的 俱都願

遵貝勒爺所定的條件 就是裡面有一件事 我跟貝勒爺商議 貝勒爺回頭問道 老俠客 本爵有
 什麼辦的不到之處 情願請老俠客當面指點 秋田聞聽遂說道 爺 所辦的事 並無可指點的地
 方 惟有一件事 你所說各鏢局子的人原按舊職 不得無故撤換 並非是秋田敢違背你老人家之
 命 內中有一個人 萬不可用 就是那蝎虎子白亮 杭州立播的必要 只皆因他是非之口蠱惑潘
 龍 方有杭州立播之禍 以致兩造耗費金銀 裏面多殺無辜 俱由他舌劍唇刀而起 此人若留在
 鏢局之內 恐怕他日後還又搬弄是非 復有杭州的慘禍 此人萬不可留 除此人之外 皆按貝勒
 爺所定的計畫施行 這是秋田斗胆敢言 貝勒爺以為如何 貝勒爺聞聽 遂說道 老俠客既然如
 此說來 此人的行為果然不好 本貝勒實難護庇 既那們着老俠客 就把他當時遣去 也免得再
 生是非 秋田一聽遂說道 爺 如此聖明 秋田敢不遵命 遂向左右說道 你們把白亮叫上來
 老俠客這一句話不要緊 白亮在台階底下 早就聽的明白 心中想道 是鏢局子裏大小的夥計
 一個也無散 單把我趕出鏢局 自己暗含着叫着自已的名字 白亮啊 白亮 今天你這就叫白亮
 啦 自己又一轉想 這個事不能怨老俠客趕你 這總得怨你自己作事不周 行事不對 方有今
 日被趕之禍 自己想到這裏 並無含怨之詞 遂來在大廳之上 向上行禮 口中說道 貝勒爺在
 上 衆位俠客在上 白亮有禮 北俠見白亮跪在面前 遂用手指着他說道 白亮 非是老父不能
 容留於你 只皆因你作事太毒 恐怕你日後又生事端 遂向着白亮一擺手說道 你逃命去吧 白
 亮只得向上磕頭說道 謝過老俠客 轉身將才要走 就聽鎮東俠說道 白亮慢走 北俠在
 傍見鎮東俠攔阻白亮 遂說道 老俠客難道說還要與白亮講情不成嗎 鎮東俠聞聽 含笑說道
 老人家 並非是你不用白亮 總是他禍由自招 小弟豈敢與他講情 就是白亮由此被趕出門 他
 若做小本的經營 也得一個本錢哪 我意欲賞他幾兩銀子 叫他做個小本經營 也免他到外面生
 事 不知兄長以為如何 這是小弟斗胆 北俠聞聽 點頭說道 賢弟既有此美意 請賢弟就隨便

週濟於他就是了。鎮東俠聞聽，向左右說道：「將我本身銀瓶二十兩來，手下人一齊答應。」工刻不見其大，雙手托定紋銀二十兩，交與鎮東俠。老俠客接過來遞與白亮，口中說道：「白亮，我這裏有紋銀二十兩，你帶在身邊，可做個小本經營，不可妄爲。倘若你在外爲匪，若犯到我手，絕意的不寬。」鎮東俠將話說完，向着白亮一擺手說道：「白亮，向上磕頭，手托銀兩口中說道：『謝過老俠客，轉身形出離鏢局，投奔自己的生路去了。』」北俠客見白亮走後，又向貝勒爺說道：「貝勒爺，秋田還有一事，要與貝勒爺相商。」貝勒爺帶笑說道：「老俠客有話請講。」秋田說道：「爺，做主與潘黃兩家裁取和平的道路，這就是我等不幸之中大幸，所以貝勒爺原定的主意，沒有一位不贊成的。還有一件，就是兩造鏢局善後的事，如何辦法，還求貝勒爺做主。」貝勒爺聞聽，搖頭說道：「那些個事，就是業位老俠客作主，何必問我。」貝勒爺語未說完，南俠在旁答言說道：「貝勒爺，你就不必推辭啦，一事不煩二主，你就一總造成就是了。」貝勒爺聞聽，帶笑說道：「這可道好，衆位老俠客反賴在我身上，既然如是這們辦，所興我再出個主意。」凡潘黃兩家自由開搗的那一日，所有兩造鏢局子的夥計受傷的人，自不必說，當然由兩家鏢局請醫士調治。在鏢局子裡面將養，以致將瘡痊愈，仍然在鏢局子裡頭做事。薪金從豐，年節花紅還得多給，皆因他在鏢局裏做事才落得殘廢。理應優待，還有那因爲打搗在搗台斃命，他總算是因公殞命。他若有家眷，潘黃二位鏢主得格外的撫恤。他若有後其子未能成了，還得照舊與他薪金花紅，多早晚此子成了，子繼父職。在鏢局子裏充任，兩位鏢主還得格外的優待。若是此人家並無子嗣，其情更當憐憫。體恤他的家中，應當在兩造鏢局子裏頭，各有他一根籤。雖然此人不在生人世，可是照舊兩處鏢局子有他的薪金與他的花紅，以示體恤他家中的老小。日後鏢局子夥計們，見鏢主如此待遇同人，日後好盡心協力報効潘黃兩家。再者叫亡人死去的陰魂也得感激。那們若要因公斃命的，他無有家眷，那應當如何呢？理應潘黃兩家拿出錢來，在北高峯擇買義地設立墳塋，按穴葬埋。在坟前

設立石碑 上面所題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時 某杭州兩次開掘 因公斃命某某 一年四季南北雙龍

鏢局的鏢主 親至坟前燒化錢紙 以謝死去的英靈 若要日後提將起來 有碑上頭的題句以作千

古的紀念 以表英名不朽 大概這個喜後的辦法也就不過如此 後可不知道潘黃兩家可能贊許

可就是得多花幾兩銀子 若有意表同情 這個事情定當圓滿 這句話將剛說完 衆人一齊鼓掌

大家說道難爲貝勒爺想的週全 沒有不攢成之理 這句話尙未說完 就聽北俠說道貝勒爺 爲潘

黃兩家之事費盡心機 我等感情不盡 不才秋田還有一事與貝勒爺相商 貝勒爺聞聽 向北俠說

道 老俠客你還有什麼事 你一總說就完啦 秋田帶笑說道 貝勒爺你別着急 這個事並非是鏢

局裡面的事 貝勒爺遂問道 那裏的事呢 老俠客請講 北俠帶笑用手指着天下的英雄說道 貝

勒爺你請看 所有兩下鏢局請來的英雄俠客 均有別號 惟有童賢弟仍然是童林童海川 並沒有

江湖上的綽號 我打算與貝勒爺商議 借着天下的英雄 各路的俠客在此 我與潘黃兩家想個出

錢的道兒 叫他們兩造多花些個銀兩 在北高峯靈隱寺借座 設擺幾桌酒席 爲什麼事哪 就是

我等想當年在桃花會獻藝簪花 如今衆徒弟們俱未戴過守正戒淫花 按着我的守正戒淫花 有多

少名徒弟 都叫他們把名字寫在花名冊上 有多少名徒弟製造多少守正戒淫花 叫徒弟是日當衆

獻藝簪花 那時候也叫童林當衆獻藝 請天下的英雄各路的俠客與童賀號 豈不是件美事 似乎

我們老弟年過花甲 也就說不上了 日後徒弟們提將出來 因某年某月二次杭州播南北崑崙會

事畢在北高峯靈隱寺獻藝簪花 日後提將起來 也是千古的美名 貝勒爺 聽此事以爲如何

貝勒爺聞聽不覺得笑逐顏開 遂說道老俠客 我可是聽說江湖上有守正戒淫花 我可實在沒開過

眼界 老俠客若要帶在身旁可能叫胤禎一觀 北俠聞聽遂向貝勒爺說道這有什麼 說着話遂向腰

中兜囊之內取出一物雙手遞與貝勒爺說道 這就是守正戒淫花 請貝勒爺過目 貝勒爺伸手接

過 細看原來是一個小銅盒兒 形若鷄卵底兒可是平的 貝勒爺看着可是個銅盒兒 既是

外行怎們着也沒打開 還是鎮東俠站起身來由貝勒爺手中接過來 貝勒爺看着原來是有一個崩簧

就見鎮東俠一捏 上面的蓋兒可就打開啦 裏面原來是一朵蓮花 原是銀胎兒包金 上面有一

個別針兒 九個瓣兒 按着佛家九品蓮台 當中有一個蓮蓬 上頭有四個字寫的是守正戒淫 貝

勒爺看着點了點頭 遂向北俠問道老俠客 這個守正戒淫花 怎樣的用法我實在不明瞭 望老俠

客指示 秋田聞言抱拳說道 貝勒爺你老人家說話太謙恭啦 你若問守正戒淫花的用處 但凡夜

行人江湖綠林若要在晚間行俠作義 必須將此守正戒淫花 戴在左額角絹帕之上 倘若夜間做事

入人宅院 若見了羊色邪念一動 想起守正淫花用手一摸鬢角 想起守正戒淫可就不取採花 按

着江湖綠林道有那們兩句話 戴花不採花 戴花若採花必爲亂刃殺 所以戴花若要採了花 因爲

他破壞江湖綠林道的規則 所有綠林人認他爲公共的公敵 因此當衆獻藝簪花 爲的是保全個人

的人格兒 可爲綠林道正大光明的人物 所以行俠作義必須要獻藝簪花 我處衆之前表自己生平

絕不敢爲匪 這就是綠林道由古及今 都是這樣傳下來的 我等因此杭州兩次立掃天下英雄聚會

在此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這才命徒衆們當衆獻藝簪花以作永遠的紀念 別的沒有什麼用處 就

是這們一點兒 保守自己人格的紀念 貝勒爺聽聽 遂說道 這也是老俠客爲弟子們一份苦心

倒叫本衙實在是佩服 既然如此 這個事是當然運行的啦 貝勒爺將話說完 把手中戒淫花 仍

然交給北俠 北俠遂將黃檗潘龍叫至面前 吩咐他兩個人 先將徒弟數目調查明白 寫好了花名

冊 照着數目 按着這個守正戒淫花的樣式 交與銀匠製造 等製造完畢 好讓徒弟們獻藝簪花

就着這個機會 與你們的童師叔賀號 二人將守正戒淫花 拿了下去 貝勒爺把所有的事均然

辦完 遂帶笑向衆人抱拳說道 事情全辦的有了頭緒啦 天也不早啦 我心中也覺着餓啦 莫若

叫鏢局子夥計預備點酒 咱們大家喝着也好談心 北俠聞聽 說道 貝勒爺所言甚是 我們也是

直餓啦 鎮東俠在傍邊聞聽 即刻告訴鏢局子夥計 調擺桌椅 預備酒飯 鏢局子

夥計一聽，不敢怠慢，遂即擺開桌椅，將要添杯擺箸，就在這個時候，由外面進來一個人，身穿土黃布的褲褂兒，土黃布的酒鞋，土黃布的襪子，土黃布的手巾包着腦袋，渾身上下一身的塵土。用土黃布的手巾，一面擦着身上的征塵，一面往大廳裏面走。走至在鎮東俠的面前跪倒行禮，口稱小子王三虎兒，參見老太爺。鎮東俠一看，原來順風耳王三虎兒，遂說道：「三虎兒免禮，我且問你，有何事回報，你要當面講。」王三虎兒一聽，跟着站起身來，用目往四外觀看，一看兩傍邊的，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羣雄，倒有一多半不認得的，只因事關重要，不敢開口明講。鎮東俠一看，明白王三虎的這個意思。鎮東俠又怕與王三虎兒背地商議這個事，可就不合式啦。皆因鎮東俠與北俠，將才言合，若要背地商議，恐怕北俠見疑，因此只得叫王三虎兒明言。鎮東俠想到這裏，遂向王三虎兒說道：「如有話當面明言，所有在坐的俱都不是外人，何必說話這樣的吞吐，欲言不言，爾要明講。」王三虎兒只得站在鎮東俠的面前，不慌不忙，把自己所探聽之事，從頭至尾滔滔不斷，細說了一遍。鎮東俠聽王三虎兒所說之言，不由得沉吟半晌，用手撕髯目視童林。童林可也就早聽明白啦。那們着是甚麼事呢？前文已竟表過，童林與張鼎下揚州聘請南俠客，誤走飛龍觀，驚走那盜寶的二寇，小粉蝶韓寶，鬧海金鰲吳智廣，張鼎出的主意，命王三虎兒追蹤訪查，那盜寶二寇蹤跡。王三虎兒知道張鼎張子美，與童海川聘請南俠，他二人差遣我訪查盜寶的二個人，我真的是訪不着這兩個賊，我枉在江湖綠林道，跟着老俠客鎮東俠，當了這麼些個年的夥計啦。我枉稱順風耳串地蛇的這個外號兒，自己拿定了主意，等到天光將亮（前文表得是夜走飛龍觀），王三虎兒可就來至在三岔河，順看浮橋過河，西面兒河沿往北。王三虎兒的意思，打算着找他們，由那面兒順着河堤上來，然後好認准他們的足跡，好設法調查。王三虎兒一面向北走，一面順着河沿留神，行走約在三里多地，就見河沿沙土上，有兩片水溼的痕跡，王三虎兒站在這兒一度量，田飛龍觀逃走的二寇，跳在河中逃走，必然由西岸上來。

雍 正 劍 俠 圖 卷 四

一想這個地方與他們逃走的方向，差不了甚多，自己又來在河沿，視看了一看，不錯，看着由河內是兩個人，一齊上來的樣式，看那個還穿着鞋，一定是他們兩個賊人的痕跡。若要洗澡的摸魚的，絕沒有穿着鞋的道理，轉身又看了看水溼的痕跡，彷彿就像穿着衣裳由水內上來的，衣裳上的水滴々搭々，滴搭在沙土之上，看那個地上的痕跡，就象他二人站在此處說話，那個工夫還算不小。王三虎兒曲腰低頭細看，他們的足跡寬窄長短，俱都拿手量了量尺寸。王三虎兒這才順印兒一找，這兩個人的脚印兒，是向北走下去了。王三虎兒細心留神觀看足跡，前面一片青草，這個足跡未免就失迷，這個足跡是連連不斷，青草上看不出足跡，以故乾土上，又把這個足跡找着，找來找去前面一片樹林，找到樹林裏面，就見有一顆樹，底下青草被腳踏的倒在就地，又看了看傍邊地上，有一片一片的濕印兒，王三虎兒心中明白，不問可知，二賊將身上帶水的衣服脫下來，將水擲出去，抖晒乾了，仍然穿齊，他們方才逃命，大概地上的溼印兒，必是衣服上擲出來的水所致。王三虎兒想到這裏，曲着腰用目觀看地下的草，被腳踏的痕跡向正北而去。王三虎兒找到土地之上，一看這個脚印兒，王三虎兒就是一驚，一看並不是兩個人的脚印兒，好像三個人的脚印兒，一看這個人的脚印兒，比他們兩個人的脚印兒大的多，一看不但是大的多，而且鞋底子還厚，皆因看地下的脚印兒踏的深，王三虎兒遂將脚印兒認明分清，可是來至在大道之上，也就亮啦，行路的脚印兒也多啦，此時太陽也出來啦，來往的行人，順着路上絡繹不斷，這個脚印兒的痕跡，可就難辨啦，太陽越高，天氣越熱，王三虎兒又兼着心中着急，自己不由得暗想，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王三虎，你要真訪不出來二寇的下落，一來有負張老俠客重任之託，再者讓闔鏢局子夥計們，恥笑我無能。王三虎兒想到這裡，只得留心整々訪了一天，也沒訪出一點兒頭緒，只得到晚間找店住宿，在店裡置住了一宵，次日清晨起來算清店賬，由店內出來，順着大道向正北而來，走來走去，天氣將到午時分，天氣又是暴熱，王三虎兒舉目一看

前面碧沉沉的一片青坡。王三虎這們一看想起來啦。這地方名叫清水潭。皆因是混河的水到此澄清。此處屬揚州的管轄。自己正想着。覺着喉中燥渴。猛然間想起來東南上有個莊子。叫望潭莊。莫若我先到那裡頭找個茶社吃杯茶。解解渴回頭再訪不遲。自己想到這裏。順着清水潭的潭沿。夠奔望潭莊而來。趕到離望潭莊相近。就見道傍有幾棵柳樹。在柳樹底下。面衝北搭着一個席棚兒。在席棚下裡。面兩條高板橙。支着大板子。做成茶案子的形式。上面擺設着茶壺茶碗。南北對面一邊兒放着一條長條橙。在北邊兒一條橙上坐着兩個人。王三虎兒也沒細看。皆因自己渴的難受。一看茶案子東邊兒。用木柴燒着一把茶湯壺。茶湯壺的前面。看一個水桶。茶湯壺的後面。有一口大水缸。在缸蓋上放着一把水瓢。大概是水還未開。就見擺茶攤兒的這位掌櫃的。拿着一把破芭蕉扇。曲着腰在那裏扇火。王三虎兒給過茶案子來。坐在南邊兒一條板凳上。扭着身看着賣茶的這位掌櫃說道。我渴的厲害。給我來一碗白開水。越快越好。我渴的實在要命。拿個大碗兒才好。王三虎兒來的正是時候。此時水才開。掌櫃的一看他直喊。莫若先給他斟一碗。然後再與二位泡茶。賣茶的掌櫃的說道。你老稍微的等一等。我這就給你老斟。賣茶掌櫃的說着話。由茶案子上拿了一個大碗。滿滿的斟了一碗。放在王三虎兒的面前。王三虎一看這碗水。自己倒有些個爲難。水是真熱。心中是真渴。乾看着水喝不到嘴。自己只得耐着性。兩隻手扶着茶案子。把嘴擱在碗邊兒上。慢慢的用氣吹這個水。把這個水吹的稍微溫一點再喝。王三虎兒淨願爬在案子上吹水。可就沒防備對面生着的這兩個人。書中代言。一個四十多歲。一個三十多歲。人家是親兄弟兩個人。上街上去買菜去。走到這個茶攤上也是渴啦。叫掌櫃的泡茶。正趕上水沒開。這兩個入只得等等。好容易水開啦。不給他們哥兒兩個泡茶。先給後來的這個人斟水。這個四十多年歲的到沒說什麼。這個三十多歲的這一位。未免想着賣茶不對。乾什麼都得有個先來後到啊。他就喊了一聲掌櫃的。其實倒不要緊。用手一拍這個茶案子。叭的一聲。說道掌櫃的。

他這一拍案子不要緊 本來案子又薄 又趕上王三虎兒 爬在開水盃的邊兒上吹水 這們一來王三虎兒 可就樂兒大啦 皆因盃內的開水 被這一震 濺了王三虎一臉 把王三虎兒燙的用手直抹臉 口中說道 喝 喝 王三虎兒雖然被燙 用目這才細看對面這兩個人 俱都穿着藍布褲褂兒 藍手巾包着腦袋 俱是黃白淨子膛兒 五官長的差不許多 大概是親弟兄的樣式 就見四十多歲的那一個申斥三十多歲的說道 兄弟你忙什麼 你怎們這麼性急 你看見了沒有 你只顧得與賣茶的掌櫃的一暴躁 你一拍這個茶案子不要緊 把這位爺台燙上啦 說着話轉身衝着王三虎兒 抱拳說道 這位爺台 燙着你老人家了吧 王三虎兒一邊兒抹着臉 一面細看 就見對面這兩個人的眼神發賊 多一半是江湖綠林的合字 一面擦着臉 一面順口答言說道 不要緊沒燙着 好在都是合字 王三虎兒這個用意 是究情問事設法訪賊 沒想到這兩個入還真是賊 這個四十多歲衝着王三虎兒 抱拳的這位 可也看出王三虎兒 眼請是滴溜溜亂轉 他也看出王三虎兒是合字 可就沒敢問 既聽王三虎兒說出合字來啦 人家這才接着說道 兄弟你看見了沒有 人家這位虧是合字 既是合字就不是外人 若要旁人燙着人家 人家答應嗎 復兒笑嘻嘻衝着王三虎兒說道 原來你老是合字 (合字就是賊見了賊的稱呼) 王三虎兒接着說道 不錯 咱們都是老合那個人又衝王三虎兒說道 你既是合字 請道個萬兒吧 王三虎兒接着說道 不才虎頭萬兒汪點兒 他們說的這個話 擺茶攤兒可不曉得 那個人問的甚王三虎兒貴姓 王三虎兒接着說道 虎頭萬兒是姓王 汪點兒是排行第三 擺茶攤兒的焉能知道呢 王三虎兒向着那個人抱拳說道 請閣下也道萬兒吧 就見那個人說道 在下弓長萬兒月點兒 王三虎兒一聽 原來此人姓張排行第二 王三虎兒將要答言 就見張二向王三虎兒說道 你由那一邊兒過來 要按着綠林的黑話 可不說南邊兒 北邊兒 東邊兒 西邊兒 那們着應當怎們說話呢 按着綠林調坎話說 南湯北裂 東擋西切 王三虎兒接着說道 我從切邊兒過來 就是從西邊兒過來 張二復

又問道：「切邊兒買賣不壞吧？」王三虎兒搖着頭說道：「買賣好什麼呀？瓢把子被人家抄了翅子啦。這個話是張二問王三虎兒，是竊取那個買賣好不好？」王三虎兒說的是賊頭兒，被官人給抄了去啦。」

張二又問道：「那麼着你老人家在那兒呆叉着哪？」王三虎兒接着說道：「我打算往這們來，投托一個瓢把子，找一個呆叉審兒，這些個話旁人都聽不出來。」

人家張二問他在那兒住着哪？」王三虎兒對人家說沒有地方住，打算到這邊投一位寨主，好有地方住。」

張二一聽，帶笑說道：「實不相瞞，我們哥兒倆，說着話回頭用手向北邊一指，低聲說道：「就在這正北這清水潭內有一座烈焰寨，寨裏面有三位寨主，我們哥兒倆，在這裏面當一個司務，司務就是管寨主的廚房，我們這個山裏頭用的人很多呀，別看方才把閣下的臉燙了，咱們到是有緣的，你要是不嫌棄，我們弟兄哥倆，今

天天晚啦，明天等到這個時個，我們哥倆還出來買菜，你在這個菜攤兒上等着我們，要願意在我們這個山寨上，跟我們在一塊兒湊夥，我們哥兒倆，明天把你同進山寨，准保所賺的錢夠你吃喝穿戴，你要願意，明天我們就在這兒等候你。」

王三虎兒聞聽，笑嘻嘻的說道：「那趕情好，我原本是沒有紮足之地，這就是你們哥兒倆成全我，那我有什麼不願意的呢？」

這們一來，倒要你們哥兒倆分神受累了。」

我請問你們二位，咱們這裏的寨主一共幾位，都是姓字名誰？」

我跟二位領教領教。」

張二聞聽，說道：「你要問這個清水潭烈焰寨，一共是三位寨主，俱都是雲南孤兒山，鐵善寺長門的弟子。」

大寨主姓羅名烈字焰光，江湖人送外號，紫面龍君。」

二寨主姓杜名豹字登山，外號人稱雙頭蝮蠅。」

三寨主姓彭名冲字伯言，江湖人稱分水獾，（獾並非是狐狸，這種物件其形似魚，其性最毒，天地間再無有比這種物件快的了，總是非雌，獾是雄，譬如人行至在河沿，此物藏在水中，人看不見他，他可看的見人，他看見人由河沿上經過，這種物件，一張口由腹中將毒水噴出來，噴到人的身上，人身上的肉立即潰爛，雖有靈丹妙藥不能醫治，因而其性最毒，他將毒水噴到人身上，遂即一轉身，一轉瞬之間，可能行十萬八千里，或有人言，快也不至如此之

速可有一個比喻。如今打得律風，只要拿起耳機子來，無論多遠，可以當時說話，故耳用這個律子。再者化符念咒，符上寫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也用這個律故。皆因天地間，再有比這一個物件快的，故爾他這個外號，叫分水縹緲，皆因他在水中水性最大，就是大寨主有家眷，大寨主的妻室娘家姓馬，他娘家兄弟也是鐵善寺的門人，如今現在沅陵縣，暫居金銀爛石島，姓馬名彪字雲龍。外號人稱三孔獨角蛟。如今這位馬氏安人，就生養我們一位少寨主，名叫羅威字聲遠。外號人稱玉面小龍神。我們這一次買菜，就是為我門少寨主來了幾位朋友，預備做點兒好菜。我們出來就沒有喝水，皆因我兄弟渴啦，在這個茶攤兒上要泡壺茶喝，可巧與閣下相會。這總是前生有緣，所以你問你寨中有多少人，我這才告訴你。除去我們這位大寨主，水內有四小寨，還有幾個大頭目，餘剩下都是我們嘍卒。王三虎兒聞聽，遂問道：「既按着閣下所說，寨主待人很不錯呀，不然少寨主來了朋友，還這麼應酬嗎？」張二接着說道：「可不是嗎？我們這些個日子在寨裡頭除去應酬，寨主在裡頭並沒什麼事，就皆因這幾位少寨主的朋友來啦。這個菜老斟酌不好，我們今天出來打算多買點兒菜。」王三虎兒跟着說道：「少寨主來的這幾位朋友，必然是有名有姓的朋友啊，不然寨裏頭能有這樣應酬嗎？」張二聞聽說道：「這三哥你老問到這兒啦，不然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少寨主來的這個朋友，是於我們少寨主是盟兄弟，提起來你老也知道。」王三虎兒說道：「看那一位啦。」張二跟着說道：「你老要問這位，原是個出家的道士，離此處到不遠，揚州鈔關街，西北有一座廟，叫飛龍觀，就是那位觀主，姓喬名叫玄齡。外號人稱紫面分水龍，跟我家少寨主是八拜之交。」王三虎兒一聽，心中一動，心中暗想：「喬玄齡既然逃到此處，也許盜寶的二寇在此，別忙待我細細的盤問，帶笑說道：「那們就來這一位朋友，就至於這麼忙合嗎？」張二說道：「不是一位，要是一位就不至於這麼費事啦。」還有二位，我提起來你老久在西北大道也許知道。這二位原是雲南府昆明縣，有一座八卦山，裡面有一座九呂連環堡，裡面有八位莊主。這二位乃是裡面

莊的徒弟

韓名寶

外號人稱小粉碟兒

還有一位姓吳的

叫吳智嵐

外號人稱鬧海金鯊

這二位很有名望 跟喬道爺是衝北磕頭的盟兄弟 這二位既跟喬道爺磕頭 係之與我們少寨主

聯盟 因此老少寨主 格外的歡迎 特別的款待 所以我們這些個日子才添忙 王三虎兒不聽

則可 一聞此言 心中暗喜說道 我沒找着燙出來啦 這才應了俗語的兩句話 踏碎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王三虎兒順口說道 既然這個樣兒 大概這幾位得住些日子才能走啦 張二

說道趕情啊 大概還沒有日子走 王三虎兒聞聽 說道 既是這麼着 我在這兒也沒有什麼事

你們二位提拔々々我 明天咱們還是這個茶攤兒上見 今天我到西邊兒訪個朋友 稍虛辦點兒事

明天咱們再見 說着話由兜囊之內掏出錢來 向賣茶的掌櫃的說道 他們二位茶錢連我的都是

我這裡給 他們二人說 那裡使的呢 我們候你老吧 王三虎兒笑着說道 這一點兒小意思 我

候結啦 日後咱們在一塊兒 求你們弟兄的事很多 咱們是明天再見 說着話 王三虎兒將茶錢

開付完畢 抱拳告辭 二人這也就拱了拱手說道 明天再見 王三虎兒與張二告辭 只願心中一

喜歡 把渴也忘啦 到了這盃水也沒喝 王三虎兒一邊走着 一邊心中暗喜 不枉我王三虎兒在

江湖綠林一場 總算這點兒事 我探聽明白 回到鏢局子報信 也讓衆位英雄看看 我正辦事不

能辦事 越想越喜歡 這就叫樂而忘倦 恨不能一步邁到鏢局子 又沒有那麼長的腿 自己往下

趕路 連着夜往下走 非止一日 這日來到 杭州西湖天竺街 就見人烟稠密 王三虎兒一打聽

方知這二次開播 他看大街上人多 他才繞着道順着後街 夠奔北高峯 以致王三虎兒 來到

北高峯一看 就見衆木匠在那裡折東西的看台 趕到一打聽 方知道二次杭州播 南北崑崙會

此時歸兩造說和 王三虎兒打聽明白 心中又是一喜 自己這才順着大街 夠奔金龍鏢局 來到

金龍鏢局子門首一看 就見鏢局子門口兒 馬匹都滿啦 將到門首本鏢局夥計一看 王三頭兒回

來啦 大家彼此讓禮 都說三頭兒辛苦 三頭兒辛苦 王三虎兒也就向衆人抱拳說道 衆位辛

苦 王二虎兒細一問 這才知道潘黃雨造歸於說和 王三虎來到裏面 就見衆位英雄 都在大廳內外高談闊論 就見老俠客坐在上面王三虎兒 只得來到大廳與鎮東俠相見 鎮東俠一問王三虎兒 有何事故 當面回稟 王三虎兒一來看着大廳 內外的人太多 再者童林捕盜 乃是秘密之事 不可明言 皆因老俠客叫他當面言講 王三虎兒無奈 只得站在老俠客的面前 就把奉張老俠客之命 探聽盜寶二寇的蹤跡 前後始末俱都當面回稟一遍 鎮東俠未及開言 童林在傍邊早就聽明王三虎兒這片語 趕緊站起身形 遂向鎮東俠說道 兄長 王老三既然替我分心探聽這盜寶二寇的蹤跡 兄長搗台的事情已完畢 小弟可要趕奔清水潭 捉拿盜寶的二寇 如若不然二寇再逃往四方 小弟難以追跡捉拿 小弟當面與兄長稟辭 趕奔清水潭 鎮東俠聞聽 帶笑向童林說道 小弟上清水潭理之當然 爲兄我呢 鎮東俠說這話 似有難過之處 頭一件童林下山東將自己要求出來 捉拿盜寶的二寇 是天下所皆知 若不隨同前往 顯着不對 要跟隨一同前往 怎奈初與北俠相合 若要將羣雄攔在鏢局 顯着自己不忝 又顯着自己托大 所以萬般無奈 才說出這句話來 童林一聽鎮東俠所說的話 童林也明白鎮東俠的意思 只可低頭不語 此時童海川與鎮東俠 俱都是進退兩難 就在這個時候 聽傍邊有人答言 說道 你們弟兄倒不必爲難 我有兩句話 要與你們弟兄相商 鎮東俠抬頭觀看 非是別人 乃是老英雄陶潤陶少仙 神手東方朔 鎮東俠趕緊站起抱拳說道 老英雄有何高見 侯庭願聞 陶潤聞聽 帶笑開言說道 二位賢弟 據我想世界上的事 但凡是眼見是實 耳聽是虛 雖然王三虎兒探聽明白 盜寶的二寇 在清水潭住足 羣雄此去捉拿盜寶的二寇 韓寶吳智廣果在清水潭 那也沒別的可說了 倘若不在清水潭 一來且童海川打草驚蛇 再者又得罪江湖綠林的朋友 我說的這個話 可是透着猛狀 二位賢弟 可千萬不可見怪 這是我斗胆發言 千萬恕我 鎮東俠聽他老人家言之有理 遂說 此事依兄長之言應當如何 陶潤接着說道 我倒有個主意 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鎮東俠抱拳說道：「兄長金石之言，小弟等洗耳願聞。」陶潤含笑說道：「貧弟何必太謙，只皆因我有一個手足兄弟，名叫陶榮，字少華，江湖人送匪號，叫狸貓草上飛。他在清水潭對面正南望潭莊之內，開設一座小小的招商客店，只因清水潭寨主知道我弟之名，欲要結交他們，是時常的來往。我打算請幾位與我同行，前往走下一蹶，够奔望潭莊陶家店，面見我兄弟陶榮，叫他至清水潭明為拜侯寨主，暗為探聽盜寶的二寇。倘若二寇果在山寨之內，我命人回到鏢局子前來報信，聘請衆位英雄夠奔清水潭，捉拿盜寶的二寇。如若韓寶、吳智廣未能在山內窩藏，他就不必驚動山寨。那時候賢弟與童賢弟再作別的商議，設法追踪。這是我的拙想，二位賢弟酌量。老英雄陶潤這句話將說完，就聽貝勒爺在下面答道：「老英雄此計甚妙，我聽着甚是合宜。海川這個事情就這們辦才好。」鎮東俠開聽陶潤之言，甚是合宜，一來可以探聽盜寶的二寇，是否如何，再者若是回信到鏢局子，鏢局子的事也就辦理停妥了。想到此處，站起身形向陶潤說道：「老人家那們一來，你就多受累替我們辛苦一蹶，可不知道你老人家帶誰前往合宜呢？」這句話未說完，聽旁邊有人答言，說道：「兄長既不肯前往，小弟可作代表。」陶潤扭頭觀看，答言正是二俠侯杰、侯敬山。順口說道：「二弟前往很好，小弟兄他們都誰去，可好來往報信。」將說出這句話來，有兩個人答言，說道：「阿彌陀佛，唔呀，我人願往。」侯二爺一看，原來是張旺、壞事包、同孔秀二人願往。侯二爺知道這兩個人足智多謀，口齒伶俐，帶着這兩個人到有用處。二俠客說道：「既你二人前往，還有誰去呢？」就聽旁邊有人答言，說道：「侯師叔弟子願往。」侯二爺一看，原來是徐源、徐子特、邵甫、邵春園。知道他們的兩個人水性好，若是到清水潭二人有用，遂說道：「你二人願意前往，各帶水衣水靠，免得臨時誤手。」那們着沒有旁人去了吧。這句話沒說完，傍邊轉過來兩個小孩兒，乃是司高良、夏九齡。二俠客說道：「你二人小小的年紀，何必跟隨前往。」夏九齡說道：「師伯有所不知，此事正是我師傅的事。」弟子應當前往，畧盡為弟子的寸心。侯杰聞聽點頭，既是你們兩人個願

意去 人也就夠啦 也用不了多少人 回頭向王三虎兒說道 老三你跟着再辛苦一暨 皆因你腿快道路又熟 好來往的報信 王三虎兒聽候二爺的吩派 只得點頭說道 小子情願前往 二俠客將要與陶老俠客商議起身 就在這麼個工夫 猛聽得有一人答言 真是怪叫如雷 說道 禿子我也要去 你還是非帶我去不可 要知這個人是誰 這樣無禮竟叫候二爺一聲禿子 諸位別忙 下卷自有分曉

雍正劍俠圖卷四集終